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8nB427

青城竹浪生禪師語錄

清 徹生說

如鵬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序
    - 胡昇猷序
    - 徹中序
    - 德玉序
    - 徹綱序
    - 張天鳳序
  - 目次
  - 上堂一
  - 上堂二
  - 小參
  - 開示
  - 開板
  - 書問
    - 復上本師啟丁巳
    - 復同門眾法兄
    - 復法兄冤和尚
    - 達良揀王文學
    - 結制請佛冤和尚上堂
    - 請嵋雪和尚主金純寺
    - 代陳新軒崔騰宇等通啟
    - 長至日請佛冤和尚上堂
    - 柬臬臺胡護法
    - 柬戶部尚書胡護法
    - 達曉元和尚
    - 達佛冤法兄
    - 甲戌秋于嘉禾上本師啟
  - 文
    - 孔雀明經序
    - 為艸堂耨雲法兄語錄後跋
    - 錦江禪燈後跋
    - 嗣燈和尚語錄序
    - 募藏經引

- 募龍牌引
- 重建大通寺碑記

- 頌古
  - 世尊初生
  - 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 虛空為鼓須彌為椎誰人打得
  - 黃龍三關
  - 殃崛魔羅產難因緣
  - 無住為本立一切法
  - 大顛擯首座
  - 世尊涅槃
  - 女子出定
  - 趙州訪二菴主
  - 趙州命僧洗缽盂
  - 二僧諍論行腳
  -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 虛空
  -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
  - 情與無情共一體
  - 百丈再參馬祖
  - 百丈野狐
  - 趙州狗子佛性有無
  - 龍潭紙炬
  - 草履覆龜
  - 南泉斬貓
  -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 慈明室中將一盆水一口劍一緉艸鞋凡來入者即云看看擬議即打出
  - 二鼠侵藤
  - 文殊手持利劍欲殺瞿曇
  -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 經首[米-木+八]字
  - 七處徵心
  - 八還辯見
  -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 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
  - 舍利弗夢中說六波羅密

- 婆子燒菴
- 天童太師翁一棒不作一棒用
-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 四喝
- 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
- 再犯不容
- 三玄三要
- 四料揀
- 四賓主
- 昭覺本師一日示眾云…
- 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
- 十八女子不繫裙
- 僧問趙州純清絕點時如何州云猶是他家客作漢
- 牧牛頌和韻
  - 尋牛
  - 見跡
  - 捉獲
  - 調治
  - 馴伏
  - 歸家
  - 存人
  - 雙忘
  - 還源
  - 垂手
- 十無頌
  - 無根樹
  - 無弦琴
  - 無鑐鎖
  - 無底缽
  - 無孔笛
  - 無底籃
  - 無底船
  - 無孔錘
  - 無星秤
  - 無縫塔

◦ 分燈
- 翼雲如鵬禪人
- 正果了因禪人

    - 紹梅真瑞禪人
    - 古燈德明禪人
    - 恒耀寂光禪人
    - 指南真德禪人
    - 蒼石真雲禪人
    - 羲哲真忳禪人
    - 羲奇真一禪人
    - 穎參廣成禪人
    - 三峨寂定禪人
    - 文煒真智禪人
    - 渾全真昂禪人
    - 活一傳馨禪人
    - 自竺了悟禪人
  - 贊
    - 文殊菩薩
    - 觀音菩薩
    - 觀音站像
    - 玉潔法弟像
    - 自贊
    - 八仙
      - 漢鍾離
      - 呂洞賓
      - 曹國舅
      - 張果老
      - 鉄拐李
      - 韓湘子
      - 藍彩和
      - 曹仙姑
  - 機緣
  - 歌
    - 十二時歌
    - 適意歌
  - 四威儀
    - 關中四威儀
    - 山中四威儀
  - 行繇
  - 詩偈
    - 山居

- 白塔
- 雪中訪友
- 壽嵩山丘居士
- 插柳
- 藤石居
- 立春
- 金陵次大咸和尚雪霽韻
- 舟中有感
- 峨峰天門石
- 次佛冤和尚秋思韻
- 寄懶石和尚春思
- 拾薪
- 訪峨眉秀菴主
- 訪峨眉千佛頂三空靜主
- 玄武山贈懷素和尚
- 送妙指禪人省親
- 示常覺禪人
- 寄含璋禪友
- 聞雁聲
- 水碾
- 病中占
- 贈普燈號曇胤
- 贈燦髻菴主住回龍寺
- 聽蟬聲示法瞿
- 贈藏明老宿看經
- 訪霧曉菴靈耀靜主
- 輓終南律主
- 寄憨月法兄
- 寄吼一和尚
- 示紹梅禪人
- 示慧一禪人還燕京
- 本師老人起龍藏韻
- 送屢生法姪還寶城次來韻
- 次翼雲首座蟬花
- 示大元寂然禪人
- 悼曉元和尚
- 示安然禪人
- 勉敬修真能尼

- 輓菩田老宿
- 新煁
- 題豆寄端鼻法兄
- 建昌 道王護法諱泉問道
- 示鶖一監院

- 五言律
  - 留別松齋法弟
  - 撫臺羅公請齋
  - 靈雲洞
  - 丹景山
  - 堋口野宿
  - 武昌 留別李若愚
  - 登晴川樓
  - 旅泊鄱陽
  - 次大憨和尚問瓶梅
  - 次謝太守雙松韻二首
  - 九日登高
  - 柬佟總戎
  - 偕又普趙文學翫洄瀾
  - 阻雨
  - 喜天鳳春日見訪
  - 蘭
  - 玉香花
  - 插柳
  - 次四仙劉老先生韻
  - 壽友人
  - 壽含虛老宿
  - 午日值雨
  - 立春
  - 新月
  - 瀑布
  - 午日
  - 白馬泉
  - 逢楚玉陳文學話舊
  - 小孤山
  - 旅泊宗陽有感
  - 金陵懷維岳禪友
  - 峨峰懷友

- 壽佛明法弟
- 訪天智靜主
- 登道場山
- 瓦屋山天然石
- 懷燦修未歸

- 排律
  - 贈三一法弟住顯化寺
  - 喜億萬王居士至
  - 題光嚴寺重建
  - 關內祈雨有應
  - 輓幻菴胡尚書
  - 學圃
- 七言律
  - 夢與東坡先生談易
  - 香林遠祖故址
  - 朝陽洞
  - 悼雲峰得戒體和尚
  - 山居
  - 寄友
  - 照水梅
  - 贈經方胡文學
  - 經樓寺阻雨
  - 問水次韻
  - 甲寅冬辭本師寓青城閱藏
  - 除夕
  - 禁足
  - 次酬燕公張文學韻
  - 次胡臬臺黃楊韻
  - 艸堂別墅
  - 新月
  - 春日懷友
  - 送鴻
  - 思梅
  - 浣溪懷古
  - 古柏
  - 毘水觀瀾
  - 挽卿藻呂文學
  - 遊灌陽伏龍觀

- 喜懶和尚見訪
- 次果菴和尚元韻
- 次羲哲禪人聖燈韻
- 祈晴
- 遊蘆山邑侯遲公(諱)燋新建洛伽菴
- 次羲奇禪人聖燈韻
- 宿營經雙堰寺紹瞿丈中
- 春日宿天全天衡丈中
- 春日贈九埜道兄
- 舟中行
- 明夜月明峽放舟次敬參楊文學題
- 自述酬敬參楊文學見訪
- 雪中訪佛明和尚
- 喜介石王舉人至
- 癸酉秋青城鳳林退院
- 再遊檇李懷古新庵清白尊宿
- 念祖高護法施石於東塔寺…
- 乙亥春寓檇李古新庵上昭覺本師

◦ 法語
- 示蒼石西堂
- 示羲哲禪人
- 示文煒禪人
- 示六塵禪者
- 示慧心禪人
- 示從益禪人
- 示隱璞禪人
- 示真明王居士
- 示真福蔡居士
- 示真瑞孫居士
- 示真參方居士
- 示真蓮婁居士
- 示照燈任居士
- 示真法李居士
- 示真鑄王居士
- 示曇裔趙居士
- 示常元徐居士
- 示常利田居士
- 示常德杜居士

    - 示天全君聘劉居士
    - 示天全明寰高覺淋
    - 示復初尼諱真仙
    - 示真素羅居士
    - 示真忠楊居士
    - 示直懿陳居士
    - 示常鳳吳居士
    - 示真瑽孫居士
- 佛事
    - 為法兄弘山和尚入塔
    - 為法兄慎獨和尚入塔
    - 為幻菴胡尚書墓前炷香
    - 為碧雲禪人入塔
    - 為月現老衲起龕
    - 為滄溟法姪起龕
    - 為達岸禪人入塔
    - 為遠聲禪人起龕
    - 為建山法姪起龕
    - 為五人入塔
    - 為不虛禪德起龕
    - 為臧雅禪人起龕
    - 為懷璧禪人起龕
    - 為梵僧起龕
    - 為破暗西堂起龕
    - 為玄明耆舊起龕
    - 為覺玉楊居士起龕
    - 為真空者舊起龕
    - 為法語大德起龕
    - 為玉白和尚起龕
    - 為自悟尼起龕
    - 為默語耆舊起龕
    - 為燦髻老衲起龕
    - 為自覺起龕
    - 為雙顯起龕
- 源流拈頌
- 雜頌
    - 乙亥春日與文博圓鑒禪人
    - 密蜂頌十首

    - 山居十首
    - 廛居十首
    - 村居十首
    - 船居十首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7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 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序

摘蘆已前，盡大地人均是無事漢，坐于良知府中。渡江已後，面壁嵩山，寶惜珍藏，不知鈍躓了多少人家男女。由茲群豪蜂起，以致一箭落雙鵰，而有一箭射一群者。大鑒之下，五傳而臨濟、德山，加以痛棒熱喝，不分皂白，活埋人于千尺井底。今浪和尚自受老人缽袋之後，入青城山廿有餘祀，衣草食木，洗月燒枯，初有不出人前之語。辛酉佛誕日，老人七旬有二，手箚命歸昭覺以繼席焉。余亦奉　簡蜀臬，會同于千松樹下，接談間儼如舊識，訝云:「　原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每見上堂小參法語，接物利生，機辯峻捷，大有古人風概，不亞諸方尊宿。復示山中钁頭邊、歇涼處、書葉劃瓦之句，披閱之餘，如飲甘露，坐清涼池，盪淨塵襟，渾超世表。余撫掌而嘆曰:「　此老不說隔夜禪，亦不畫蛇添足，白湯湯，沒意味，絕鴿啄，勿棲泊。」設有緇素請益者，驀伸足云:「　此是新鮮佛法，是汝等安身立命處，若會得，與正覺山前老漢無二無別；若或未然……」復收足云:「　還我話頭來。」其作用如是。用劍刃上事接人，直下逼生蛇化龍，篤愛搔人痒處，不容聲欬，眨得眼來，已落第二機也。康熙癸亥九秋，余特　旨內陞，有門人翼雲如鵰者，持稿問序，余從行車中抽茆錐子，聊贅數言弁其簡端，乃喝風罵雨之儔，弗敢旁綴一辭，未敢云序

　時康熙癸亥菊月，賜進士第、通議大夫、四川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特　擢內陞、紹興塗山法弟胡昇猷拜撰。

序

調御師云:「　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孔子曰:「　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其義一也。然摘葉止啼，敲鐘謝響，廣長有舌，不妨嚼破虛空芥子，指迷悠然，遍滿法界，燈燈相續，照去無明，從來久矣。所貴鐵漢當臺，著手便判，豎人天眼目，絕聖凡蹊徑。善乎!　吾師丈老人有言:「　此間無隔宿禪與人參。」旨哉!　法兄竹浪和尚，當少年時便飽法乳，閱遍三藏，胸中不留一字，閉關涵養，向丈老人紅爐裏翻身，鼻孔下垂。遂秉拂，主昭覺三載，大振宗風，奪拄杖。予拄杖因人施作，無孔笛、無絃琴，震醒聾瞶。又于青城山建立道場，法筵宏邃，雲門餅、趙州茶，聽人餐飲，攪長河為酥酪，擊海鯉而傾盆，洵稱沒量大人。座下衲子私集上堂語錄，欲以壽世，予謂:「　和尚終日喫飯，未嘗咬著一粒米，和尚掃之，大眾存之，未為不可。」遂援筆而弁其首。

時康熙己巳歲陽月之吉，涪溪法弟徹中和南題。

序

鳳林竹浪法姪，繼昭覺吾兄法席有年，又建青城鳳林，前後幾二十載，提唱宗乘，舉其綱要，都從自己胸襟流出，并不依倚一物，脫體瀟灑。結制、上堂、頌古，偈句頗繁，亦不喜人記錄其語。有門人羲哲、羲奇、穎參等，竊積成冊。癸酉冬，因奉吾兄之命，東下錢錦江禪燈道經，華嵒、哲奇二子持以見示。余讀之，多所發藥，視其所長，猶不僅此。至于躬行楷式，衛護法門，牢堅慧命，擔當猶力。余遂爾叮嚀哲奇:「應宜災棗，其庶幾乎雙桂門庭不致寥寂也。」故序。

時康熙癸酉冬長至日，華嵒拙叔聖可德玉題。

序

青城鳳林竹浪和尚與余同出昭覺之門，向西繞關三載，踢脫鉤欄，持個鈯斧子直入西山。鳳林與遠公之故址為鄰，寺廢已久，破落荒涼，于是卓標卑以自牧，數歷秋霜，華弊鼎新，豁然模範，道價日增，洞徹十虛。每于罅隙之間、刀耕之暇，拈提機要，雙放雙收，目為向上三昧、隨色摩尼，固是騰今耀古，掣轉頹綱，正謂祖令當行，殺活全彰，還丹一粒，點鐵成金，而四方衲子駢臻履跡，始終鉗鎚，而俾學者翻轉面皮，策懈怠為精進，礪根本為慧幢，揭示樞機，隨宜展演，未嘗間歇。繩以本分接人，為道為珍，遐邇傾心，緇素嚮化，風高玅諾，施平等慈，廢席斬新，頓成寶所，鐘鳴谷響，冠絕一時。昭覺老人年登七旬有二，灑然退息，撫提藩泉，列大護法，延迴昭覺，代塵三制，張羅鸑鷟，垂釣鯨鯢，而鉤針穩蜜，不容滲漏。凡舉揚法會，與佛祖衲僧為孽為讎，去縛解粘，巧盡拙出。宗通眼活，拈砒霜化作醍醐；照用齊行，掀瓦礫鎔成珍饌。縱橫無礙，作用如斯，謂是其人。有得法上首如鵬，持二會語，欲下嘉禾，剞劂流通，徵余為序。展閱三復，若風林碧渚，地闊天空，俾森羅萬象無得諱藏，明鏡當臺莫逃影質。吾師晚年得人孤峻，青出于藍，能碎古佛心髓，信托臨濟佳珍，有不可攖之鋒，卓卓超越，偉偉端莊，近其精采，望風斂衽，誰敢針頭覓鐵？庶幾悟祖五百餘稔之倫風不墜耳。余秖得向虛空釘橛，為缽盂安柄。今所序者，惟序吾弟之行履，若生佛已前一段大事因緣，請明眼者代一轉語。

時康熙癸酉九秋，昭覺愚兄佛冤徹綱沐手拜撰。

序

粵維教外別傳，實非文字之學。鍛聖煉凡，須是惡鉗錘；整頓初機，妙在師嚴。如竹浪禪師參遍諸方，仍歸昭覺，于丈和尚壓拂之下而獲妙諦。受托之後，隱逸青城，初誓不出人前。有時孤峰頂上目視雲霄，絕塵絕跡，為懶瓚、亮座主之儔；有時十字街頭逢場作戲，離相離名，乃政黃牛、端獅子之輩。灑灑落落，不挂寸絲，以山林為終老之區。殊覺康熙辛酉，丈和尚年登耄齡，有二意欲罷釣退閒，偕當道宰官、紳衿緇素，手命三復恭迎，繼席祖庭。迫不得已，持莖白棒歸來，樹插竿于威鳳山間，俾一切世人偷心死盡；懸赤幟于駟馬磽頭，令十方龍象望風相靡。秉吹毛劍，誰敢攖鋒？用殺活機，那堪覿面？鉗錘嚴密，水洩不通，雙放雙收，頻開樓閣，大有逕庭，不近人情。余自己酉秋試，得造昭覺，方炙法體，獲領嘉談，恍如舊識。別後而趨宦海，甲戌春復奇覿楚江，舟中偕遊吳越，有門人翼雲義哲自行囊中抽出師之佳稿見示，余讀之不欲釋手，喟然曰:「嘗閱宗門中有臨濟、德山用此機要接物利生，師之作略不亞先輩，不謬為他家兒孫紹續淵源，中興法運代有其人。」見師或出或處，動為則而言為法，胸中陶陶然不留一個元字腳。茲不昧訂約于三生石上，謹贅數言于篇杪，所謂不立語言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之旨，非但余不能述一辭，饒古今明哲到者裏結舌有分，余不敢向虛空釘橛也。

時康熙甲戌上元之吉，原任貴州貴陽府修文縣知縣、前四川順慶府寶城己酉科舉人法弟張天鳳沐手謹書。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目次

卷第一
序
上堂
卷第二
上堂
卷第三
小參
開示
書問
文
卷第四
頌古

分燈
贊
機緣
歌
四威儀
行繇
卷第五
詩偈
卷第六
法語
佛事
卷第七
源流拈頌

目次終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如鵬等編

上堂

辛酉四月初一，于鳳林寺受本師手箚，及撫臺杭愛、提臺何傅、藩臺劉顯第、臬臺胡昇猷、府尊佟世雍、總戎王洪仁、縣公王鼎臣、錦官文武、護法同門、法兄懶石、佛冤問潮、都綱司恆一併諸山及檀信等，啟請主昭覺。上堂，詣座，云:「 無水不藏波，無山不戴雲，師資授受，木本水源。」拈帖，云:「 見麼？者個是我本師及當道尊官、紳衿士庶、同門法兄，于無量劫前積功累德，實證親修底，逗到今時，各各打開無盡寶藏，從三昧海中流出，言言金石，字字珠璣，命生上座回昭覺，鼎峙化門，其中真風奧旨非心所測，仍請表白當陽剖露。」宣畢，便陞座。水谷禪師白椎，云:「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乃云:「 熏風初展，萬卉齊彰，旭日騰輝，心光普映，如斯現成，何勞特地？山野于此卓錫六載，餐霞服霧，矢志山林，卑以自牧，蓋為本師七十有二，公案未完，手翰下頒，忖思志劣，未敢應承，復煩水谷、天湛二法姪率眾來山，敬遵慈旨，不敢違命。憶昔古德云:『 去是住時因，住是去時果，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敢問大眾: 去即是？住即是？」良久，云:「 若無人判斷，秖得兵隨印轉，將逐符行。」結椎，云:「 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

佛誕，入院。　山門。「 義不是路，禮亦非門，八字打開，任意縱橫。所以道:『 十方無碧落，四面亦無門。』」以拄杖擊門限，云:「 猶有者個在。新長老今日到來，有條扳條，無條扳例。」便入。
古佛。「 同類非身，雖身非類。兜率宮中別來，錦官國裏重會。不妨笑裏有刀，第恐泥中有刺。好將布袋緊牢拴，無智人前莫漏洩。」
韋馱。「 分身百億，應化三洲。剎剎塵塵，賴公弘護。現將軍身，魔黨潛伏。示菩薩面，正法久住。」
佛殿。「 本不識汝名，人人云是佛。及我親到來，千足與萬足。我若禮你，大同流俗。若不禮你，彼此同住。咄! 二千六百餘年，惹得多少人東卜西卜。」
伽藍。「 靈山別後，似久非久。驀匝相逢，元是舊友。此大梵剎，賴公固守。」
祖師。「 你者一夥老胡，揑怪無端，卻將教外別傳之旨，不顧本錢，揑扁搓圓。咄! 」
方丈。「 據此室，行此令，魔佛人天來乞命，不是格外提持，亦非世諦可論。山僧不順人情，正要諸人露些本分。」當日上堂，詣座云:「 泥蓮岸邊拾得底，幾乎翻成滯貨。四十九年所說者，古今未曾道著。末後人天眾前拈花，總是全提殺活。若無迦葉破顏，也是一場懺懼。不肖兒孫不用者些絡索。」便陞。拈香云:「 此瓣香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欽願邊邦寧靜，四海晏清，逸民野老共樂昇平。」次拈云:「 此瓣香奉為本省文武尊官、紳衿士庶，伏願股肱王室，柱石法門。」再拈云:「 此瓣香耑為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二世上丈下雪本師醉和尚，用酬法乳。」斂衣就座。大慈懶和尚白椎云:「 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乃云:「 拈花有旨，降誕無生。有旨則遞代相承，無生則法身常住。若要正眼流通，務在大家力助。所以道:『 孤掌不浪鳴，兩手鳴摑摑。』生上座自違本院，策蹇青城，株守雲阿，以息餘喘，不覺六稔。慈旨三復，命回祖席，助揚法化。兼奉闔省當道尊官及同門各出手命，迫不得已，勉強歸來。今日乃吾佛世尊降誕之辰，欲為現前四眾說無生法。既曰無生，焉有說耶?」驀拈拄杖云:「 十年于此曾為客，次補今朝作主人。賴有金湯撐化日，法門信起振家聲。」卓拄杖下座。
洪仁王總戎為父道臻誕辰，請上堂。僧問:「 月臨千江，那個是本源?」師云:「 歲寒蒼翠期松柏。」進云:「 忽遇迅風競浪時如何棲止?」師云:「 鯨波汩汩演三車。」進云:「 乞師指個泊舟處。」師卓拄杖，云:「 會麼?」僧禮拜。乃云:「 杲日當空，物

無私照，法眼圓明，洞徹十方。雀噪鴉鳴，乃觀音之教體；水綠山青，悉文殊之境界。頭頭顯露真常，法法咸輝本有。正與麼時，與藥師如來同一鼻孔，把手並行，十二願海應時具足，即此轉凡成聖，報國忠君，獲壽無疆，介爾景福，天恩、地恩、君恩、親恩一時報畢。今日因齋慶贊，是我總戎洪仁大檀護為太翁道臻老先生嶽降之辰，輿蓋來山，營齋俵嘓，敦請山僧登此寶華王座，舉揚個事，用酬罔極。且積慶延齡一句作麼生道？」靠拄杖，云:「 若無天岸麒麟子，怎得流芳百世香？」

薦嚴，請上堂。「 金風方扇，火向西流，地軸回還，天樞運轉，赤帝于斯，剛收律令。恭逢地官赦罪良辰，百艸頭邊玉露垂珠，萬木叢中和鳴天籟，此個時節，海內衲僧縱橫自在，天下人子報本之時。今日是我鼎臣王護法懷香入山建盂蘭大會，追薦先嚴，虔請山僧登此猊座，轉大法輪，示真實相，若存若亡，均為兩利。」驀呈拄杖，召大眾，云:「 即今仙遊皇清誥封驃騎將軍瑞軒王老先生，洎西逝聯枝老幼先靈在拄杖頭上現神變相，動地放光，異口同音便道:『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但淨己意，是諸佛教。』此是大人住世時東征西討、南攻北伐六十餘稔收拾得底，來借山僧拄杖鼻孔出氣，垂訓後裔。若論明明不昧、了了常知，坐斷十方，證無生忍，一段大事因緣猶如萬里望崖洲。何故[妳-女+口]？寸刃不施歌九五，大勳高豎作瑤墀。」

辛酉冬結制，上堂，拈香。「 此瓣香爇向爐中，耑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欽願化展羲皇，河清海晏，干戈永息，八表無虞，滿朝文武高尚伊周，精忠崇德。」次拈云:「 此一瓣香奉為本省當道尊官現前期主撫臺杭公大護法，願祿位高陞，股肱王室。」末後拈云:「 此瓣香敬為上丈下雪本師大和尚，以酬報莫報之恩、祝無祝之壽。」上首白椎竟，問:「 向上宗旨即不問，老人壽量有幾何？」師云:「 沙界莫能該。」進云:「 恁麼則銕笛橫吹，金剛不壞。」師云:「 贊嘆有分。」問:「 如何是第一義諦？」師云:「 鐘鼓分明。」進云:「 恁麼則金聲振出千松碧，祖庭春動起潛龍。」師云:「 頂門上再亞一隻。」乃云:「 擊碎虛空，還他[濟-卉+文]量大人手段；社印高提，讓我臨濟兒孫。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乃二乘人境界。若約向上一路，本無名狀，奚假形聲？千聖出頭，正眼難窺。所以道:『 把住則乾坤失色，放行則海水騰波。』敢問大眾: 把住好？放行好？若無人判斷，山僧向第二義門出身去也。今朝乃水官解厄之日，諸方結制之期，是我本師七十三齡之辰。」以拄杖右邊卓云:「 山河大地，一切眾生，乃至百八煩惱，一時解脫。」左邊卓云:「 十方法界，情與無情，眉毛厮結。」中間卓云:「 三世諸佛，諸大菩薩，乃至蚑行蠕動，一時乘悲願力，

示現受生，與我本師老人同一鼻孔，把手並行。只如諸方輻湊，四眾景從，又作麼生？」靠拄杖云:「 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

佛冤法兄請上堂。「 諸佛慧命，列祖宗猷，天下老和尚紀綱，行腳衲僧衣線下事。」拈拂子，云:「 盡被昭覺拂子一串穿卻。舉起則動地放光，一為無量；放下則萬機寢削，無量為一。不舉不放，理事混融，乃佛乃祖各居本位，人人腳踏實地，個個鼻孔遼天。今日是我法兄佛翁和尚不遠百里而來營齋供眾，請登曲彔木床，舉揚佛法，提挈後昆，秖得勉強遵崇，依模畫樣。若論佛法二字，一大藏教詮註不破，今古知識未曾道著。生上座與麼道，可中若個具眼衲僧出來道:『 長老，你得恁麼強悍。』到者裏秖得無理可伸，退身有分。且道其中意旨如何？」良久，擊禪床，云:「 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潮東。」

請古字佛冤和尚，上堂。「 摩醯正眼，洞徹十虛；迦陵仙音，遍周沙界。」拈拄杖打〇云:「 者個是摩醯正眼。」復卓云:「 者個是迦陵仙音。中下之機，對境還迷，直饒聞見分明，不無觸途成滯。恁麼則橫揩日月，不恁麼則豎抹乾坤。恁麼中有不恁麼，該羅萬有；不恁麼中卻恁麼，山僧口門窄，不能下註腳。仰勞大眾同詣我法兄和尚前，耑請陞座與諸人道破。」

太慈懶和尚請上堂。問:「 如何是背塵合覺？」師云:「 好鳥背人鳴。」進云:「 如何是背覺合塵？」師云:「 孤峰當面卓。」乃云:「 大造無私，其奈春先梅吐玉；大位不居，卻有一人在上頭。」拈拂子，云:「 何如山僧拂子一味平常？乾坤不能蓋載，寒暑詎得變遷？語其靜也，風吹不入、雨打不溼，日月息威光、山川失鍾秀，百億須彌盧、無邊香水海，頭頭爾、法法爾，皆失本名，渾是一枚拂子。教中道:『 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拂一拂，云:「 放開一線，風行艸偃，左右逢源，七通八達，上至非非想、下及金剛際，塵塵爾、剎剎爾，隨事立名，千差萬別。所以道:『 法隨法行，法幢隨處建立。』又怎如吾兄懶和尚，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襟懷秦國山川、袖統昆明日月，懸肘後靈符、握吹毛寶劍，衲僧拱手歸降、龍象望風斂衽，末後歸來省覲老人，卓錫大聖慈寺。有時孤峰獨立，俯視大方，絕塵絕跡；有時十字街頭，逢場作戲，離相離名。今日營齋俵嚫，兼命陞座，爛打葛藤，播揚家醜。祖師道:『 一佛出世，千佛擁衛；一花開敷，萬花周匝。積殊勝因，作奇特事。』作麼生是奇特事？」喝云:「 諸人耳在一聲中，一聲徹入諸人耳。」

解制，上堂。問:「 如何是十五已前事？」師云:「 不得離我者裏。」進云:「 如何是十五已後事？」師云:「 不得住我者裏。」

進云:「 不著前後、不著中間時如何？」師云:「 墮坑落塹。」居士問:「 和尚陞座說法，兩堂雲水作家，個個爪牙具足，解制作麼賞罰？」師云:「 西溪水湝聲。」進云:「 賞罰且止，如何是賓中賓？」師云:「 且喜居士入門來。」進云:「 如何是賓中主？」師云:「 座上只一人。」進云:「 如何是主中主？」師卓拄杖，云:「 會麼？」進云:「 如何是主中賓？」師云:「 覿面不相親。」進云:「 賓主分明，透網鯨鱗，作麼吩咐？」師云:「 雷門布鼓挂當軒。」進云:「 恁麼則搖頭擺尾去也。」師云:「 且漫行，恐人不肯。」乃云:「 寶劍揮空，天魔膽喪，摩竭陀國親行此合，落在昭覺手裏，符到奉行。作麼生說個奉行底道理？」呈拄杖，云:「 秖憑者個橫當宇宙、豎抹乾坤，倒弄顛拈、超今邁古，有時將丈六金身作一莖艸用、有時將一莖艸作丈六金身用。」舉:「 藥山解制，云:『 兄弟家東去、西去，向萬里無寸艸處去。』有者道:『 出門便是艸。』又有道:『 未出門亦是艸漫漫地。』者一夥老古錐用心不臧，俾一切人在艸裏輥。何也[妳-女+口]？兄弟家東去、西去，固束腰包、緊俏艸鞋。且道: 與古人行腳是同？是別？最上一機頻履踐，挐雲攫霧任周旋。」

昇宇張居士、鵬九毛居士請上堂。「 金風微扇，玉露垂珠，寒暑迭遷，韶華代卸，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原來時節不相饒，光陰如箭急。」驀拈拄杖，云:「 惟有者個，秦地不收、漢地不管，不資雨露，豈涉暑寒？無去、無來，無變、無易，不滅、不生，不動、不靜，非虛、非實，非如、非異，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所以道:『 目前無法，意在目前；不是目前法，非耳目所到。』」復卓，云:「 大眾! 委悉麼？十法界、二十五有一切眾生，艸木、叢林、頑石、土塊，不動道場齊登覺岸而證真常。今張、毛二居士各傾囊橐，剪吳綾、裁蜀錦，磨棱合縫，與立叓法弟造椹服援，闔家眷屬于無相福田中植如意因、結如意果，乃請山僧打爛葛藤，圓滿一樁勝事。且維摩默然、文殊贊善，此意如何？嘉珍不假從他覓，只要當人直下看。」

壬戌冬結制，上堂。問:「 春回夏度，秋去冬來，四時不息，韶華代卸。且道: 西來大意還卸也無？」師云:「 今日一通好雨。」進云:「 遷與不遷且置，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 普天下人霑潤澤。」問:「 上無佛道可成，下無眾生可度，獅子兒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師云:「 四棱著地。」進云:「 即今鐘鼓分明，人天交接，因甚爪牙不露？」師云:「 緊防性命。」乃云:「 光透三千界，明暗莫能該；智出聖凡情，形名總不立。不墮有無階，詎落于諸數？」

元旦，上堂。「 真風未扇，凡聖不容，三艸二木，各不相知。纔展機輪，光吞萬象，情與無情，列界分疆。惟有沒量大人別資一路，入林不動艸，入水不興波。有時放也，日月齊明，十方通暢；有時收也，乾坤黯黑，水泄不通。不放、不收，依前平帖帖地。若是伶俐衲僧，向頂[寧*頁]上著眼，得路便行，擺脫羈縻，歸家穩坐，元來成佛舊矣，不假外求。復聽一偈：一戛徽音曲調長，難同角徵羽宮商，于中微妙無人和，喚轉三陽映八荒。」

解制，上堂：「 東勝神洲，考鐘伐鼓；西牛賀州，側耳擎拳；北俱盧洲，白椎念贊；南閻浮提，解制上堂。驚起燈籠露柱，異口同音，便道：『 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秖要今日了。』即今四眾臨筵，人天交接，心心相注，眼眼相觀，了個甚麼？豐干不向呂公說，跛鱉無端固執迷。」

誕日，上堂。僧問：「 未離兜率，已降皇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是否？」師云：「 是。」進云：「 今日和尚誕辰，與先聖是同？是別？」師云：「 一字兩頭垂。」進云：「 恁麼則先聖後聖其義不忒。」師云：「 不勞贊嘆。」乃云：「 佛祖關鉗，拈提不起；衲僧機要，了無向背。有時凝然湛寂，針芥不入；有時動轉施為，萬別千差。」拈拂子，云：「 若向者一毫頭上薦得根源，始信悟不由師，名同正覺，坐斷報化佛頭，擊碎聖凡窠窟，往復無際，動靜一如。所以道：『 盡法界身本無出沒，大悲願力示有去來。』」囚一聲，下座。

盂蘭會，上堂。「 天步南旋，金曜西轉，二儀合轍，萬卉隕初。此個時節，山河大地各輝本有，艸木叢林齊露真常。」驀拈拄杖，云：「 惟有者個，世界未成，先有此物；世界壞時，此物不壞。不隨四序流轉，詎逐寒暑變遷？所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明眼衲僧不入第二門，不起第二見，太陽門下日日三秋，明月堂前時時九夏。脫或未然，依前頂天履地，鼻直眼橫，從少至老秖是個張上座。時值中元佳節，佛制盂蘭，藩臺劉護法輿蓋親臨，設無遮大會，追薦普天下佛子。成佛已竟……」驀召眾，云：「 且道居何國上？打麵還他州土麥，唱歌須是帝鄉人。」

癸亥秋，昭覺退院歸青城舊隱，上堂。「 紹祖三齡建法幢，慵將世味立封疆。綱維提挈魚龍逐，塵拂聊捄獅象藏。幸爾滹沱源未竭，神州法運正當陽。余今矢忘居林下，仍復裁雲補毳裳。」

甲子，崇慶州青城山鳳林寺豎經樓，正寰洪居士請上堂。「 白雲清淺，普賢家風；竹樹短長，文殊境界；溪聲鳥語，觀音禁門。沒量大人到者裏無著腳處，眾中還有不甘者麼？其或未然，鳳林為伊出氣。」驀呈拄杖，云：「 者個將三千大千世界一口吞卻，看他三措

大向甚麼處安身立命？如斯說話，也是為他閑事長無明。」舉:「 世尊于布髮掩泥處指云: 此處宜建梵剎。時帝釋將一莖艸插地，云:『 建梵剎竟。』世尊贊云:『 善哉，善哉! 』你看者一夥老古錐，只可于無智人前賣俏，誑惑癡聾。鳳林欲建梵剎，袖領十方檀信各發囊金，諸山尊宿赤手相扶，取大面之松、 六頂之柏，眼眼相看、 心心相注，同一境界，隕首證盟。且道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良久，云:「 十年瓢笠挂青城，紺殿岑樓越樣新，法運漫隨王化入，頻敲毒鼓振家聲。」

乙丑，營經縣樂道菴，恒耀首座豎殿，請上堂。「 密運玄機，乃真人境界；綸音初展，露格外風規。放大人相，圓罣十虛；撾塗毒鼓，群魔膽喪。山河大地常轉法輪，明暗色空合談般若，頭頭顯露，法法齊彰。」卓拄杖，云:「 若向拄杖頭上薦得根源，就路還家，不動腳跟而登覺岸，坐微塵裏轉大法輪。如或未然，別資一路。今古由來建梵宮，惟憑赤手巧施工，功成果滿檀林鬱，瓜瓞聯芳繼象龍。」

丙寅，鳳林寺豎大殿，上堂。「 大位不居，我國晏然；大功不宰，處事而嚴；大道無名，附物而靈；大法無從，應時而通。眾中有識時節者麼？三世諸佛以此時節樹大法幢、 擊大法鼓、 吹大法螺、 演大法義，山僧應此時節初開爐鞴，魔佛齊烹，始懸赤幟，開人天正眼，提持臨濟機要，拽轉頹風，拈弄德山消息，挽回法運即不無，只如今日鎮寰洪公、 茂白廖公各傾囊金建大功業，兼誘緇素同上青城，鼎新佛殿，永垂不朽一句作麼生道？更聽一頌: 齊伸赤手破天荒，緇素于斯建法幢，一片新風吹大野，從茲千古漫流芳。」

戊辰，青城開爐，真鑄、 真亨王居士請上堂。拈香云:「 此瓣香在天垂象，在地成形，入水不騰波，入林不動艸，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欽願佛化王化齊行，金輪法輪共轉。」次拈云:「 此香高而無上，廣不可及，淵而無下，深莫可測，任性縱橫，能變能化，爇向爐中，奉為當道尊官及本州紳衿士庶現前請主，伏願扈衛王室，金湯末祚。」再拈云:「 拈起乾坤增瑞，通貫古今；放下十方黯黑，消息全無。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供養昭覺上丈下雪本師醉和尚，用酬法乳，伏願壽等須彌，德逾滄海，龍象之宗，人天正眼。」斂衣就座。雲徹法姪白椎竟，乃云:「 峰巒疊翠，竹樹陳祥，碧澗雲生，霜花競秀，元來現成公案，何勞掘地討天？若是此中人，須行此中事；若行此中事，須是此中人。」卓拄杖云:「 都向者裏薦取。」

至節，上堂。問:「 如何是冬至以前事？」師云:「 群陰剝盡。」進云:「 如何是冬至以後事？」師云:「 一陽來復。」問:「 如何是背塵合覺？」師云:「 風暖鳥聲碎。」進云:「 如何是背覺合

塵？」師云:「 日高花影重。」問:「 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 頂[寧*頁]上七叉八篆。」進云:「 如何是父母生後事？」師云:「 腳跟下橫三豎四。」僧禮拜。乃云:「 機輪轉處，草木楊眉；坐斷當陽，乾坤失色。語其動也，遍周法界；語其靜也，泯跡潛蹤。所以道:『 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若以世諦流布，讓伊有分；若約正眼流通，則不然。」驀拈拄杖，云:「 看木上座如何行履？百萬億須彌盧、 百萬億日月、 百萬億四大部洲、 百萬億香水海，一口吞卻。且盈虛消息向甚麼處流轉？諸佛眾生何處安身立命？」卓拄杖，下座。

真瑞孫居士入山辦齋，請上堂。「 參贊化育老僧，亦須扶樹微陽。還知麼？律管灰飛萬彙萌，梅梢吐玉柳垂金。霜花炯炯鋪平地，六雪霏霏[雨/弗]翠岑。地軸右旋六耦盡，天樞左轉一奇生。吾家有個住山句，不屬陽收不屬陰。內有一句，有殺有活，有縱有奪。若辯得出，始知日行南至。其或未然，依前冬至寒食百單五。」

佛成道日，上堂。「 真風纔扇，萬籟皆惺，至化初行，海天一色。大道無名，遇緣即宗，如天普蓋，似地普擎。頗奈吾人自昧，所以釋迦如來捨金輪之寶位，子夜逾城，于正覺山中六年苦行，忽睹明星，了明心地。大眾! 古時天地、 日月、 星辰與今時天地、 日月、 星辰未曾差別，人人皆見，為甚麼二千六百年前只悟得個釋迦，直至如今不曾悟得一個半個？汝等要見明星麼？」以拂子向空點，云:「 參。」

上堂。「 心珠朗耀，亙古恒明，性海汪洋，纖塵不涉，湛寂凝然，本無形狀，動靜二相，了然不生，光灼灼，平帖帖。今乃元旦首期，欲作一家燕賞，請三世諸佛及十二類眾生，以金剛輪際為灶，空輪為釜，水輪為量，三草二木作薪，風輪為炊，須彌盧作飯，香水海為羹，地輪為桌。且道向甚麼處鋪設？」舉拂子云:「 仍向山僧拂子一毫頭上鋪設，不寬不窄，無剩無餘，無言童子出來，吹無孔笛，彈沒絃琴，唱無生曲，奏無生樂。」拂云:「 還見麼？」擊云:「 還聞麼？諸佛眾生異口同音道:『 我適會供養，今復還親覲。』」

解制，上堂。問:「 如何是青城體？」師云:「 主山高，案山低。」進云:「 如何是青城用？」師云:「 晨昏鐘鼓分明。」進云:「 體用雙彰時如何？」師云:「 我沒氣力。」僧擬議，師打出。問:「 如何是百尺竿頭重進步？」師云:「 我者裏一尺也無。」僧禮拜，師笑云:「 龜毛拂子長丈二，蔥嶺傳來落鳳林。」喝一喝。

誕日，上堂。問:「 如何是萬仞峰頭重進步？」師云:「 不露頂。」僧進步，云:「 是某甲安身處麼？」師云:「 亦任鑽龜打

瓦。」乃云:「 最初一句，把斷封疆；末後一機，不通凡聖。青山無透路，海水不揚波，去就一源，死生同域。」驀拈拄杖，云:「 承斯恩力，三世諸佛得之，隨宜施設，各建道場，有權、有實，談空、談有，付之自然。而今落在生上座手裏，逗到今朝五十四年，是我母難之辰。且道報恩一句如何通信？」良久，拽拄杖，下座。

佛誕，上堂。「 道本圓融，觸處皆通；道本無言，一氣溷元；道本無體，匙挑不起；道本無知，接物應機。還識應機麼？」卓拄杖，云:「 于此薦得，古今無異轍，聖凡沒兩般。世尊云:『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是則也是，正眼看來漏逗不少。若是靈利衲僧，直饒祥徵萬載、瑞應千齡，亦是堂前生瑞艸。何故？喏! 二千六百年來許多血氣男兒出他絡繽不得。」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一終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如鵬等編

己巳結制，常明落[髟/米]請上堂。拈香祝聖畢，乃云：「 三十餘年坐釣磯，而今方得展雙眉，汀花水澀非他物，觸處元來佛祖機。今朝元無結，他日亦無解，是為水官解厄，天下善知識開爐，十方龍象入煉，鳳林院裏安禪。汝等諸人眉毛廝結，心眼相注，一而三，三而一，一一依前從地起，拾得賀豐干，佛種從緣起，露柱久懷胎，安樂產佛子，大啟我門庭，便是克家子，個段因緣非偶然，百千萬劫難相委。」

佛開光，上堂。「 四歷嚴霜建法幢，經樓佛殿盡裝潢。檀那先諳第一諦，所以今朝有上堂。心源湛寂，性海汪洋。情風鼓舞，識浪滔天。到者裏，順水推船者十個有五雙，逆風把舵者難尋一郎。苟非願力弘深，焉能大作紀綱？舉則古人公案，代吾佛祖放光。昔日世尊陞忉利天為母說法，優填王慕佛日久，將栴檀刻佛形像。及世尊從忉利下來，百萬人天迎迓，其像亦出相迎。敢問大眾： 若道是一，其如像何？若道是二，家無二主。更聽一頌： 人天眾裏鶴孤聽，有像栴檀也解迎。不是君王親造得，都盧是弄鬼眼睛。」

至節，上堂。僧出，師喝，云：「 不許夜行，投明須到。」進云：「 關河甚緊，家賊難防。」師和聲打，云：「 向者邊著。」問：「 一切處即不問，如何是粟中藏世界？」師云：「 且退。」僧擬議，師打，云：「 晴乾不肯走，只待雨霖頭。」乃云：「 寶劍高懸，乾坤失色，毒鼓輕撾，聞皆膽裂。」卓拄杖，云：「 聞麼？直饒透過者重關，猶是釘樁搖櫓。若約臨濟兒孫，一味單刀直入，不參隔夜禪、不食隔宿飯，逢佛遇魔，一刀兩斷，大有逕庭，不近人情，以大千沙界作游戲之場，百千萬年視如一日，佛及眾生一體同觀，到者裏略有少分相應。秖如轉天關、迴地軸，何似生一陽復，至節到來，日長一線，佛法長多少？」良久，自代云：「 唵嘛呢叭。」

元旦，上堂。「 昨宵曾送舊，今日又迎新，三陽擎泰運，二氣抱芳辰。舍弘光大，品物咸亨，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故是時節不饒，未免天機漏洩。」以拄杖畫一畫，云：「 乾坤之內，艸木叢林盡從者裏發育。只如傅大士道：『 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作麼生商量？倘有具眼衲僧道得分明，鳳林以黑漆拄杖對眾吩咐，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呵佛罵祖，不惟分外；脫或無人，看拄杖子為汝等轉正法輪。」卓一卓，云：「 世界未成，者個先成；世界壞時，者個不壞。」復咄，云：

「 住，住! 饒你說得天雨四花、 地搖六震，只說個現成公案；若是祖師門下，天地懸殊。」
立春，上堂。「 春晝明，春風清，春山秀，春水平，鳥語呢喃，凍雲殷殷，化育流動，不假經營，有眼共見，有耳同聞。」召眾，云:「 大眾! 者般境界既是共見同聞，因甚麼十個有五雙到者裏當面錯過？」
解制，上堂。「 九旬禁足似嚴霜，法印高提戰大荒，萬象森羅俱駭退，惟餘一杖露行藏。此四句，殺活雙行、 縱奪齊彰，不動腳跟而登彼岸、 不歷僧祇而獲法身。果有如斯見解，去歲未曾結、 今朝亦無解，達磨不來東土、 二祖不往西天，動靜一源、 往復無際，一任牢拴篛笠、 緊俏艸鞋，高高峰頂立、 深深海底行，不為分外，只是有佛處不可住、 無佛處急走過。」下座，以拄杖一時打散。
佛誕，上堂。「 煒煒神光透紫微，大千沙界悉騰輝，生前句子誰相委？萬別千差總一機。」召眾，云:「 還會者一機麼？天得一機以垂象，地得一機以成形，君王得一機風雨以時、 海宇奠安，艸木昆蟲得一機各證性命。昔日吾佛世尊得一機，示跡王宮，周行七步，手指天地、 目顧四方，道:『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然後逾城出家，睹星悟道，四十九年口涤涤地以度生為務，及自看來，何曾度得一個、 半個？何故[妳-女+口]？一切眾生成佛已久，焉用度為？爭如鳳林院裏炊無米飯、 煮木渣羹，爛烹明月、 碎割清風，乃佛、 乃祖、 乃聖、 乃凡各得飽餐，菩提涅槃、 真如佛性擱向一邊，含哺而熙、 鼓腹而遊。所以道:『 於食等者，於法亦等；於法等者，於食亦等。』試問: 與古人還有優劣也無？若無人道得，聽取一偈: 率陀天上人那伽，大定如如氣味嘉，一段光明曾不昧，無優樹下鬧如麻。實堪咦，二千六百餘年後，引得兒孫不作家。」靠拄杖，下座。
庚午結冬，真逵蔡居士請上堂。拈香云:「 拈起則為霖為雨，澤濟蒼生；放下則成祥成瑞，邦畿永固。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邊邦寧謐，八表無虞。」次拈云:「 此香能舒能卷，能變能化，爇向爐中，奉為當道尊官、 紳衿士庶、 現前請主，伏願恒為國家屏幹、 法門金湯，福源善慶，地久天長。」再拈云:「 此香在天曰高，在地曰厚，在人而靈，在山而峻，在水澄清，本自無名，那堪形狀？爇向爐中，耑申供養成都府昭覺禪院上丈下雪本師大和尚，用酬法乳。」白椎竟，乃云:「 霜花爛熳，埜艸離披，龍戰于野，堅冰始至，天關左旋，地軸右轉，時節到來，自然合轍。」驀拈拄杖卓云:「 者條拄杖從無數劫來一向硬糾糾地，不隨陰陽流轉，豈逐四序變遷？落在山僧手裏，縱橫無礙，殺活齊彰。所以道:『 明頭來，明頭打；暗頭來，暗頭打；四方八面

來，旋風打；虛空來，連架打。』敢問大眾：拄杖子何故有如是韜略？通身手眼難描畫，慣與人天作範模。」卓一卓，下座。

長至，上堂。問：「生死平地起干戈，處處叢林設網羅，千里同風即不問，無為底事是如何？」師云：「雪壓高山，霜鋪平地。」問：「法鼓一震，大眾臨筵，今朝冬至即不問，如何是大了底人行履？」師云：「因行不妨掉臂。」進云：「排遣得底人因甚麼命根不斷？」師云：「腳跟下好與三十。」乃云：「玄機密運，匝地普天，剝盡六陰，一陽來復，秖知堅冰浮水面，不覺春信上梅梢。昨夜燈籠离宮入定，露柱坎位端居，鐘敲艮 覆碗，磬擊震仰盂，大眾腳踏巽地穩，口向兌方開，至于乾三連、坤六段且置一邊。」驀豎拳，云：「山僧以者無文印子，將無極、太極、河圖、洛書、四時、八節、十二時辰、二十四氣、五十大衍數、六十四卦、七十二睺一印印破，管教陰陽二氣無處潛蹤，三世諸佛于此寶印光中作大醫王，應病與藥，權實雙彰，開佛知見；歷代祖師于此光中發大機，顯大用，為苦海之津梁，開人天之正眼；寰中諸大知識于此光中全提正令，收放自如，捋鬚于餓虎腮邊，奪食于飢鷹爪下；日月星辰于此光中照臨下土；山河大地于此光中發育萬物；君王于此光中日應萬機，膏澤下民；普天之下文武尊官于此光中調羹補袞，不亞伊周；士庶于此光中耕者耕而讀者讀；艸木叢林、蜎飛蠕動於此光中各證本有；頑石土塊于此光中動地放光；現前四眾于此光中周旋往返。」以拂子拂，云：「惟有者個不被此光籠罩，世界未成，者個先有而不為長，歷塵沙劫而不為老，理事該通，古今融貫。還委悉麼？等閑越格超方便，數量無拘古至今，脫向毫端施妙用，仍乘萬象獨居尊。」

元旦，上堂。問：「如何是舊年佛法？」師云：「堅冰浮野水。」進云：「如何是新年佛法？」師云：「春信寄寒梅。」進云：「新舊佛法蒙師指，正令全提事若何？」師云：「一棒一條痕。」問：「孤峰獨立，誰知出格家風？拄杖手擒，未審是何宗旨？」師以杖橫按，云：「莫邪出匣。」進云：「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師云：「照顧性命。」進云：「五馬行春日，萬家和氣生。」師云：「看腳下。」乃云：「十方世界是一顆牟尼珠，百萬億(須彌)盧、百萬億香水海、百萬億四大部洲于荷葉光中現其色相而無遮障，一切森羅萬象于中發育而不相並；微塵剎土是一寶絲網，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于網孔內示跡、降生、得道，各轉根本法輪而無間隔，一切眾生于中生死流轉而不相礙。所以教中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到者裏，拄杖子忍俊不禁，道：『長老，你者般說話好似講般若經底座主，待木上座重下註腳。』」卓一卓，云：「我將牟尼珠擊碎，日月還他自明、須彌

還他自靜、香水海任他波騰、一切部洲任從自安、森羅萬象亦任及時消長。」劃一劃，云:「寶絲網劃破也，三世諸佛、歷代祖師任他遞代相承、應時及節，樹大法幢、演大法義、度無量生，一切眾生任他往來游戲、滿願隨心。」喝一喝，云:「會麼？神光獨照萬機先，凡聖誰論有別廛？一道齊平無異轍，河沙諸佛體皆然。」

解結，真珪、真寧高居士請上堂。「靈源湛寂，洞鑒十虛，撥轉機輪，光吞法界。昨日向百艸頭邊拾來，今朝將無底籃兒盛去，東頭買賤、西頭賣貴，窮廝炒、餓廝煎，觸發十字街前石，敢當揚聲大叫相救。且道救個甚麼？世間多少名利客，折本者多、賺錢者少，怎似鳳林寺裏灰頭土面數輩參玄士？朝也參、暮也參，不顧危亡，骨露皮穿；行也參、坐也參，聖凡情盡，絕慮忘言。逗到今朝期限滿，緊束腰包過別山，一等共行山下路，眼底各自見風煙。雖然如是，須得雙眼圓明始得。復聽一偈:未會人前休出語，途路窮時莫放過，有人若問鳳林禪，當風劈面與殘唾。與殘唾，惡名從此不教多。」

誕日，正果後堂請上堂。「常光獨耀，普映無方，一念初殷，遍周沙界。乾坤大地乃金剛正體，塵塵剎剎即本有風光，阿僧祇劫不越今時，十世古今同歸方寸。」驀拈拂子拂，云:「惟有者個不落數量，豈屬青黃？豎窮三際，橫該二儀，拈起也萬法齊彰，放下也一塵不立。于斯薦得，生佛一源，聖凡同域，無來無去，不滅不生。所以道:『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脫或未然，百歲韶華風度嶺，千生幻夢何時醒？勸君早早便還家，莫到臨頭折卻本。」

佛誕，上堂。「峰巒孤峻，澗水潺湲，埜鳥騰空，白雲淡泞，頭頭顯現，法法齊彰，未曾變易，今古常然，元無去就之方，詎有生滅之理？年年此日，歲歲今朝，秖緣博地眾生迷卻本有風光，背覺合塵，住在虛妄景中，認賊為子，于生死海內流轉不息。所以，調御師不違本誓，示跡受生，轉正法輪，開佛知見，俾一切眾生明自本心、悟自本性，捨妄歸真，還家穩坐。」卓拄杖，云:「釋迦來也，在山僧拄杖頭上動地放光，錯口道:『天上天下，惟我獨尊。』還見麼？七步周行格外機，指天指地任施為，仍瞬蓮目垂方便，誘得兒孫若鬼迷。」喝一喝。

辛亥，昭覺首座寮，秉拂，上堂。「扁舟乍倚釣漁磯，正值金鱗負命時，萬仞潭中纖月餌，乘斯快便化龍飛。」以杖作垂釣勢，云:「有麼？有麼？」僧出，師云:「俊哉!」問:「年盡、月盡、日盡、時盡，還有佛法也無？」師云:「有。」進云:「如何是年盡底佛法？」師云:「一聲爆竹催殘臘。」乃云:「當陽一著，塞滿乾坤，風生虎嘯，霧起龍吟。一輪花甲子，從此振家聲，送舊迎新

句，霜花點翠岑。昔日黃面老子將正法眼藏付囑有在，即今昭覺考鐘伐鼓，乘悲願雲。」卓拄杖，云:「 釋迦來也。喚作釋迦，卻是拄杖；喚作拄杖，又是釋迦。眾中有具眼者麼？今奉老人命，生上座秉拂。若個衲僧躍武揚威，出問云:『 如何是秉拂意旨？』但向伊道:『 前村深雪裡，梅放一枝新。』」
出關，佛冤法兄領眾請上堂。「 開關云:『 難難難是果然難，六月飛霜透膽寒，自古許多明哲者，幾能坐斷祖師關？』恁麼說話，是坐斷語？是未坐斷語？」拂一拂，云:「 竹影掃階塵不動，月穿潭底水無痕。」
詣座。喝云:「 一喝分賓主，照用一齊行，借座寶華王，巍巍露半身。既是巍巍堂堂，因甚麼秖露半身[妳-女+口]？不見道:『 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便陞。「 灼灼山花一樣開，珠簾翠捲法雲臺，個中句子分明舉，匝地熏風遍九垓。」舉:「 玉芝聚禪師啟關云:『 三年丈室，坐斷十方世界；一念蒲團，頓圓十世古今。依俙彌勒樓中，不妨開已還閉；畢竟普賢界裏，要看絕後再蘇。』」師云:「 看他過量人，提持過量事；提持過量事，須是過量人。然雖如是，當作啟關句子，大似萬里崖州。生上座于癸丑正月進關，普天匝地一時入；今朝期滿出關，普天匝地一時出。塵塵剎剎，法法頭頭，九有四生，各歸本位。且道: 與古人是同？是別？若道同，法無同相；若道別，豈有兩般？」驀拈拄杖，卓一卓，云:「 若將耳聽終難會，眼底聞聲方始知。」
崇慶州青城山鳳林寺閱龍藏，四歷秋霜而終，法兄懶和尚請上堂。「 無上宗乘，不落言詮，本無形聲，奚假見聞？」驀拈拄杖，云:「 見麼？」復卓，云:「 聞麼？倘若聞見分明，不惟鳳林將一大藏教轉畢，即今現前四眾一段光明寶藏一時轉訖。所以道:『 即此見聞非見聞，無餘聲色可呈君。』脫或未然，打葛藤去也。人人從本以來，各各具足一卷不斷頭經，如是信解書寫，本末究竟，何必節外生枝，使一切人討腳跟不著？山僧恁麼批判，若個衲僧道:『 生上座具甚麼眼，評古論今？若無六種成就，管教口挂壁上。』設有如是問難，山僧秖向伊道:『 四海浪平龍睡穩，九天雲盡鶴飛高。』」
己巳，上昭覺省覲，值本師老人大年結制，常玉請上堂。屢生法姪白椎竟，云:「 無生妙演信超群，不類宮商角徵音，時節到來吟一曲，管教大地盡迴春。眾中若有知音者，請和一曲看。」屢生問:「 日用尋常事，拈來總現成，輕寒秋色滿，何物慶芳辰？」師云:「 未動腳跟錯過了也。」進云:「 即今老人大開爐韛，復振宗風，道貫古今，彌天壽筭，慶讚一句作麼生道？」師云:「 弗勞讚嘆。」進云:「 者是有為邊事，親切處道一句來。」師云:「 好與

三十棒。」生禮拜。乃云:「 一機纔動，天上人間；一語敷陳，葛藤遍野。所以黃面老子久默斯要，不務速說。若論此事，在天而天、 在人而人，在山鍾秀、 在水澄清，歷萬劫而不磨、 越三有而常堅，一道神光古今明徹，眾生秖為貪愛煩惱固殼迷封不能證得，更怪于誰？今朝一會是老人八旬壽滿，有則現成公案不曾動著，命生上座登無畏床舉似大眾，三世諸佛不曾道著、 歷代祖師不曾舉著，一大藏教詮註不破，十方衲子不敢以正眼而覷，汝等諸人善為諦聽。」良久，云:「 月似彎弓，少雨多風。」

解制，上堂。「 有一句子，千聖吐不出，萬靈吞不下，金剛力士擘不開，八臂那吒捏不聚。眾中有具眼衲僧，打破虛空，踢翻海嶽，高出物表，不被羅籠，道得分明，盡十方界是一座禪堂，無結無解，無去無來，四威儀中于茲受用。有麼？有麼？」問:「 如何是一喝金剛王寶劍？」師一喝。進云:「 如何是踞地獅子？」師卓拄杖。進云:「 如何是探竿影艸？」師云:「 摩竭陀國親行此令。」進云:「 如何是一喝不作一喝用？」師云:「 老僧分疏不下。」進云:「 四喝蒙師指，解制上堂事若何？」師云:「 適纔敲鐘則鐘鳴，擊鼓則鼓響。」進云:「 九十日已完，豢得一夥無毛鷂子，即欲展翅飛騰，放即是？不放即是？」師云:「 收。」問:「 法雷一震，大眾臨筵，結制即不問，解制事若何？」師云:「 一等共行山下路，眼底各自見風煙。」進云:「 恁麼則各各頂天立地去也。」師云:「 認著依前還不是。」問:「 如何是定中彌陀？」師云:「 出定也。」問:「 處處盡是金剛王，如何分作五家宗旨？」師云:「 無孔鐵錘當面擲，是一？是五？」問:「 城東老姥與佛同生，因何不欲見佛？」師云:「 金屑雖貴，落眼成翳。」居士問:「 人人軟舌似條蛇，是真？是假？」師云:「 自道取。」士云:「 諾! 諾! 」問:「 如何是具足句？」師云:「 腳跟下欠少甚麼？」乃云:「 九旬禁足事隆周，今日打開布袋口，放出一夥無事漢，卻把灰塵抖一抖，八方隨分足，四海任優游。」驀拈拂子云:「 惟者枚拂子，總不涉去留，諸佛莫能友，祖師孰敢儔？豎超三界外，橫該百億洲。且道伊具何德相，有斯作略？」拂云:「 古往今來無所住，大千沙界等浮漚。」

誕日，上堂。「 滅乃生之因，生乃滅之果，生滅原無住，今朝重露布。有時地獄天堂、 有時神出鬼沒、 有時虎穴魔宮、 有時孤峰獨宿，所以教中道:『 東方入定西方起，南方入定北方起，四方入定中央起，中央入定四方起。』」驀喝，云:「 鳳林幾乎落在教網裏。且道未生已前意旨畢竟如何？」卓拄杖，云:「 一身復現剎塵身，一一遍禮剎塵佛。」

佛誕，上堂。「 高懸碧鏡，映徹十虛，法海汪洋，古今通貫，艸木叢林隨分取足，各得增長，人天得其所得而證性命。祖師道:『 盡法界身本無來去，塵塵混入、 剎剎圓融，乘悲願力示現受生，頭頭顯露、 法法敷陳，公案現成，為人自昧。』所以，吾佛世尊觀大地如牢獄、 視眾生若蛆蟲，往來流轉，苦果不息，昔年今日再降娑婆接引迷流，欲俾個個成佛，及自四十九年口吧吧地不曾度得一個半個。何故[妳-女+口]？彼自無瘡，勿傷之也。」卓拄杖，云:「 釋迦老子即今在山僧拄杖頭上放光動地，與汝諸人重下註腳。三祇果滿絕羅籠，法眼精明沙界空，只為度生情緒動，依前示跡誕皇宮。」卓拄杖，下座。

榮經縣樂道菴恒耀首座、 石真昂、 郭真鈺等請講《 金剛經》報本，預日上堂。問:「 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是那心可得？」師云:「 高磽溪畔水湝聲。」乃云:「 貫花方演，山川競秀，覺路弘開，頑石起舞。語其頓也，言思路絕，理極情忘，人人是佛，不假修持；語其漸也，有理有事，有實有權，有聖有凡，有修有證；語其偏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艸木叢林，區分各異；語其圓也，無古無今，無生無滅，無佛可成，無生可度，神鬼神帝，生地生天，豎抹三界，橫亙十虛。」喝云:「 我此一喝如金剛王寶劍，將五教葛藤一刀兩斷，俾頓與漸平等、 偏與圓平等、 凡與聖平等、 諸佛眾生平等、 僧與俗平等、 情與無情平等，所謂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是無上咒。」舉:「 梁武帝請傅大士講《 金剛經》，及登座，撫尺一下便下座。武帝問誌公曰:『 得得請大士講經，一詞不露。』公云:『 大士為陛下講經竟。』」卓拄杖云:「 若向山僧拄杖頭邊領略得去，祖意、 教意一時圓滿，何須用搖唇鼓舌惑亂人家男女？其或未然，來日不免從頭註破。」

己巳中秋，立僧上堂。問:「 未進步時如何？」師云:「 且居門外。」進云:「 已進步時如何？」師云:「 堂高數仞，地闊八埏。」進云:「 未進已進蒙師指，向上宗乘事若何？」師云:「 一棒一條痕。」僧禮拜。問:「 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 青松翠埽雲千頃。」進云:「 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 日來無事亦閒吟。」進云:「 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 險。」進云:「 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 丹桂宜秋色，呼童折入缶。」進云:「 擺脫根塵，如何履踐？」師云:「 秦地不收，漢地不管。」乃云:「 慶雲陳瑞，玉露垂珠，翠靄鋪舒法界，祥光周遍大千，攪長河為酥酪，變大地作黃金，轉天關于佳節，迴地軸于斯時，此是學人境界。祖師門下則不然，刮龜毛于銕牛背上，截兔角于石女腰邊，餓虎腮前捋鬚，飢鷹爪下奪食，有時把住，消息全無；有時放行，縱橫無礙。且道:　把住即是？放行即是？」良久，云:「 無人

判斷，不免重下註腳。大冶弘開豈等閑？轉凡成聖片時間，爐邊縱有多頑銕，共入鈞陶總一然。」卓拄杖，下座。

紹覺豎殿傳聖訓，竹仙鸞等請上堂。「山川鍾秀，迥峙崢嶸，地靈人傑，永固福基。斬開荊棘，于一毫端修玉殿；埽去劫灰，一莖艸上建瓊樓。今朝紹覺寺裏豎殿上堂，驚動定光古佛，統領恒河沙數大眾，經歷無量佛土，敷種種露幔、持種種傘蓋、散種種花、奏種種樂、放種種光，一時來此寶華王座。此座不寬不窄，大眾無剩無餘，異口同音而說偈言：『多年瓦礫解翻身，紺殿巍峨越樣新，佛祖淵源誠有托，聯芳奕葉繼傳燈。』」驀召眾云：「承此老子出定遠涉，助揚法化，生上座未免無酬。」復說偈云：「四十餘年鹿豕場，芟除蓁莽破天荒，瞿曇頂上莓苔碧，四聖身披蘗線長。護法天龍偕扈衛，金剛力士共宣楊，祖風不墜流輝遠，萬古名藍再放光。」卓拄杖下座。

豎禪堂，上堂。「法幢高樹，挽回百世頹綱；法苑初成，掀翻歷年舊案。白雲獻瑞，紫氣陳祥，石雞啼嶺外，聖燈鎮夜煌，青山著不縷之霞，野水奏無生之樂，弗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總要曹源不竭，聖脈淵長，覺樹常榮，祖風不墜。如此說話，只可世諦流布。若約祖師門下又則不然，且道祖師門下如何行履？」驀喝云：「展開臨濟家風，露布德山手段，縱是佛祖魔軍到來，也須一齊按過。何故[妳-女+口]？不見道：『家無二主。』聽取一偈：大道明明孰肯游？枉來人世幾千週，勸君急早抽身去，免致閻羅作對頭。」

壬申上元，幽冥鐘滿散，請上堂。問：「既是觀自在，因甚麼抱著嬰兒？」師云：「只為閣黎不了。」問：「底事融融是如何？」師云：「現前立地的。」進云：「打開玄關路，放出遼天鶻。」師云：「閒言語。」問：「幽冥鐘聲三年已滿，地獄孤魂可解脫否？」師云：「適纔重敲過。」乃云：「一機纔動萬機隨，一法微舉法法彰，明暗色空，文殊境界，山河大地，普賢床榻，溪聲鳥語，萬竅怒哮，觀音圓通，十方法界總是寶王佛剎，眾生于中折旋俯仰，縱橫無礙，一道平等，不假修持，即如如佛自不覺知，反以貪愛自蔽，虛妄分別，遂有凡聖、有天堂、有地獄，六道受報，流轉不息。所以一切諸佛遞代相承，修諸苦行，設諸方便，應病與藥，拔楔抽釘，喚醒痴狂，就路還家。山僧有條扳條，無條扳例，于己巳春起幽冥鐘期，今朝告竟，仗諸檀信各發囊金，求福雪罪，恭延諸山耆舊光降寒山，作滿散道場，有真理高居士營齋供眾，兼請山僧陞座。」舉：「昭覺老人曾有偈來山勉勵，山僧今日對眾下個註腳，『五更走起一聲鐘』，有眼者見，『驚醒長年瞌睡翁』，艸木均皆聞，『三十六峰齊側耳』，六頂山也醒醒著，『不知誰悟

正圓通』」卓拄杖，云:「 木上座本自無迷，道甚麼悟？山僧亦有一偈: 千日蒲牢吼碧峰，天堂地獄悉皆空，森羅萬象開心眼，聖解凡情理事融。若個衲僧于老人句下明宗，一生參學事畢，向山僧偈裏見得，許伊獨踞大雄峰。」
誕日，上堂，祈雨。問:「 全提向上事如何？」師云:「 適纔有人問，打三十棒去也。」進云:「 恁麼則虎奔山色秀，龍騰戲彩霞。」師云:「 莫眼花。」問: 世尊初生，雲門要一棒打殺，貴圖天下太平。和尚今朝華誕，學人「 亦要一棒打殺，和尚將何抵敵？」師云:「 善哉，善哉。」僧擬議，師便打。乃云:「 山花競翠，幽鳥呢喃，野馬騰空，海天一色。雖然泰運到來，必滋雨露助力，品物流行，冀欽膏澤，萬卉含章，渴仰霑霖。三冬無雪，艸木萎枯，頻見火天大有；半春無雨，旱魃為殃，未聞雷天大狀。四時有紊，八節無稽，不欲箕星嘯傲，但願月離于畢。一切細民蠢爾之無知，上帝應宜不違好生之本擔。所以道: 旱既太甚，迄可小休，四方有羡，我國居憂。」復說一偈:「 半年無雨實堪憂，旱魃為殃更尚愁，大地生靈魂欲斷，滂沱早降憶方休。」
為地藏天神龍牌開光，上堂。「 據座當軒，全提正令，放大人相，照用齊行，山河大地不越今時，水鳥樹林咸歸覺岸，上無攀仰，下絕已躬。教中道:『 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若見諸相非相，即見如來。』即今真明大德作地藏以酬罔極，王真鑄誘眾作滿堂天神以達高厚，徐朝榮誘眾作萬歲牌以祝君王。恭逢上元佳節、 天官賜福之辰，大家伸手，各展經綸，將四恩報畢，巧梓剞劂，裝潢告竟，仍請山僧登座點眼。」驀拈拂子拂，云:「 大眾見麼？此一段光明，上至諸佛、 下及蚊行，各各具足，無欠無餘。還薦得麼？與眾頌出: 人天交接頗奇哉，萬古精藍法運開，不昧靈山親咐囑，一齊擁入鳳林來。」
六齡誕辰，穎參請上堂。「 一塵纔起，大地全收；一花初燦，眾葉芬芳。一音演唱，隨類皆聞；一念清真，千古徽猷。萬法若有，無處著心；萬法若無，目前何物？」驀呈拄杖，召眾，云:「 大眾會麼？住世曾經六十年，山花競秀幾回鮮，旅亭多少名場客，那得野夫林下閒？」卓拄杖，下座。
癸酉佛誕，玉潔法弟請上堂。問:「 全提正令事如何？」師云:「 一棒一條痕。」進云:「 日輪纔轉月輪高，萬象分明影莫逃，承放毫光輝宇宙，山河亦任自逍遙。」師云:「 切莫詐名頭。」乃云:「 一念淳清，洞鑒十方世界，與佛何殊？神機初動，白雲萬里，猶是眾生境界。諸佛垂慈，務與世人破妄歸真，把手并行；列祖運悲，總要喚迴狂子，就路還家。豈料教愈嚴而轉遠，綱愈密而漸疏？所以吾佛世尊憫念一切眾生，從天降下，應跡皇宮，手指天

地，目顧四方，便道:『 天上天下，惟我獨尊。』此獨尊一字，自古迄今評論者多，不被釋迦老子舌頭瞞者幾希。殊不知者個獨尊，在凡聖人天、情與無情，種種諸類各各皆尊。敢問大眾: 還識此獨尊麼？生上座不懼諸方檢點，重下註腳: 指天指地渾忘情，開口元來道不清，縱得雲門欲打殺，招牌久已挂叢林。」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二終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真純等編

小參

辛酉，昭覺結制，小參。「 今晚生上座要與諸人商量佛法，汝等從木以來，者一段大事因緣各各具足，眼同見、 耳同聞、 鼻同嗅、 舌同論、 手同執捉、 腳同運奔，何用山僧饒舌？縱然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且喜沒交涉。欲與諸人商量世法，自少至老，飢而餐、渴而飲，寒添衣、 熱乘涼，纔道東鄰茶，便識西舍酒，南頭買賤、北頭賣貴，出而作、 入而息，又誰不知？但預以約法三章，每日上來下去切忌撞著露柱，若撞著，不惟頭破腦裂，猶恐觸碎鼻頭；二時粥飯切忌咬著一粒米，若咬著，不惟信施難消，水也消他一滴不得；長連床上切忌瞌睡，若瞌睡，不惟孤負己靈，閻羅老子筹飯錢有日在。」

小參。呈拄杖，云: 「 舉不顧，即差互；擬思量，何劫悟？山僧舉也舉了，諸禪德顧也顧了，不曾思量，秖是欠悟在。且道悟個甚麼？莫是耳聲眼色麼？莫是鼻香舌味麼？莫是身覺觸、 意攀緣麼？莫是轉八識為四智麼？莫是轉四智為三身麼？若是者些節目，人人從朝至暮、 從夜至曉，昭昭然在心目之間，何迷之有？既是未迷，適纔又道欠悟在，畢竟有個悟底道理。參。」

小參。「 盡大地是個真人全體，時時為汝諸人說無生法，秖是土曠人稀，相逢者少。何故[妳-女+口]？如日月推遷，鳥飛雲騰，山青水綠，頑石土塊，樓臺殿閣，露柱燈籠，總總林林，皆是現成公案。所以道: 『 塵說、 剎說、 熾然說，無間歇。』若是具眼衲僧，于一機、 一境、 一毫頭上轉過身來，上與祖佛為師，高樹法幢，演大法義，建功立業，到此田地，不妨高揖釋迦、 不拜彌勒，十方諸佛俱站下風，奴呼菩薩、 婢視聲聞，有甚過犯？脫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

小參。「 說法不依時，便是非時語。即今是甚麼時？若道是臘月十四，人人盡知，何必重舉？不是十四，又落非時。若有道得分明底，卻在生上座肚裏；其或未然，生上座在你肚裏。總不恁麼，不免隨時變遷，逐物流轉。遂成一頌: 臘月十四日，分明共見聞。滿堂雲水客，那個是知音？咄! 」

壬戌元宵，昭覺解制，小參。「 即今一期已竟，山僧住持事繁，未曾與眾兄弟打葛藤。大丈夫阿誰無分？都是頂天履地覓佛底人，何

必要山僧處分？是則也是，欲尋個無心道人，如星中揀月，所謂慈舟不棹清波上，劍峽徒勞放木鵝。」
壬戌，昭覺結制，小參。「 今朝十月十四，衲子安禪結制，大家厮結眉毛，了卻從前底事。凡為展缽開單、 提持衣線下事，一切動轉施為，如有所立卓爾。打破黑漆桶底，不負出家之志；坐斷百尺竿頭，始信前有餘地。」
小參。「 小盡二十九，大盡三十日，公案本現成，何事從他覓？韶華不再來，光陰如駛急，報爾參禪人，各各宜省惕。推倒銕崑崙，不受閻羅氣，常秉智慧劍，佛魔一齊劈。跳出金剛圈，口開吞栗棘，日用本尋常，明明與歷歷。仁者見之仁，智者見之智，衲子分上喚作甚麼？請轉一語。」
小參。「 心緣不到處，如隔一重關；力提不起時，似石墜澄潭。若離心意識，實乃出家兒。一念不生，前後際斷，動靜一源，始稱俊敏。臨濟門下又則不然，有時孤峰獨立，廓步大方；有時十字街頭和光混俗，常用咬豬狗手腳，逢佛殺佛、 遇祖殺祖，魔宮虎穴，七縱八橫，騰騰任運。今宵堂裏還有此人麼？設有，不妨與昭覺相見。」
小參。「 諸佛說不著，祖師提不起，于中有一物，無頭亦無尾。且道是何物[妳-女+口]？」書記翼雲答云：「 一聲天際外，非將物可比。」師作聽勢，云：「 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復云：「 莫是在天垂象、 在地成形，陽舒陰卷、 運用四時，是此物麼？莫是在聖不增、 居凡不減，在阬滿阬、 處谷滿谷，山河大地依之建立、 艸木昆蟲由之發生，是此物麼？莫是寒欲添衣、 熱欲乘涼，飢則易餐、 渴則易飲，是此物麼？」驀喚堂主，主應諾，師云：「 切忌撞著露柱。」
小參。舉：「 金佛不度爐、 泥佛不度水、 木佛不度火、 真佛內裏坐。者則公案從上老古錐評論者多，總是順水推舡，逆風把柁者希。是他老趙州路出多岐，枝蔓繁衍，惑亂人家男女，大都令人討腳跟不著，殊不知未舉已前自惑了也。昭覺今日抱個不平，也要諸人共知。金佛不度爐，一場懨懶；泥佛不度水，一場懨懶；木佛不度火，一場懨懶；真佛內裏坐，障自悟門。生上座如斯批判，亦任諸方檢點。」
壬戌除夜，小參。「 月有三十日，今宵最可良，梅吐春先玉，霜壓石蓮香，燈籠與露柱，動地而放光，明明歷歷地，何須問帝鄉？既然明歷歷，且道明朝有甚麼事？」高聲云：「 新歲客情多，打躬作揖忙。」
癸亥解制，小參。「 三冬已過，一期事畢，歷盡鹹酸，風煙始息。此眾無枝葉，惟有諸真實，所以山僧不敢向虛空中打橛，彈沒弦

琴，唱村田樂，和光混俗，共樂昇平。更有一樁好事與眾兄弟商量，明日束腰包、裹艸鞋，至窮岩埜水，百艸頭邊有個人不可不逢，逢著畢竟喪身失命。」

戊辰青城結制，小參。舉:「 龐蘊解道:『 十方同聚會，個個學無為，此是選佛場，心空及第歸。』敢問大眾: 既是無為，作麼生學？觀世音菩薩將錢買胡餅，放下手來卻是饅頭。」

小參。「 諸佛無法說，祖師不會禪，明明元不悟，思想卻成顛，形聲猶未兆，真機始現前。還會真機麼？不見祖師道:『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識者喚作佛性，癡人喚作精魂。』眾兄弟! 要識佛性麼？」良久，高聲云:「 逢人切莫錯舉。」

小參。舉:「 洞山禪師有首座來省覲，待茶次，驀拈果子云:『 有一物，明歷歷，黑似漆，上拄天，下拄地，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召大眾云:「 且道是甚麼物？」良云:「 對眾頌出。師資嘉會敘寒溫，果桌分明列示人，信手於中拈一粒，騎聲蓋色絕疏親。洞山老，莫匆艸，等閑白地栽荊棘，瞎卻眼睛人多少？」

解制，小參。握拳，云:「 握則非掌，本無伎倆。」展掌，云:「 展亦非拳，萬法安然。屈指握展，與人點眼。」縮手，云:「 不展不握，何處摸[打-丁+索]？此四句能殺、能活、能縱、能奪，若是明眼衲僧向者裏薦得，一生參學事畢。且道結角羅文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 噁。」

己巳青城結制，小參。「 心隨萬境轉，轉處實能幽，隨流認得性，無喜亦無憂。此是古人語句，且道如何是你眾兄弟隨流得妙底境界[妳-女+口]？」以杖左右指，云:「 幾乎又成聖解。」

小參。「 一機纔動，萬法齊彰；一念純真，萬緣休罷。大道本無殊，因根有利鈍。若是丈夫漢，一聞便了，不受人處分，不食人家殘羹剩飯。我王庫內無如是刀，隨處作主，遇緣即宗，得路便行，歸家穩坐。所以道: 上士一決一切了，中士多聞轉不信。縱有如斯作，略到鳳林門下，好與三十痛棒，且作死馬醫。」

小參。「 吾人一段事，勿將作容易，深山雖寂寥，趣步有餘地。結制一月來，還疑此事未？問東便答西，都盧不相似，千聖出頭來……」驀豎拳，云:「 皆從者裏去。咬破銕饅頭，任君伸腳睡，竿木可隨身，逢場而作戲。大好出家兒，切勿負己志，設或再依俙，水難消一滴。漫莫學庸流，翫時而愒日，如斯之等類，云何納信施？勗爾兄弟們，個個宜努力，踏翻生死海，不受閻羅氣。獨踞大雄峰，佛祖之苗裔，上與三世佛，同鼻孔出氣。柳巷及花街，亦任閒游戲，撐起潑天門，堪任為柱石。個段好來由，切忌又切忌。」

除夜，小參。「 參禪無別法，秖要生死切，庭前石敢當，晝夜熾然說。試問參玄流，云何而不瞥？三十日到來，欲忙忙不徹，閻羅箠飯錢，作麼生打怗？若是克家兒，何須動唇舌？目擊便知歸，從不受人惑。大地及山河，元來非他物，百花叢裏過，不沾伊片葉。聞聲不是聲，見色非干色，耳明眼自聰，鼻香舌味潔，六用一時通，是名真快活。地獄與天堂，魔宮并虎穴，任性縱橫游，那得有差別？獠虎咬大虫，波斯嚼生銕，吽嚩吒。」

解制，小參。「 元宵正月半，事事成一片，花市列成行，星橋排兩岸。惟有水牯牛，久不歸欄悶，驀鼻牽迴來，打鼓普請看。快便疾如風，元來無二見，家山耕白雲，種月錦江畔，人天共集時，仍嚼銕酸餡。」

庚午結制，小參。「 如來禪，祖師禪，主山高，案山低。曠大劫來個自己，因甚人人俱不薦？總被眼色耳聲瞞。參玄客，毋放寬，咬定牙關緊捏拳。了生死，超方便，休把光陰當等閑。百尺竿頭須坐斷，懸岩撒手沒畔岸。聖凡情，人我見，都盧一刀成兩段。大丈夫，莫留戀，擺脫萬劫習愛纏。涅槃心，菩提岸，森羅萬象在目前。雖然不是目前法，也要當人著眼看。阿呵呵，會也麼？選佛場開庚午科。」

解制，小參。舉:「 難，難，難! 猛火著油煎。十石油麻樹上攤，未免傷鋒犯手。易，易，易! 築著磕著。百艸頭上祖師意，略較些子。也不難，也不易! 能所未忘。侵早下床腳踏地，少賣俏。山僧今日不懼諸方檢點、恁麼批判，若個衲僧于龐公處薦得，所謂千載同風，代不乏人；于山僧未開口前承當，所謂日日修習空花梵行、時時晏坐水月道場。如或未然，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

為玄圃鄧居士對靈小參。「 居士乃雅安茂才，世胄名儒，憚其人事之繁冗，父子徙于青城之鳳林，猶如舊識，依依然偕居，以持經為日課，以禮拜為佛事，高齡八十有五，無恙而終。經中道:『 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老居士還識此一事麼？」震威一喝，云:「 向者裏就路還家，任性自由，三世諸佛惟此一事轉大法輪，歷代祖師惟此一事建大法幢，十方龍象惟此一事而證真常。」顧左右，云:「 還有餘事也無？」卓拄杖，云:「 來年自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為延慶玉白和尚對靈，小參。「 白雲繚繞，幽鳥哀鳴，時節若至，大悅行人。恭惟玉白和尚，珠江應跡，說法錦官，住世七十餘年，建功立業，展大經綸，一旦撒手還家，寸絲不挂，能事已畢，蒙諸山耆宿、都綱司及孝徒普明等請山僧對靈垂示祖道句子，辭之不獲，秖得承當。不見道: 此處幽深玄遠，無人能到。」遂震威一

喝，云：「 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君王得之日應萬機，文武尊官得之股肱王室、 海宇奠安，四聖得之不增，六凡得之不減，道者得之攪長河為酥酪、 變大地作黃金，四民得之東頭買賤、 西頭賣貴，耕者耕而讀者讀，蚑行蠕動得之各證無生。且道： 玉翁和尚得之作麼生聲？」卓拄杖，云：「 含元殿裏絕商量，六國安寧化日長，于一毫端現寶剎，到頭何處不家鄉？」

為自悟尼對靈小參。「 齠齡薙染，節操清貞，緇門之格式，白業之風規。時乎而來也，猶如萬籟醉東風，一塵不染；時乎而去也，好似皎月映洪濤，豈停滯魄？昔日射洪獲利，住世七十年，渾同昨日；今朝移花兼蝶，至斯晨錦官折本，覷破浮華，掉背大歸圓寂，買石得雲饒。孝徒寂定請山僧對靈說法，到者裏不惟無法可說，且無起口處。」驀卓拄杖，云：「 悟上座在山僧拄杖頭上現大人相，動地放光，與汝緇素人等道：『 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橫按拄杖，云：「『 自淨己意，是諸佛教。』」復放下拄杖，云：「 會麼？香水海中任縱橫，人間天上閒游戲。」

癸酉冬至，華嗇法叔聖和尚命小參。「 片葉孤舟勢轉東，銀濤玉浪一帆通，殊知古佛遙招手，暫泊江皋釣澤龍。有麼？」問：「 昔日世尊三七日中思惟如是事，如何是如是事？」師云：「 如是事且止，如何是世尊立地處？」進云：「 即今我等一七日中總不見得。」師云：「 正要闍黎親薦。」驀拈拂子，云：「 者個從本以來，無言說、 無名字、 無往來，究竟平等，總無變遷。若向者一毫頭上薦得根源，一生參學事畢，不勞無繩自縛、 掘地討天；其或未然，隨類現形，動地放光去也。」拂一拂，云：「 天以之垂象，地以之成形，五岳以之孤峻，四海以之澄清，君王以之應機，百官以之治民，九有四生、 情與無情以之隨類立名，各輝本有。且道在衲僧分上如何作用？」良久，自代云：「 飢餐渴飲，閑坐困眠，徹生本是住山人，只因奉命南遊，久欽本堂法叔老人，特詣山頭省覲，何期眾兄七期限滿，命徹生代勞爛打葛藤，惜乎胸中無個元字腳，到者裏無起口處，拈則古人公案以圖塞責。」舉：「 昔有二僧行腳，一曰行腳、 一曰腳行，爭論不已，共質地藏禪師各執其是，地藏云：『 我與你二人註破： 行腳腳行、 腳行行腳。』二僧從此有醒。且道地藏與二僧說甚麼卻悟去？合下甚麼語？若無人判斷，生上座不妨重下註腳： 行腳腳行徒理論，腳行行腳稍相近，等閑踏破太虛空，宇宙平沉巒嶽靜。」

開示

昭覺居首座寮落堂。「 自結制來以經旬日，未審諸兄作何活計？倘有所疑，不妨出來大家評品看。」 良久，無人出，復云: 「 今晚奉方丈老人命，生上座落堂與眾兄商量。若道商量兩字，到者裏秖得滿面慚惶。原夫達磨鼻祖西來，不立文字，單秉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初遇梁王，機緣少扣，秖得逾梁歷魏，鈍滯九年。若非二祖斷臂以求安心，幾乎掩面而歸。所謂直指宗猷，傳至于今亦已久矣。若道此事為難，豈不見長慶捲簾、 靈雲見桃花、 香嚴擊竹，何難之有耶？此事若易，趙州三十年除二時粥飯是雜用心，湧泉四十年尚自走作，香林四十年方成一片。試問眾兄畢竟如何下手？」眾下語不契，復云: 「 不是者個道理，攢花簇錦豈干汝事？此事元在你日用中求。昔日龐居士有云: 『 日用事無別，惟吾自偶諧。』不離日用尋常動靜處體會吾人固有之物，非義襲而取。若除此外別有者，亦是頭上安頭。倘或于此轉得身、 吐得氣，許伊詣方丈裏喫棒有分。」

開板

「 懸則塞滿乾坤，擊則聲徹三界，諸佛之慧命、 人天之標準。現前多少伶俐衲僧，管教覷之不及。且道利害在甚麼處？」猛擊，云: 「 諦聽，諦聽。」

書問

復上本師啟丁巳

六月十九日，敬接慈命，焚檀九頓，諷至再三，喚徹生回堂，不覺茫然。生自南歸，每于啣哺周旋，靡非謨慮法門掃地，柱石難求。于癸丑秋，啟古字山法兄佛冤和尚回堂，甚適所願，將祖庭大任一肩擔荷，不惟生等快滿素心，兼錦官緇素紳衿云: 「 日月出矣，爝火潛輝，法門之幸。」邇聆潛行舊隱，法門紀綱一旦拋卻，未識何意？徹生展讀之初，如伏日飲冰，祖庭大任非行弗履、 非德弗居，豈小補哉？生之劣質，行寡力微，僅可深藏幽谷，以待餘年。伏乞慈憫，置生于補次之外，如有復我，志必他山。謹啟。

復同門眾法兄

獲展華藻，兼錫厚貺，謝謝。茲讀老人慈旨云: 「 佛方丈之內 ，江老僧近日食減事繁，前途似有限，欲移西關以待委息，恨大眾無

依，爾可收拾回堂代勞，幸甚。」目及此語，令人可嘅。何也？其昭覺祖庭，必要德行具足、宗說俱通者，方可維持。弟之行履，難瞞眾位高矚，儜劣之志、侏儒之貌，百無一能。且年逾不惑，尚無三尺之童以堪應對，其祐可徵。惜乎生逢亂世，長遇流離，悟學二椿，徒張空譽。弟之矢志今生，決不敢妄為，非不為也，實不能也。欲云抱恨來生，又同癡人說夢，蟲臂鼠肝，付之造物。煩諸兄轉達老人，調轉陽春為幸，是祝是禱。此復。

復法兄冤和尚

敬接華翰，并讀佳刻，如獲至寶，錫我百朋，句句放光，言言動地，俾青城艸木揚眉，頑石起舞，不惟啟我茅塞，而兼洗其心垢，誠為教予多生之良惠也。謝謝。諭云：俟弟閱藏隆周，耑申虔請，以繼祖席云云。弟之俾志，僅可浮游窳墮，窮壑幽棲，消磨歲月，以聽其素耳。謹復。

達良揀王文學

解臂以來，蓂莢幾凋，所領淑談，恒潛方寸。恭惟居士熙明日集，動定咸亨，繼往開來，癡蒙獲惺。云令郎出家一事，見居士不惟口無吝言，且容無吝色，可謂再來龐公也。世間布施多途，惟舍子出家，功增莫及。

結制請佛冤和尚上堂

伏以兼葭凝露，玉幹垂煙。坤元密運潛符，水官明昇嘉誕。鵷鶵展翼，萬禽瞻仰；獅子遊行，百獸騰奔。恭惟佛翁堂頭和尚，伸兜羅綿手，拯接迷途；舒金色臂，示演真宗。談無談之心法，祝無祝之聖壽。慈雲布于四方，甘霖澍于八極。沾一滴而百味皆同，佩一機而千機鼎勝。揮盡狼煙，光嚴象座。伏願杖頭有眼，點出威音消息；拂子無聲，吼絕支那異響。法雷一震，四眾瞻依。共發精虔，合為拱躍。

請帽雪和尚主金純寺

伏以錦江積翠，徵法源于萬古；提唱一音，演正宗于局外。藉華王之寶座，舒佛祖之弘慈。眾望允歸，合詞虔請。恭惟禪師猊座，肘符久握，智印深潛。接濟上之流傳，受靈山之遺囑。有住持僧寂

定，偕諸檀越，生逢季運，正法凋零。欣沾花雨，扶起金純之赤幟；仰餐甘露，飽茹芙蓉之乳糜。不惟金純久湮毒鼓，且喜文師洪規再振。權施今日之宣揚，實補當年之缺陷。伏願憫斯緇素，大作津梁。豁開戶牖，運末法之三車；驀垂一足，點龍象之正眼。俾諸有情，開智海以同源；接引群芳，總法身為一體。敦請象駕，特布微忱。

代陳新軒、崔騰宇等通啟

伏以芙蓉城畔，三籟雝雝緣鼓角；井參宮裏，八方冉冉靄禎雲。綱維在手，挽回三百年之逝浪；正令全提，挈轉五千人之悵惘。恭惟崏翁大禪師，撝千聖之遺蹤，打開八字；擢萬載之勳猷，總括三才。掃盡劫灰，喜臨病市之醫王；重敲法鼓，再振黃鐘之曲調。鶴鳴九皋，河溢千里。居如枯木止水，晏坐十方；出似飛鳳遊龍，祥徵庶類。毋俾正法凋零，企窺彗星朗耀。深資典型，用消同異。伏願滴水滴凍，布袋解開；入淖入泥，牢關把著。鏟卻法堂之艸，吹起衲上之毛。三輪普現，一印頓圓。四眾瞻依，合虔靜聽。

長至日，請佛冤和尚上堂

伏以眼空四智，炯炯祥煙彌八極；舌覆三千，翩翩瑞氣布寰區。寒梅吐玉，碧海澄清。恭惟堂頭法兄和尚，紹祖峰頭，掀翻圓悟之舊案；華王座上，扶起濟北之頹綱。放大人相，瓦礫增輝；法演一音，山川競秀。某不揣愚庸，敢攀座右。雖無三聖之能，願伸興化之手。賁然不吝于斯時，有釋吞冰于日後。伏願白雲臺畔，縱奪雙拋；一陽宮裏，齊行照用。不失瞻依之四眾，普使獲利于人天。緇素臨筵，忻餐法味。

柬臬臺胡護法(諱昇猷)

恭惟仁風浩蕩，海宇欽瞻，碧鏡高懸，蒼生有賴。全提正令，做官做佛，何殊辭峰孤迥，談心談性皆然。至于往復無際，動靜一源，理事圓融，塵塵三昧，在老法兄得之已。弟自癸亥秋仍歸青城舊隱，重整山房，將經樓搆畢，時豎大殿，所以不曾耑使恭候。待叢林稍妥，躡芒有自，臨穎馳神，依依不悉。

柬戶部尚書胡護法

恭惟德登熙明，聲鴻海內，恩隆八表，艸木騰輝。岩谷之士，偕歌堯舜之風；芻蕘之氓，共沾周召之澤。調羹補袞，總賴高明，黎庶瞻風，崩首延眸。桑門全仗大力金湯，青城古岸元來不俗。弟居一隅，顏曰鳳林，係無量壽佛之道場也。于甲子秋興工，重搆經樓佛殿，業已告竟，祈老法兄賜額光賁，俾瓦礫生輝，以垂不朽。

達曉元和尚

別後數稔，欲晤無由，幾擬追風，柰足下無雲，是以為歉。邇聆高樹法幢，以開來學，扶起沙盆，真風不墜。弟惟以焚檀遙仰，可謂古佛再來，羨羨。頻蒙口光，常射青城，希逢便羽，少候興居，罪罪。時中便艸，聊疏鬱結，俟來春耑使恭候。

達佛冤法兄

蒲月分襟，瞬息秋至，紅葉侵霜，菊花滿苑。觀此佳景，似喜憂相半也。弟擬法兄初度，親趨恭祝，相別南行。惜乎雨阻一月，泥淖沒膝，江波浩渺，情實難堪。于十月朔日，詣老人膝下，始知潛行華萼，亦喜憂相半也。喜者，法兄歸故里，說鄉談，飽煙霞，高枕自娛。憂者，老人八旬在邇，藥石誰代，祖庭誰托，法門誰繼，慈悲之心安在哉。語云:「 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旦繫小子，失丈夫，是可忍乎。既欲歸隱，宜名正言順，一辭而退，與後昆作個標準。再望歸來相商，何人繼席，俟老人相安，又作良圖也。不悉。

甲戌秋于嘉禾上本師啟

違巾一載，萬里神飛，錦雲過檻，頻積隱懷。緬惟老人動履咸亨，策蹇無恙。佛誕日敬修三啟，并稿二冊，繫于便羽，想已陳覽。其錦江全錄，六月工竣，將數十年衛法之苦心，今與老人完局。因乏錢糧，只印一百二十部，寄六十部付伏虎，端于運回昭覺，餘各流通。生來春有燕京之遊，想老人天壽，定與趙州埒齡，兼有眾法兄左右聽安，恃此俾生無慮矣。俟北歸來，再禮雙鳧。謹啟。

文

孔雀明經序

調御師子靈山初會，說菩薩法，凡聖交參，人天並集。內有個血氣男兒名沙底者，聞佛出世，忻樂瞻仰。斯大因緣，曠劫難遭，誠忘世業，職供樵薪。殊知蛇潛朽木，傷其左足之一指，悶絕躃地，于次忘。所以冀佛垂慈，大施法藥，示現孔雀明王之金身，乃談希有未聞之妙法。此經流布，可以解冤釋結，可以益壽延齡，可以祛世災迍，可以福國祐民。今玄明悟修者，係本郡人，世胄有家。蜀難之後，覷破浮華，薙染披緇，參詢知識。莫後歸來，補修名藍，塑佛裝經，幽明兩利，信有年已。時將耋齡，老當益壯，但有利益，無不興從。支節募眾，刊此經全部，壽世流通，以終老局。倩予作序，弁其經首，樗櫟之材，敢充棟宇？吾佛之功德如海，吾兄之密行如淵，豈能疏其萬一哉？

為艸堂耨雲法兄語錄後跋

粵維三教之遺跡、一葦之別傳，無非挽迴亡子之狂心耳。如我釋迦文佛愍念一切眾生，為一大事因緣出現于世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收束許多出格男兒，末後于多子塔前談無所談，驀地拈花示眾，百萬人天中出個沒勾當漢，破顏微笑，遂將正法眼藏付伊傳持二十八世。復有婆羅門將法印袖入中國，名曰教外別傳。既云教外，焉得有言乎？所以教中道:「是法不可示，言辭相寂滅。」又曰:「因言而顯理，安得無言乎？」如我艸堂法兄負昭覺老人之缽袋子，開法于閬水亦有年矣，所行無言之道，因紳衿士庶、十方衲子悉叩其門，迫不得已接引歸來，遂有上堂、小參、開示、頌古、拈古，好事者日錄成帙，俾四眾人等就路還家也。予癸亥秋昭覺謝任，仍歸青城舊隱。一日，有爾聞、明幻二姪持稿見示，展卷讀之，言言見諦、字字放光，信滹沱一脈代有其人，予欲無言可乎？茲不揣堊墁之業，遂贅數語于篇末，敢獻大方琲琢之手，請嘗試之以為何如？

錦江禪燈後跋

原夫真常者，本無形狀，元非比擬。放則萬行圓滿，收則千機寢削。菩提涅槃、真如佛性，金剛圈、栗棘蓬，光明幢、日月燈，種種異域，皆從此中流動充滿。附物立名，難越其閫奧也。然而附天自高，附地自寧，附日月代明。雖云物無私映，尚不能灼盡昏衢。附之于燈，能破千年暗室。言體孤明獨照，言用續燄聯輝。所謂冥者皆明，而明終無盡。此書不曰禪錄，而名禪燈者，俾傳之無盡也。豈非佛祖慧命之燈乎？自世尊拈花，迦葉微笑，乃至斷臂安

心，明鏡非臺，染污不得。即心即佛，一喝耳聾，顯大機用，脅下還拳。于中卓樹光明幢，如寶絲網，因而光光相羅，遍攝寰區也。本師丈老人，初蒙雙桂師翁印心已來，七座道場，播揚宗旨。末後還蜀，節度使坤育張公，偕見任寮寀，請闢圓悟祖庭。三十餘載，應機接物之暇，于劫灰堆裏，捃拾殘篇斷簡，蒐羅諸家語要，合集一書，名曰《 錦江禪燈》 。癸酉秋，命徹生負稿東下，楞嚴災棗。第將古今知識，從真常體中，印明大事因緣，共相敷陳。一段光明幢，聯綿一盞無盡燈。雖云去聖時遙，且靈山一會，儼然未散，乃吾師衛法之苦心也。慨久遠之無徵，待傳述之有自。間有挂漏，收攝未備，不能無望其同志高明者，尋討補入云爾。

嗣燈和尚語錄序

諸佛奧旨、 列祖關鍵、 天地樞機、 眾生本源，是合一道也，豈有兩般耶？佛佛授受而授此也，祖祖相傳而傳此也，天地運動而運此也，眾生不知返本還源而迷此也。一切世人蔽在貪愛，暗室各有一座光明幢，不能返觀自照，所以煩他諸佛列祖互相出世，用惡辣鉗錘與人拔楔抽釘、 解黏去縛，如日月塵天映破，人人黑暗無明，待披雲見日，個個知有。如嗣燈禪師，妙年薙染，廿齡圓具，遍參尊宿，落節于雙桂師翁拄杖頭邊，負命于密行老人椎拂之下，樹插竿于雒源，懸赤幟于淦水。凡上堂法語，截銕斬釘，石火電光難容湊泊，所謂如太阿鋒、 似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觸著則通身紅爛，總是返觀自照，擺脫根塵，識自本心，立地成佛。有法孫雪浦、 楚石二子袖稿東下，嘉禾剞劂，入藏流通。時予亦寓楞嚴，編較《 錦江禪燈》 ，鋟梓未終，二子持以問序，予曰: 令師翁芳名播于兩川，面兩川之人序之矣；甘露澍于雒源，而雒源之人序之矣。予不敢揚塵于潔白地上，墜露于滄海皋邊，惟不副來機，聊贅數語，雖為缽盂安柄，且徵淵源有自。

募藏經引

吾佛世尊，于劫初時，見大地一切眾生，沒溺愛河，遂誓云:「 我世世生生，能捨身命，若獲成佛，拔濟其苦。」于是勇猛精進，捍勞忍苦，修種種苦行，興種種供養，三大阿僧祇劫，頭目髓腦、 國城妻子，難捨能捨、 難行能行，末後于第十減劫，方堪成佛。總要接迷流，出愛河，人人解脫；越三界，超死生教，個個成佛。縱是上根利智，必假熏修而成，須從路徑而登。若無王藏教典，開示悟入，曷得其門而進焉？所謂渡河先用筏，到岸不須舟。此經乃般若

之舟也，能渡生死之苦海耳。崇陽之北，有山名青城者，麓有古剎曰鳳林，劫火之後，秖存鴻規，于甲子間，重建經樓正殿，左右廊廡，佛像儼然，金壁交輝，惟乏藏經，唐勞虛設。茲持短疏，緣募十方宰官長者、居士善人，各發囊金，勸成勝事，庶樓閣頻開，共入毘盧性海，將來龍華會裏，成佛有自。謹疏。

募龍牌引

爰夫世出世間，恩之重者，莫大于天、地、君、親、師也。然此五者，上至聖人，下及村役豎子，盡皆知之。其天、地、親、師之恩，人人得而酬報者，蓋近故也。君恩非遠，時乎有忽，不能日慎耳。所以古人付之菴觀寺院，託其緇侶，每逢朔望，晨鐘暮鼓，代一方檀信祝釐以報之。鳳林禪院仰十方緇素捐資初成，不足之功雖多，惟萬歲牌不可無者。何也？有牌則有位，有位則神有主而人有依，所謂洋洋乎如在其上，已靡懷不及之仁者，宜發囊金以勸成，不惟報恩于目前，此乃千古之龜鑑也。是引。

重建大通寺碑記

灌陽之南六十里許，有名藍大通寺，始刱唐初，歷有年矣。山環水秀，虎踞龍盤，接踵嶓岷，引源六頂。三十六峰之輔，霧中天台之弼，冠青城而帶味江，背孤鶴而袖，天造地設，聖宜居焉。因甲申之難，大革湯火，鞠為茂艸，町畽鹿場。雖存佛殿經樓，俱成老屋，星光墜于佛頂，月帆挂于眉間。有僧湛融，齠齡薙染，遍謁諸方，至風穴失利，昭覺拔本，遂罷參自歇。于康熙丁未夏，卓錫此山，重整樓閣，廓布山門，裝潢佛像，從豎廊廡，久湮香火，煥然一新。檀信瞻禮，有雪皋之坊；智勝如來，有垂慈之恃。僧徒濟濟，人傑地靈，誠乃劫後之奇遘也。請予銘之，以垂不朽。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三(終)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真純等編

頌古

世尊初生

指天指地眼睜睜，四顧徒增滿面塵。七步周行重註破，何須更道我唯尊。

天上天下，惟吾獨尊

久入無聲三昧，忘卻從前花費。道個惟吾獨尊，彈壓群英出類。雖然緇素分明，料掉不知進退。當時想是無人，若有豈容誇貴？

虛空為鼓，須彌為椎，誰人打得

若把虛空來作鼓，須彌椎打正相宜。有人問我曾聞否，掉臂搖頭三不知。

黃龍三關

佛手驢腳與生緣，龜毛繩子一串穿，街前欲賣無人識，擲向威音那畔邊。

殃崛魔羅產難因緣

入城分衛事如何，恰值他家產難婆。待得回頭相借問，誠言一語轉淆訛。殃崛魔，殃崛魔，賢聖法，起干戈。原來覿面機關密，匝匝春風水面過。

無住為本，立一切法

無欠無餘，無必無固。法法圓融，頭頭顯露。無住為本兮妙協難量，立一切法兮沙界罔措。咄咄！ 好鳥不栖無影樹。

大顛擯首座(二)

正令當行豈肯饒，通身泥水為兒曹。吹毛不向眉間挂，怎得門庭百世高。

世尊涅槃

本來不生，道甚麼滅？說妄談真，總勿交涉。八十年來不自由，無端告眾云休歇。而今沙界沒藏身，縱有依前打不徹。

女子出定

文殊多事，女子何慳。世尊饒舌，罔明落圈。笑他一夥鬧似麻，正眼看來均不智。各欲于中展大猷，同坑土色元無異。

趙州訪二菴主

月映寒潭團似鏡，天空任教走風雲。贏乖賣俏堪何用，殺活齊彰總現成。趙州老，大無情。偶然白地生荊棘，刺瞎許多人眼睛。

趙州命僧洗缽盂

擔簽行腳不勝疲，粥罷仍教洗缽盂。靈利衲僧汲勾當，千年話柄落招提。

二僧諍論行腳

偶遇爭禪客，徒勞論是非。堪笑採樵者，柯爛不知歸。

僧問雲門：「不起一念，還有過也無？」門云：「須彌山。」

問處較危荅處險，六月飛霜徹骨寒。從今識得雲門老，須彌頂上擲鉤竿。

虛空

蕩蕩非今古，圓裹無餘剩。且不立一塵，誰將物我論。月斜風靜無人掃，燕子啣來水面漂。

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然後現本身為父母說法

兩段分來氣宇豪，豈知瘦處不容刀？本身說法雖然妙，養子之緣莫可逃。

情與無情共一體

動植飛潛總一家，南泉說夢指庭花。當陽拔出眼中屑，幾箇男兒是作家。

百丈再參馬祖

一喝如雷沙界空，凡情聖解一時融。自從雙耳聾來也，直至而今總不聰。

百丈野狐

圓音一演別胡笳，不落錯兮不昧差，五百生來甘受屈，徒勞撾鼓助毘荼。

趙州狗子，佛性有無

趙州狗子佛性有，萬象森羅顛倒走。海底蓬塵飛上天，明暗色空揚家醜。
趙州狗子佛性無，聖解凡情總是虛。坐斷威音前底事，青霄獨露一輪孤。

龍潭紙炬

聊將紙炬示當然，拈弄原來理事圓，爍破從前陳暗室，逢人切莫道為禪。

草履覆龜

皮裹骨兮骨裹皮，朝三暮四數無虧，直饒艸履能覆得，未免和身入水泥。

南泉斬貓

提起貓兒法令行，恁麼時節豈容情。當陽排下天門陣，怎許將軍眨眼睛？

三聖問雪峰：「透網金鱗以何為食？」

一語頻將作探竿，分明點破會還難，雷門布鼓高懸著，際會風雲擊一鞭。

慈明室中將一盆水、一口劍、一緉艸鞋，凡來入者即云：「看！看！」擬議即打出

草鞋盆水驗英賢，艸木叢林悉膽寒，止止何須誇別鑒？千山海嶽現毛端。

二鼠侵藤

識得儂家穩密身，侵藤二鼠了無尋。等閑撥轉澄潭月，照破山河越樣新。

文殊手持利劍欲殺瞿曇

手持利劍逼瞿曇，讎報讎兮冤報冤，就裏機關休錯過，從教高著眼睛看。

世尊陞座，文殊白椎

文殊白椎，世尊陞座。百萬人天，均皆負墮。點檢將來，二俱是錯。錯錯，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落。

經首[米-木+八]字

八不八兮以不以，人天共見難舁舉。瞿曇弄巧翻成拙，尾作頭拈頭作尾。

七處徵心

那得心來七處徵，根身器界了無痕。直饒徵到無徵處，猶是虛空點一塵。

八還辯見

特地無端辯八還，瞿曇密密喚阿難，當時若有參玄客，擊碎頂門只一拳。

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

天空日朗，雨歇風清。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清淨本然兮，藏頭露尾。山河大地兮，荷動魚行。無邊法界分明也，震地風雷醒物情。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

無住無心都不立，虛凝浩蕩潛空寂。包羅萬象露堂堂，函蓋乾坤浮逼逼。

佛語心為宗，無門為法門

百八全該一句通，毫端不涉示真宗。無門衍出漻天戶，千聖同途轍不同。

舍利弗夢中，說六波羅密

自家作夢自家原，徙倚翻成隔夜禪。誰是誰為彌勒者，德雲不在妙高山。

婆子燒菴

卓錫孤峰大有年，當頭一拶太無端，針鋒撥動山河轉，脫體風流格外傳。

天童太師翁，一棒不作一棒用

首尾分明殺活齊，縱橫拈弄在臨時，通身手眼施為別，祖佛頻吞喪命軀。

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

不是心兮不是佛，無身本自潛空窟，任教世界廓如許，獨冠群芳高突兀。

四喝

一喝如雷脫體張，乾坤一色鑑當陽，從今不挂根塵線，撒手無依蹈帝鄉。
一喝猶如踞地獅，驚回幻夢冷依依，元來一段尋常事，格外風流更不疑。
一喝聊將作探竿，渠儂逼殺骨七寒，未曾眨眼機先墮，又隔千山與萬山。
一喝不作一喝用，死蛇便當活蛇弄，李公顛酒罵張公，石女騎魚歌彩鳳。

若立一塵，家國興盛；不立一塵，家國喪亡

一尺水，一丈波，萬別千差不較多。有時一陣狂風起，大地乾坤挂綠蘿。平怗怗兮復寥寥，元來無事付兒曹。家國興盛兮水中明月，不立一塵兮亦是徒勞。

再犯不容

把斷封疆不放低，誰知別澗有多啼。任從滄海桑畬變，那許珍珠撒淖泥。

三玄三要

第一玄石女，能彈古太弦，分明一調無生曲，不落宮商角徵邊。
第二玄，銕牛吼處井生煙，大地乾坤開正眼，無容擬議落言詮。
第三玄，金烏夜半走南天，七曜神驚和魄落，癡人只當個釐錢。
第一要，赤眼泥人贊冷灶，無端撞破銕琉璃，多向風前陳巧妙。
第二要，混沌無端鑿七竅，十方世界坦然平，明暗色空都笑倒。
第三要，石頭瓦礫灼然道，萬象森羅笑不休，疥狗泥豬鬧浩浩。

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家山有路苔封冷，明月清風翠掃開，白雲依舊行深嶺。

奪境不奪人，落來此處幾年深，坐斷十方無別物，銕笛頻吹格外音。
人境俱不奪，黃鶯啼處春花落，林下水邊得自由，孤明不借峰頭月。
人境兩俱奪。宇宙平沉咸寂寞，狼煙息盡海教乾，虛空又被風吹落。

四賓主

賓中賓，龍騰虎驟帶風雲，等閑踏斷玄關路，含靈蠢動也翻身。
賓中主，未涉程途跨步武，木人攜手上高臺，脫略機先韻太古。
主中賓。仲尼溫伯久通津，目擊從教重註破，更于何處覓疏親。
主中主，日輪杲杲正當午，沙界元來一箇身，同聲相和何須舉。

昭覺本師一日示眾云：「八十叟老顛東半夜于兩廓經行，撞著露柱，掉了話頭，何人拾得？送還老僧。」代：作此〇，以兩手作擎勢，云：「在者裏。」

道空不空，似物非物。不屬青黃，那同皂白。入水不沉，入火不熱。元來不值半文錢，萬兩黃金買不得。

鐘樓上念讚，床腳下種菜

淵默而雷聲，尸居而龍現。一等好風流，切忌久留戀。

十八女子不繫裙

桃紅柳綠十分春，會也徒增眼裏塵。幸有東村王大伯，等閑擊碎水天痕。

僧問趙州：「純清絕點時如何？」州云：「猶是他家客作漢。」

凜凜寒光萬里涼，山河大地絕承當。趙州老子舌無骨，喚轉風雲蔭八荒。純清絕點兮家無二主，他家客作兮民無二王。

牧牛頌和韻

尋牛

曲徑迢迢特地狂，溪山歷遍碧雲房，分明不異形聲外，戴月披星為甚忙。

見跡

野壑苔深跡不多，那堪細柳隔煙蘿？譁云跡在牛還在，舉步揚聲蹉過他。

捉獲

驀箚逢渠喝一聲，疏狂劣性自醒醒，龜毛繩貫遼天鼻，芳艸瓊花不敢侵。

調治

扭轉鼻頭不放過，昂昂氣宇漸消磨，捲肱便解歸欄圈，動靜忙閒意自和。

馴伏

傲骨楞楞一個身，屈伸俯仰絕纖塵，煙純電策俱拋卻，鐵笛聲驚海外人。

歸家

信步徐徐轉到家，滿腔風月興偏賒，從今不向東西牧，隨分相將納一些。

存人

落落忘機逸海山，騰騰任運自閒閒，雨衣雪笠懸崖畔，拊掌呵呵笑兩間。

雙忘

湛然物我渾融融，萬法殊途觸處通，蕩蕩悠悠無限意，縱橫世外播玄風。

還源

索寞玄微越化工，機超物表若癡聾，虛明一段無今昔，碧落青霄映晚紅。

垂手

颯颯春風撲面來，翛然適意樂優哉，西來曲調頻敲唱，唐土西天夢眼開。

十無頌

無根樹

無根樹子太郎當，蔭庇寰區沒覆藏，不與群芳分玉露，森然元未屬陰陽。

無弦琴

頻將三界為琴體，韻出陳年太古音，一調不妨驚海嶽，茫茫大塊盡回春。

無鐳鎖

玲瓏不借良工手，百艸頭邊拾得來，鎖著虛空無縫罅，波斯撫掌笑咍咍。

無底缽

個樣生成亙古今，那堪大冶共陶甄，有時托出含元殿，海宇都盧一缽盛。

無孔笛

非長非短非巨細，奏出徽音添意氣，不墮宮商角徵羽，橫吹別調乾坤易。

無底籃

寬窄方圓殊未定，滿盛法界無餘剩，和風拋向路傍邊，諸天歡喜羅剎憾。

無底船

舢艫無底復無情，滿載清風恁縱橫，苦海渡頭和月泊，希逢隔岸問津人。

無孔錘

越格團圞無拘繫，風吹日炙經年歲，等閑拋出示人天，擊得虛空齊粉碎。

無星秤

首尾拈提事事清，其中斤兩自分明，從教貧富難添減，情與無情一秤稱。

無縫塔

八面稜稜峭碧空，且無階級太玲瓏，昂昂卓出威音外，佛祖魔軍站下風。

分燈

翼雲如鵬禪人

獅子林中別有奇，等閑哮吼震全威，羅龍打鳳從君弄，獨占群英上上機。

正果了因禪人

正覺山前一段事，相承幾至三千祀，而今吩咐果闍黎，好向孤峰提祖意。

紹梅真瑞禪人

孤標卓立範圍中，八面玲瓏氣宇雄，打雨敲風施妙用，曹源法眼賴君通。

古燈德明禪人

迢迢萬里為尋師，踏破玄關也太奇，七尺烏藤親手付，滹沱正脈任提持。

恒耀寂光禪人

嵩原的旨遞相傳，心契心兮達本然，吩咐風流獅子客，熙怡微[口*寅]震山川。

指南真德禪人

一默原來達本初，禪流惟證契如如，鋒前莫教機相讓，赤手頻將祖道扶。

蒼石真雲禪人

透過玄關理事融，獅獰獨踞大雄峰，時清便唱無生曲，喚醒癡頑道脈隆。

羲哲真忳禪人

目前無法可相傳，萬象森羅理事圓，且喜闍黎親薦得，從教收放在毫端。

羲奇真一禪人

急水灘頭好放舟，波濤雖險妙隨流，絲綸直透蒼龍窟，信有鯤鯨上釣鉤。

穎參廣成禪人

吹毛利劍久藏鋒，信手拈來吩咐雄，魔佛齊揮全大用，頻敲毒鼓振宗風。

三峨寂定禪人

濯錦磽邊執釣竿，金鱗昂首逐波還，鉤頭月餌渠吞吐，映破機先第一玄。

文煒真智禪人

巾缾十稔事殷勤，氣宇如龍獨護君，拄杖一條吩咐汝，從教吐霧與吞雲。

渾全真昂禪人

曠大劫來始聚頭，等閑撥轉便知休，長行開個生薑鋪，喫著須教白汗流。

活一傳馨禪人

窈窕狻猊覓所歸，獅王窟裏奮全威，山形拄杖親吩咐，亦任顛拈接上機。

自竺了悟禪人

急水磯頭坐要津，金鱗始遇展絲綸，鉤竿吩咐悟禪客，月餌頻拖釣巨鯤。

贊

文殊菩薩

本不知名姓，非男亦非女。動則遍周沙界，住則清涼山裏。阿呵呵，會也麼？曠大劫前諸佛師，原來慣愛騎獅子。

觀音菩薩

赤赤兩隻足，白白一雙手。或坐補陀岩，或乘風雪走。以眼觀世音，聲塵俱沒有。耳裏獲圓通，諸佛不請友。雖是南海岸上菩薩，元來娑婆國中教首。

觀音站像

久佇苦海岸頭，秖為婆心太切。度盡眾生，願乃休歇。唐安城裏相逢，鑒源室中敘闊。莫道兒孫多饒舌，一番會了一番別。

玉潔法弟像

齒德俱尊，人天榜樣。三建道場，此山無上。誤認摘蘆老子，原是玉潔和尚。二十餘年道義交，于今光向毫端放。

自贊

者箇無情老漢，作事總沒畔岸。出頭便遇劫風，披緇卻遭桑變。硬掙強要安排，說法亦無解見。有時虎穴橫身，有時魔宮出現。乃是雙桂嫡孑，元來昭覺後燄。

又

六十餘年方外遊，伶俜辛苦不知休。于今脫出精窮相，遍界都盧總弗收。總弗收，世無儔，隨身于木任風流。

又

意氣全彰，縱橫殺活。坐斷千聖機，踏翻萬靈轍。罵人須教瞥，打人須教徹。山河大地法中塵，日月星辰眼裏屑。孤峰頂上打雨敲風，十字街前橫挨豎抹。偶然撞倒須彌盧，帶累虛空流鮮血。賊！賊！笑殺鬧市古彌勒。

又

公從那裏來？我認不得你。思量半晌間，忽然纔想起：曾中毒於雲峰，見山月而打失鼻子；復落節於昭覺，聞風鈴而佳珍喪矣。坐斷佛祖關鍵，威儀不秉些兒，似空合空，如水投水，元來無去就，那得有依倚？

又

嘗拈笤帚柄，埽卻聖凡情，問禪都不會，問字說不清。者樣懵懂漢，可親不可近，能搔人痒處，慣發人私蘊，隨方偏愛惹怨，施恩不欲報恩。雖然，不是天然種艸，且喜公驗分明。

八仙（甘青雲請贊）

漢鍾離

心為萬象宗，君是群仙首。左之與右之，名利弗能誘。尸居而龍現，淵默而雷吼。梅花幾點疏星，清風吹緣塘前柳。

呂洞賓

風又不成，顛又不相。他年一見黃龍，始信永金是誑。笙歌叢裏醉扶歸，直至而今無趨向。喜君誠信可存存，青松樹下裝模樣。

曹國舅

富貴不能盈，貧賤不能移。丈夫之志氣，進退自知機。形固可使如稿木，心固可使如死灰。簡板喚出白雲浮，欸欸還從洞府歸。

張果老

住世猶未久，二萬七千年，滄桑輪奐幾非仙，卻是仙，不妨奇特，只是心堅。張果老，休懊惱，驢兒被人偷去了，幾莖修竹埽彤雲，銕壁銀山俱靠倒。

銕拐李

獨鬢鬈頭，麤中顯秀。有時葫蘆裏出神，有時以拐杖為友。常將白眼看世間，一味安貧而守舊。只是土曠人稀，若逢必祝君壽。

韓湘子

似仙非仙，似俗非俗。不知你是何許人，卻來我者裏賣卜。長年提箇花籃，一雙白手如玉。頻來閑事不管，秖愛與人致福。

藍彩和

耍耍樂樂，大智閑閑。丟丟迭迭，大言炎炎。南椿壽筭八千秋，玉笛橫吹去復還。有時獨立孤峰外，頭髮鬈鬆帽亦偏。

曹仙姑

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一生受人謗，是非總不理。嘗把破箍籬，舀乾大海水。孤身萬里遊，從不求伴侶。阿呵呵，卻是你歸去來兮歸去來，長笑一聲煙霧裏。

機緣

囚門上座詣關前請益，問云:「 三教心宗如何傳授？」師答云:「 三教心宗不可傳，可傳依舊落言詮。當人自究方堪得，萬別千差總一般。」門得入，遂禮謝。

師看羅密云:「 適纔相看，不在那裏去來？」密云:「 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甚麼處？」師和聲便掌云:「 在者裏。」密云:「 我三十年行腳，今日始知痛痒。」便禮拜。

臬臺胡公諱昇猷請齋，問云:「 久聞貴教門庭孤峻，秖是不得箇閒工夫領教。」師云:「 居士錯也。若論此事，人人具足，未曾欠少。」士云:「 在何處？」師云:「 在日用處。開口道著、出手寫著、出足踏著，豈有閒有忙？若是，則有兩個主人公也，秖在覺而常照、照而常覺，主人常在家裏。」士云:「 妙在覺照二字。」師驀喚云:「 老先生。」士應諾，師云:「 是甚麼？」士云:「 蒙禪師開示，啟我茆塞，今得借路徑過也。」師云:「 認著依前還不是。」便起身云:「 謝齋。」

師廊下行，冰燄問:「 無夢無想主人公在甚麼處？」師和聲便掌，云:「 會麼？」燄不契，待行三兩步，師喚云:「 冰燄! 」燄回首，師云:「 是甚麼？」燄豁然大悟。

智崖問:「《 金剛經》云: 三心不可得。畢竟是那箇心可得？」師云:「 我者裏一箇也無，你有許多心那？」崖云:「 難道世尊說虛耶？」師云:「 世尊不虛，是上座虛。」從此契入。住山，影不出人。

幻菴胡居士舉:「 蘇子由參死心，心見來便問:『 死心死，學士死，燒作兩堆灰，向甚麼處相會？』請師兄代一轉語。」師云:「 寶帳挂皮裘。」士云:「 再請頌出。」師云:「 若從地倒，還從地起，離地求起，決無是理。」士云:「 今日卻與死心相會也。」師云:「 且莫詐名頭。」

崇慶州王州牧、諱玉賢，入影堂問云:「 者幾位是真是假？」師喚:「 王護法。」賢應喏。師云:「 是真是假？」賢吟詠間，師震威一喝云:「 還我話頭來。」賢當下知歸，禮謝而去。

內江金沙先生，即師受業師也。參堂，云:「 堂中冷否？」師云:「 分明忘卻。因先生一問，如今徹骨寒了。」沙云:「 如是，此處不可無火。」師云:「 卻熱也。」相視而笑，攜手出堂。

師隨眾薅草次，有禪客問:「 鳳林路向甚麼處去？」師下鋤云:「 者塊地犁得不熟，所以草多。」客再問:「 鳳林路向甚麼處去？」師連下鋤云:「 諸方火葬，我者裏活埋。」

歌

十二時歌

雞鳴丑，[毯-炎+監]氈布衲覆腳手，一覺睡到大天明，不敢向人生捏扭。平旦寅，萬種千般入畫頻，洗面揩乾眉兩道，恒沙諸佛裏藏身。日出卯，萬里河山光皎皎，頭頭盡是本來人，何須更向聲前討。食時辰，折腳鐺兒煮白雲，九有四生俱飽滿，惟留一片點空心。禺中巳，一切尋常無諱忌，開畬翻轉白雲根，悉是山翁日用事。日南午，陳年破衲裁荷補，世界都盧一線穿，鍼鋒頭上潛佛祖。日昳未，鵲噪鴉鳴百雜碎，大啟圓通接眾流，清淨耳根無自昧。晡時申，拈起布毛示淨人，眼耳明明俱塞卻，那將佛法作人情。日入酉，三門佛殿騎雲走，露柱燈籠笑不休，許大虛空合卻口。黃昏戌，百念消磨空兀兀，松鼠吹滅架前燈，虛堂皓月從簾入。人定亥，潦倒窮身絕對待，星辰圍繞地禪床，天和明月作被蓋。夜半子，蒙頭一覺如小死，翻身推下枕頭來，打斷虛空兩隻腿。

適意歌

一瓢一衲樂天涯，那有絲毫罣礙他。放去收來無拘束，優游適意興偏賒。新彌勒，古釋迦，幾能放下老煙霞。增即錯，減即差，八橫七縱任周遮。心境寂，物理華，一回拈起一回佳。肆志如如多脫洒，許大乾坤安不下。惟餘一箇老實頭，長把虛空作大廈。

關中四威儀

關中行，香霧擁如雲。弗漏洩，怎許外人聞。關中作，角邊生白[噗-口+白]。朝與暮，內外空索索。關中坐，寂寞中快活。沒思量，亦任蒲團破。關中臥，衲衣覆頭腳。放齁鼾，無夢向人說。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策杖出三門，剛下腳，踏碎多少雲。山中住，紫煙籠[竺-二+涤]竹，無人埽，等閑風自拂。山中坐，黑漆燈籠箇，不用撥，內外光灼灼。山中臥，曲肱枕一箇，翻身來，好夢都忘卻。

行繇

己巳佛誕日，首座如鵬、西堂真雲、監院真智等，詣方丈禮畢，白云:「諸方尊宿俱述行繇，特請和尚垂慈，以曉未聞。」師曰:「難言也。山僧生不逢辰，所處皆劫火流離，所遇皆酸風苦雨。」首座曰:「從上以來，亦皆如是。師若不言，後昆失準。」師曰:「諸子所言皆是，但遭遇非嘗，恐人難信耳。」首座曰:「躬行履踐，焉有不信耶？」師曰:「汝等再三殷意，不得不述其原。予乃川東定遠縣人，父姓王，母陳，于明季崇禎七年甲戌正月二十八日巳時生。預晚先嚴，夢僧投宿，次日誕余。有生已來，不茹酒葷，乳名和尚。吾母茹葷，飲乳必噉，吾母已而齋戒。六歲入鄉校，雖群不黨。九歲頗解作文。十一甲申，時丁獻逆之變，父母兄姊盡遭劫歿，東奔西馳，艸宿露眠，無不經歷。十五戊子，偕親友逃至遵義，有總戎姓王諱榮，時見予體清，語親友曰:『寒家乏嗣，與我作子何如？』眾親相許。十九壬辰，伊生一子，予屢辭出家，竟不聽。二十一甲午，持齋學經，置僧衣履。二十二乙未，遂往榮昌縣羅漢寺，禮有餘師薙染。二十四丁酉冬，依瀘州方山雲峰寺體宗和尚座下，受沙彌戒訖，辭戒和尚歸寺。至法堂，逢侍者無住，問云:『汝往那裡去？』予云:『詣方丈辭和尚回。』住曰:『汝家在那裡？』予珍重。住再問:『汝家在那裡？』予提起臥具，竟趨方丈。住遂白和尚曰:『此子大有來歷。』從此和尚待與尋常不同，嘗聞提挈究參不輟。越明年戊戌二月十九，于丹墀遣香，渾忘時候，忽月從山凹而出，一見了然，通身快暢，如放下重擔相似，遂說偈曰:『吾心不大，此月不小，從今一見，千了百了。』時有尊證師號大任，在寺閱經，余入寮舉似，任曰:『汝向火爐頭道一句來看。』予云:『三世諸佛于此轉大法輪。』任曰:『者是古人底，再道。』予云:『歷代祖師得此利濟群生。』任曰:『再道。』予云:『再道即不堪。』一日，任師命作燈籠偈，予云:『不知何式？』任師聊舉數句作樣，予云:『是者個式，我亦作得。』便云:『四面如壁，靈光照室，萬物齊現，歸來是一。』任師看了，便曰:『汝可諸方親近知識去，不可埋沒自己。』遂將常住抑之。戊戌冬，入雲峰圓具。己亥春，結伴行腳，遍參尊宿，各有機緣，不契。甲辰，遊峨峰，宿萬年寺，遇紫芝禪師，問:『曾

到洪椿坪否？』予曰:『 一天煙雨壓樓臺。』紫曰:『 好則好，秖是沿路螞蟥多。』予曰:『 不敢下口。』紫云:『 你不曾遭著在。』予喝云:『 今日卻被者畜一口。』紫休去。乙巳秋，上成都，至艸堂，見淡竹和尚，問:『 久嚮道風，得來禮拜。』澹云:『 窮長老有甚麼道？』予曰:『 某甲徹底窮，請師一濟。』澹搖手歸方丈，予出法堂云:『 悔不當初。』次上昭覺，值大殿上梁，老人揚下笠子問云:『 老僧大殿未起，汝來作甚麼？』予曰:『 誠聞大殿未起，得來助力。』老人云:『 木植重千鈞，作麼生相助？』予以兩手作抬木勢云:『 阿起。』老人掉背不顧，知客引入客堂。茶次，老人至齋堂問知客:『 適來幾個禪和子請來，有話商量。』予剛入門，老人便問:『 你從那裏來？』予曰:『 峨峰。』老人云:『 普賢與你說甚麼？』予曰:『 恭惟和尚萬福。』老人云:『 還有喏。』予禮拜了，依位而立。一日落堂，予出問:『 大地了無一物，某甲將心著在甚麼處？』老人云:『 大地且置，汝將甚麼喚作心？』予以坐具撼一撼，老人云:『 秖得一跳。』予曰:『 和尚堪作什麼？』老人卓杖云:『 者個喏。』予曰:『 蓋覆他不得。』鼓掌歸位。侍者野月謂予曰:『 和尚有留兄意。』予曰:『 觀方知彼去，去者不至方。』值上堂，予問:『 在阬滿阬，在谷滿谷，還有向上事也無？』老人云:『 有。』予曰:『 如何是向上事？』老人云:『 諦聽鈴鳴。』予曰:『 得來會文殊，卻遇著觀音。』于此胸中礙膺頓釋，機緣頗多，不及枚舉。丙午佛成道日，本師出源流一紙收納門墻，偈曰:『 西山雪積銀千傾，東嶺濤翻萬樹松，亦任滄桑世改更，搖風簸雨毒魚龍。』戊申春，本師命詣長松，請梵夾龍藏回昭覺。己酉冬，本師命下東甌，刊雙桂師翁年譜，并月幢法兄語錄，入楞嚴藏室。其本師語錄，辛亥九秋，將板運歸昭覺流通。壬子，總理院務。是春，伐木修普同塔院，及老人壽塔院。癸丑春，就老人塔院掩關。乙卯夏，因世變，眾堅請出關。是冬，辭本師，入青城山鳳林，閱藏四稔。戊午冬，經完，本師手劄，命回昭覺，主持佛法幾番，固辭。庚申春，次命手劄，亦辭。辛酉春，耑水谷、天湛二法姪，持本省當道宰官紳衿請啟，本師再命同門眾法兄啟，來山敦請，迫不得已，秖得勉強應命，于佛誕日入院。壬戌，泉臺胡公相，託刻《千佛名經》一部，募眾刊《法華經》一部，法任三載，百廢俱舉。癸亥，倩青鳥李再蘇，與老人遷塔基。是夏，捐衣缽，建老人壽塔。是冬，因病辭院務，仍歸青城調理。甲子秋，眾勸經營修建，于是落從興工，造佛書樓七楹，大殿五楹，齋堂廚庫六楹，禪堂五楹，滿堂聖像備施。戊辰冬，告竣。癸酉冬，本師復命往嘉禾補藏，刊《錦江禪燈》，流通海宇。翼雲、羲哲等，攜手語錄稿下嘉禾災棗，附楞嚴藏室。予之

絡索敢言，大播諸方，所謂自揚家醜，實難言也。其未了公案，皆是階級邊事，付之他時，久立珍重。」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四(終)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真一等編

詩偈

山居(五首)

渾忘世味與浮華，萬仞峰頭是我家，飽飫煙霞卑自牧，餘收山水煮山茶。
山前黯淡雲千頃，儼若圖章閣翠屏，始信無情多意氣，時來掩護案頭經。
棲煙抱拙十年多，歲月無端奄忽過，幾度自吟還自笑，鬈鬆兩鬢鬢仍皤。
高[序-予+尚]啚扃一物無，雲鋪碧嶂伴山夫，夜闌又得山前月，爍爍清光上畫圖。
徘徊山谷事鳴謳，調和溪聲適自由，斷際雲雲排几案，無何風捲過滄洲。

白塔

峨峨屹立倚天長，刺破蠻煙挂夕陽，氣宇自來無等埒，佳聲千古漫流芳。

雪中訪友

篁敲雨霰訪知音，凜冽風高孰敢禁，四顧陰霾迷鳥道，精廬隔隴白雲深。

壽嵩山丘居士

梅芳鬱鬱綻枝頭，獨占春先分外幽，逆順橫斜香錦里，年來一度自優游。

插柳

縷縷寒煙點翠荃，容和淑氣及時還，堤邊旋插棲鶯柳，又接春光過檻前。

藤石居(因藤纏古碣，玲瓏可觀，其上蓊鬱如樹，敕題)

石瘦藤豐勢接天，頻資雨露逸長年，頓忘世味離情見，合志無殊興自便。

立春

四表光茫瑞氣多，東風微拂靄如何，每逢節屆迎春日，萬彙含弘葆泰和。

金陵次大咸和尚雪霽韻

奇花初放竟如璃，海宇瑩然鳥道迷，打破袁安眠雪甕，湘南塞北盡無泥。

舟中有感

一片孤帆萬里遊，恒經風雨泊滄洲，於今且共魚龍宿，雲外鐘聲消客愁。

峨峰天門石

突然似截渾忘秋，兩扇頻開待客遊；時鍊風雲為鎖鑰，不隨滄海變桑疇。

次佛冤和尚秋思韻(四首)

白蓮池畔賡歌處，幾度沈吟羨慕君，無限青山昭遠況，淡濃翠靄寫秋雲。
鎮日岩廊何所事，頻將松竹帶雲刪，野情欲寄山陽客，未獲征鴻度復關。
風敲黃葉落新霜，吩咐山童煖竹床，一枕鼾齁無夢想，俄聞桂子拂天香。
新晴野翠襲苔痕，有客題詩過遠村，索句驚懷忘徙倚，一腔秋思寄同門。

寄懶石和尚春思(四首)

浣花溪畔曾分指，碌碌令余轉憶公，幾度喚回風與月，煩君遞語錦江東。
雨霽新晴天地清，雲林秀起拂岩平，黃猿笑月和山振，欲寫相思事未成。
幽棲山國百無能，木石為鄰伴埜僧，信有穹蒼千載月，時來高挂蓽前燈。
聊書小韻寄同儔，一聽軺音一展眸，翠埽莓苔徒悵望，信然一日當三秋。

拾薪(四首)

伐木丁丁陟遠嶔，聲聲相應劫初心，枯藤老幹和雲縛，一曲樵歌助晚吟。
岩岩高岸白雲鄉，寄個柴扉在大唐，一帶河山為枕席，煙霞隊裏且深藏。
瓢笠挂來忘歲月，原無濁富播浮名，鶉衣百結家常事，夏有松風冬有煁。
菴前路滑客來稀，設有來須得旨歸，入室陞堂咸穩密，拾薪汲水活天機。

訪峨眉秀菴主

孤笻踏遍千峰月，古岸奇逢一老僧，蓬蓽郎當凌碧漢，燒枯煮雪白雲陵。

訪峨眉千佛頂三空靜主

尋芳策蹇訪茅廬，信手敲門興有餘，風度野花香滿室，山翁拾得伴雲居。

玄武山贈懷素和尚

杖黎久欲陟峰巔，直至而今意始然，萬里河山天眼裏，大千沙界信如拳。

送妙指禪人省親

春日融融花正芳，省親一念倍尋常，平羌舊有千年月，記得攜來挂祖堂。

示常覺禪人

少年立志莫尋常，剔起眉毛做一場，踏轉上頭關捩子，元來寸步不離鄉。

寄含璋禪友

客子歸家樂有餘，兩頭坐斷自安居，芒鞋踏碎虛空骨，動轉施為總是渠。

聞雁聲

雁語分明演妙玄，一聲啼破祖師禪，茫茫天地同流者，大好抬眸仔細睨。

水碾

旋輪轆轤展嘉聲，豁醒癡聾百里驚，萬斛璣珠胸涌出，元來矢志濟蒼生。

病中占(二首)

幻病元依幻妄生，幻身假托幻根塵，寥寥幻性無生滅，三界茫茫總幻城。
謾云藥餌能瘳病，藥病元來不二門，病藥雙忘難摹索，無餘病狀對人論。

贈普燈，號曇胤

窈窕鵷鶵世所希，凌霄氣岸展全威，於今贈汝瞿曇胤，且翥江皋占釣磯。

贈燦髻菴主住回龍寺

十年遁跡隱峰高，何事于今解節操？把袂送君情未遏，相將龍樹挂禪袍。

聽蟬聲示法瞿

終日喃喃何所事，胸潛一段豪雄氣，等閑脫卻舊廉纖，放出翀霄凌漢翼。

贈藏明老宿看經

不惜雲瓢跨鳳林，閒將頓漸漫批評，秖緣喚轉多遊客，反累兒孫入化城。

訪霧曉菴靈耀靜主

杖撥春風問隱廬，小橋斜徑入峰初，雲窩似有人相語，道念濃時世念除。

輓終南律主

臨邛獨占釣魚磯，一旦收竿脫穎歸，漢外御風如海浪，聲光豁豁展全威。

寄憨月法兄

紹祖峰前分指後，令人輾轉意綿綿，相期未卜何時節，池畔賡歌共採蓮。

寄吼一和尚(二首)

土面灰頭一個僧，生涯一钁破煙陵，芟雲耨月阿儂事，那有閑名繼祖燈？
自覺才疏百不如，固辭廛市喜山居，相將泉石頻為伍，嘯傲煙霞樂有餘。

示紹梅禪人

小小金鱗躍禹門，未曾燒尾志如鯤；他時衝破稽天浪，展翼垂雲覆北崙。

示慧一禪人還燕京

萬里追風詣上方，當陽一著薦還鄉，從今好唱還鄉曲，喚醒癡聾韻自長。

本師老人起龍藏韻

紫氣東傳大有年，瞿曇舊案應時鮮，從今點出人天眼，海宇風聞遞代宣。

送屢生法姪還寶城，次來韻

曹源一脈荊渠儂，殺活齊彰續正宗，百尺竿頭重進步，期君獨踞大雄峰。

次翼雲首座蟬花

多年抱拙玉墀前，一度韶華一度妍，氣宇不同庸艸木，春先燦爛勢如蟬。

示大元寂然禪人

金鱗游泳躍龍津，布鼓輕撾解轉身，自此興雲兼致雨，從教任運展經綸。

悼曉元和尚

七十餘年駕海舟，鯨鱗釣盡幸西遊，他方此土同香水，觸處元來是岸頭。

示安然禪人

歷遍溪山為訪賢，于今當售草鞋錢，無絃琴調方堪聽，卻被風吹過別巔。

勉敬修真能尼

上志之人能敬修，無辭千里陟阿丘，等閑識得娘生面，始信元來在屋頭。

輓菩田老宿

七十餘年覓道理，元來佛法無多子，懸岩撒手便還鄉，坐斷千差能有幾。

新煁

昨夜金風轉漸寒，微添霜信畏衣單，呼童掃葉侵莓石，暖氣氤氳大小歡。

題豆寄端鼻法兄

元氣含來顆顆圓，均資雨露適先天，而今寄語同根者，煮豆毋將萁豆然。

建昌道王護法諱泉問道(四首次來韻)

輿蓋驅驂震地來，林泉春色耀三台，知君未負三生約，喝下翻身念自恢。
解臂依稀似有年，錦官重覩亦奇然，談心元未分緇素，靜夜燒燈偪曉煙。
就路還家各有時，無將轉盼轉猶遲，選官選佛何殊別？冀續曹源第一枝。
三教門墻越樣寬，全提正令骨毛寒，檀那試問安心法，卻把心來與汝安。

示鶖一監院

輔弼叢林二十年，祖基欲證行為先，他時卓個尖頭屋，一钁能撈萬井煙。

五言律

留別松齋法弟

不昧三生約，由來意氣多，偶乘威鳳羽，轉折就龍窩。信宿難成夢，連辰撼綠蘿，錦官分指後，何日再賡歌。

撫臺羅公請齋(諱森)

乘興跨龍幃，輕煙染毳衣，咸池新浴日，干羽接玄暉。詩句依俙盡，詞鋒帶嘯微，寒暄相尚後，仍自御風歸。

靈雲洞

赤壁千尋古，毘嵐遞遠香，猿啼孤嶺外，瀑布影郎當。舉手探明月，遙觀宇宙長，放身天際裏，共躅白雲鄉。

丹景山(次韻)

巉巖高幾許，峙若與天并，畫鳳依丹穴，璇璣遶麓行。鳥巢空裏樹，猿笑野雲城，幽賞將留別，無端景趣生。

堋口野宿

一徑風煙靜，霜花染衲衣，莓苔堪坐褥，瀑布洗柴扉。翦罷茶將熟，餘香透紫微，抬眸天際外，日月往來飛。

武昌留別李若愚

春日正融融，別于山水中，桃花紅問白，柳苑綠如[瑛-央+(匆/心)]。幽鳥遷喬木，潛龍躍碧空，芙蓉邀遠櫂，解袂楚江東。

登晴川樓(一名大別山)

徐徐來大別，極目野晴新，人語煙波外，天欹白水濱。岑樓撐漢表，孤客喜芳辰，讀罷前賢碣，歸與夜渡津。

旅泊鄱陽

時乘一葉舟，暫倚釣磯頭，翫罷湖天月，仍歸問蓼洲。蒼煙凝遠岸，錦浪洗新愁，五老峰前泊，盤桓樂一籌。

次大憨和尚問瓶梅

簇簇依鉼綻，浮香格外輕，冰肌芳且碧，玉骨瘦還清。未澤杜翁雨，無容花信偵，羨君偏不俗，鬱鬱富春英。

次謝太守雙松韻二首(諱普侯)

試問何人植，忘懷歲月移，濤翻青影瘦，鶴老戀疏枝。有客探幽翠，無裝偏目奇，儼然疑若畫，率爾事題詩。
窈窕非閑習，森然任性優，崢嶸隨分足，轉折醉羅浮。錯落風前韻，恒垂釣月鉤，孤危過四表，一志獲昂頭。

九日登高

天岸清如許，登高事可期，支笻緣野徑，看菊過西籬。欹竹雲充葉，喬松露沃枝，擬攀蒼古月，峰頂漫吟詩。

柬佟總戎

棲雲緣所思，未敢輒題詩，蓄意經懷遠，馳神若舊知。調羹宜太手，燮理是其時，策杖登高岸，瞻風抱憾遲。

偕又普趙文學翫洄瀾

岸柳拂斜陽，江花噴遠香，錦文牽興密，蛺蝶鬥風狂。鶴唳疑皋外，潮聲透楚湘，于斯幽賞別，事艇逐前洋。

阻雨

瀟瀟來漢外，苔繼漸盈墀，蜻蛉懸東壁，阿香震北巇。淋漓添客思，江闊渡猶遲，一枕華山夢，高侵入帝基。

喜天鳳春日見訪(文)

風春占柳碧，袖滿納幽香，童牧村歌遠，岫雲棲夕陽。松琴寄呂律，令羽飛壺觴，鴻唳驚寰宇，同人逸典狂。

蘭

巨壑潛來久，不比別芳叢，翠掃煙嵐碧，香歙霄漢隆。遊蜂侵入夢，蛺蝶嗅餘零，恒期上苑約，卓爾占春風。

玉香花

群芳凋未復，煒翠占春先，骨瘦霜侵碧，枝桑月轂縣。雖云梅與併，幽興子愈妍，萬卉經時足，渠伸掌托天。

插柳

乘興度西碕，幽香襲衲衣，社翁三次雨，花信數回飛。化育偏宜贊，鴻工各有歸，漫云何所似，插柳動初機。

次四仙劉老先生韻

翛然物外遊，無事罣心頭，坦率添幽興，忘機契正修。神存期世友，性靜與天儔，八表堪亭宇，寥寥任去留。

壽友人

山深十里外，信有隱龍窩，間氣頻縹緲，祥煙染薜蘿。碩人乘嶽降，賦感祝三多，斫句銘霜葉，敷陳壽量歌。

壽含虛老宿

諦信青城麓，常然古佛基，應身期寶掌，冰蠟尚波離。向若添籌日，垂機初度時，海山陳薄供，是賦九如詩。

午日值雨

霢霂從朝際，輕煙送雨過，丹符縣舊額，角忝磊薪蘿。時節催人老，神情狀若何，八埏均慶賞，敢以賦詩歌。

立春

大隱于城隅，簾疏捲畫圖，新情添遠況，暖氣入屠蘇。膏澤從茲始，甘霖何處無，春軒樂野士，至化在王符。

新月

碧落哉生魄，高居八萬人，騰輝良半隱，匝地一腔新。素色疑非染，壁形浩大均，依俙和水掬，彷彿別移輪。

瀑布

萬仞峰頭外，潮音最可觀，慶雲迷鳥道，石劍斬狂瀾。浚派知來遠，奇源無異端，十虛皆泡爛，氣瀆斗牛寒。

午日

二氣正交遊，風雲四作儔，人天同一道，理事并雙周。化外滿煙密，江皋艦截流，時臨旁午節，莫放汨羅牛。

白馬泉

幽邑迷古徑，勝境吐寒涵，劍閣埋雲壑，觀音石作龕。浮游千丈碧，混沌瀉澄潭，誓濟蒼生訖，餘流過別菴。

逢楚玉陳文學話舊

汗顏依間入，偶爾遇知音，話舊忘宵日，援琴扣古今。長辭堪繫柳，短杖卓松陰，欲別難為語，他山訂約臨。

小孤山

卓然如玉柱，孑孑插青霄，逝浪填餘穴，流雲補斷橋。分江成兩道，隔岸遠塵囂，靖節終難倚，佳聲振海遙。

旅泊宗陽有感

空濛落一鉤，信宿異江頭，拍岸鯨波險，移舟伴月浮。煙村八九里，野市兩三儔，寂寞難為客，瀟然秖自休。

金陵懷維岳禪友

解纜望東洋，征帆信手張，遠山如瘦骨，曲水似柔腸。雁羽來遲極，[魚*靈]鯖去志遑，思君情緒切，寫況付歸航。

峨峰懷友

獨坐岑樓上，惟看歸鳥翩，明霞飄嶂外，皓月映峰巔。夜寂心猶醉，神疲意若眠，支頤歌短賦，欲寄不成箋。

壽佛明法弟

上剎湮涼久，陽回靄氣和，地靈豐四表，人傑祝三多。紺殿禎煙集，天衢放月過，羨君初度日，法雨瀉懸河。

訪天智靜主

策杖過林東，橋分古徑通，蒔花香遠里，修竹蔭禪。石怪形如虎，松枯狀似熊，溪聲鳴法喜，萬慮一時融。

登道場山

苕溪十里外，信有道場崧，壘落千行竹，參差萬樹楓。疏窗開碧浪，玉筆點晴空，四顧煙霞靜，頻邀入畫中。

瓦屋山天然石

何處飛來石？玲瓏勢接天，香泉通別澗，引露噴池蓮。獨踞雄峰上，低昂意自便，熾然常說法，幾箇會機先？

懷燦修未歸

何處飛聲入，俄然笑展腮，盱眸暄遠道，徙倚篷莓苔。悵望憑欄歇，斯人信欲來，溪雲相伴出，料想跨龍回。

排律

贈三一法弟住顯化寺

青城湮沒來，三百餘年數，古徑冷苔封，溪聲沉自賦。靈源別岫中，仙苑如星布，有客覓其蹤，清風入我戶。極談古佛基，笑指雲深處，竹實似非甘，亦能翩鳳翥。祺祹日漸增，大地成珠玉，間氣本無心，龍吟騰紫霧。阿丘有勝藍，邀我難兄住，至化顯徽猷，真機絕回互。丹山火一遭，河水清無淈，祈兆久敷陳，而今始可矚。唐安利見時，萃止多文物，往復事憧憧，衍衍咸不俗。翛然物外人，俚語贊何足，居義順時宜，桑門推獨步。

喜億萬王居士至(師之兄也)

術術適雲房，驊鳴驚谷異，跫然跨蓽扉，攜手歡天地。幻質似相非，鄉談宛若是，分襟三十年，話及烽煙事。南北二三兄，西東惟一弟，疏星映影稀，怪異多遭遇。手足隔天淵，重逢曾未憶，奇哉亦勝緣，偉矣而相聚。彼此入桑門，罔為浮世累，了知萬相空，弗問名和利。一念證無生，根塵何拘繫？千差坐斷時，性地咸空寂。果爾肖聯枝，真堪同一氣，寥寥佛祖關，落落魔王域。任意自優游，騎神如客寓，逍遙罷問津，不負吾兄志。

題光嚴寺重建

遙望碧崔嵬，登臨山寺古，詢其初闢由，僉對云楊祖。寺額號光嚴，山曰圓覺塢，佛書徵國祥，積慶緣蒯毋。落脈自蔥原，岷峨陳畫譜，池分八德流，寶樹多鸚鵡。千佛擁山前，七星垂玄武，興隆三百年，世運更來五。道泰漸臨祺，名藍宜葺補，斫松期徂徠，伐柏從新甫。彷彿兩經霜，危樓千尺許，翬飛紺殿雄，仍啟西南戶。未幾而落成，居然事百堵，唐安大福田，庶兆均沾普。于闐法源通，蚕叢欽化雨，偉哉重建人，定是主中主。

關內祈雨有應

四顧炎蒸極，山川憔悴久。火雲燒碧漢，暴颳終朝吼。月畢不同遊，箕星開笑口。商羊未見翔，[此/鼠]鼠數逢有。旱魃若為殃，飛沙翳日走。生靈何所為，而遭如是咎。搔首復踟躕，呼天

祈拯救。滂沱早降來，品物咸康阜。共享太平年，報謝皇天祐。烝嘗陳粢盛，禴祀設罍鹵。咸池樂奏頻，再祝無疆壽。

輓幻菴胡尚書

癸亥錦官別，韶華凋卸九，音容在耳目，寤寐神相誘。仰止阻谿陵，能懷難聚首，俄驚報訃臨，碧落移星斗。霣霣白[雨/陣]騰，嘹嘹山谷吼，公名如旅泊，富貴似蜉蝣。半壁缺東甌，調羹失大手，無端造物神，化我忘年友。幻妄從今滅，幻根安可久，幻心無處著，幻境何嘗有。幻夢自知醒，幻身無匹偶，幻機元不實，幻化離塵垢。幻住總非真，幻情不動否，我知幻亦幻，報與幻人剖。

學圃

自有生來信好古，稚逢劫運多辛苦，圖南恒見起烽煙，落北常聞吹角鼓。髡髮兩間四十齡，清明更換相承五，山川雖變名依舊，世上人心難共語。幾度思量雙汩墮，天涯浪滭無何處，于今始幸住岩隈，利淦隨身且學圃。抑彼流泉可樂飢，衡門之下石為伍，家私吩咐寒拾得，豐干不必對人舉。

七言律

夢與東坡先生談易

浩氣潛符一貫通，海桑任變道奚窮？神交不假先天約，信實仍齊造化功。漫謂寂寥無等埒，殊知千載有同風，承君保艾熙明世，話別還邀入宮。

香林遠祖故址

春日乘樏曉徑開，林泉邀我破蒼苔，虯松高豎擎雲蓋，翠竹交加擁法臺。宗旨貽聲欽海外，法輪轉處接天台，阿儂忝辱箕裘裔，愧我無能掃劫灰。

朝陽洞

三十餘年羨此遊，于今拴履陟阿丘，朝陽洞口岩花碧，建福宮前石筍抽。靜聽猿聲啼復歇，遙瞻江水去還留，扶笻徙倚群峰外，萬頃煙波一杖收。

悼雲峰得戒體和尚

彤雲靄靄海天迷，疑是獅王隻履西，聞計始驚人淚墮，新秋方使物情悽。葛藤椿折含元殿，木鐸音埋古納谿，許大雲峰空突兀，流芳百世故銘題。

山居(三首)

不惑年來世事疏，爰居大澤卓衡廬，充衣幸有多雲葉，供缽慚無儋石儲。圃裏蹲鴟侵埜獨，峰前薯蕷掘山豬，恒經不造歸誰咎？一笑元來總是虛。

其二

念稔居山守寂寥，浮名不事意偏憍，蓬門固結生前誓，野水能吹格外簫。飲露任憑天自降，劫波常佩白雲饒，優游卑牧緣枝隱，那有閑情應世囂。

其三

寥寥法界一浮杯，萬籟盈虛去復回，檻外林泉陳舊面，亭前風月應時來。杖黎且靠青宵上，缽袋橫舒挂九垓，興至從教增意氣，騎風直造鳳皇臺。

寄友

十年約住此山房，及至山房各一方，裁雲補毳緣清澹，舀水烹茶杓短長。咳唾不妨驚岱嶽，經行焉擬振溟洋，彼此頓忘浮世態，好將心契白蓮香。

照水梅(限韻)

羨君誠信可存存，玉骨含胚志未昏，靖節舒徐侵蝶夢，精忠毓秀奪芳魂。春風不借噴香遠，餘影飛英點玉盆，化外漫傳青帝令，一枝先放在東村。

贈經方胡文學

靈山解袂渾忘秋，松下于今共聚頭，幾扣吾門追本有，數行墨卷若為酬？言前薦得非他物，句外明宗始自由，參唯殊途宜借路，玄關踏倒一機抽。

經樓寺阻雨

四表陰霾尚未開，庭前翠色長莓苔，連霄雨霰敲窗紙，幾點松聲遞韻來。鳥道不堪緣隊八，獅獰暫借就雲隈，東君慨下陳藩榻，話舊燒燈啜茗盃。

問水次韻

經年抱拙不吾欺，杖策江皋有所思，潦倒窮身如旅泊，持聲率爾問天池。興波逝注何時足，鑒物怡然不自知，戀戀羨君侵入夢，頻將道運漫相推。

甲寅冬辭本師，寓青城閱藏

十稔巾鉼志未休，山樊疊翠誘難留，芒鞋渾似摩霄羽，拄杖誠如駕海舟。放曠情同天地廓，優游隨分牧春秋，他年再奉慈尊面，七百花辰頌趙州。

除夕

忘懷歲月暗推遷，報到重黎書信傳，無夕有除廛市遠，無除有夕樂山巔。時燒爆竹驚寰宇，旋著松蓬灼九天，莫謂野夫隨世轉，也須應個太平年。

禁足

居貧守素事何如？靖節幽然達本初，小小蕞蓬容艸榻，疏疏窗牖補雲儲。單丁弔戶棲神穩，隻影排風百慮除，任運且將磨歲月，從教滄海變桑畬。

次酬燕公張文學韻

閒寂寥寥鎮日幽，渾忘世味與名浮，柴扉半掩雲常入，竹箔長開月作鉤。參贊信同天地永，物遷信讓歲華流，居鄰幸有知音侶，

數過談心格外遊。

次胡臬臺黃楊韻(諱昇猷)

體用團圞別智愚，頻盛玉露恍如盂，鱗鱗若抱彌年綠，簇簇經時數量殊。打雨敲風恒自茂，披雲戴月服珍襦，應知六合塵氛盡，樂我中和養鬢鬚。

艸堂別墅(集韻)

平原小徑達丘巒，別墅輪囷信可觀，隴外牧笳聲細細，風前旭日影團團。浣花涌翠情同萼，柳苑煙波碧似瀾，散興騎魚趨舊約，仍裁短賦共乘歡。

新月

晚眺琴臺擬欲還，哉生桂魄出雲間，玉衡半入蟾蜍窟，晰暐徐昇展素顏。樹漏新花青影翠，苔敷蔚秀綠衣斑，增輝繼晷終能事，未敢留君共住山。

春日懷友

松篁排律若為論，嘎嘎和風送入門，夜聽[沙/虫]雞啼太素，朝看花柳尚春痕。援琴欲扣高山曲，興自依俙意轉昏，幾度思君徒悵望，憑欄寫況寄孤村。

送鴻(分韻)

散步東皋春日徐，俄瞻雁羽拂雲疏，連行並赴衡陽約，共語南還適所居。道順為儀偏不俗，橫斜丰彩任鋪舒，于今相爾思歸速，漫莫沿途繫遠書。

思梅(分韻)

採藥旋歸過別圖，幽香縷縷襲吾襦，縱觀桃李千株碧，尚憶梅花一萼孤。蝴蝶夢殘緣異幹，[這-言+卉]蜂聲斷類相呼，倚藤試問東風譜，酬以春先報野夫。

浣溪懷古(分韻)

流煙飄渺散還稽，欲寫形蹤勢若迷，往世群英情與類，于今空恨意為悽。邀朋啜茗裁新韻，契石分苔續舊題，翫罷不堪貽語脈，攜笻仍過浣花西。

古柏(限韻)

漫游乘興訪南涯，埜岸煙消淑氣佳，蒼翠縱橫疑若畫，參差噴露洒塵階。昂頭孑出撐霄漢，蔭影婆娑宇宙諧，數破嚴霜分歲月，惟留青節樂幽齋。

毘水觀瀾(分韻)

數聽岷源萬派開，流分毘水甚奇哉，朝騰白練凌霄漢，暮浹明霞碧浪回。泛泛瀾花擎皓月，平平沙渚引鷗來，大觀未許輕閒放，雅集蘭朋識韻裁。

挽卿藻呂文學

惜君靖節碧如松，世胄簪纓系譜隆，馥郁遍熏巴子國，英華豔發玉蟾宮。詞林料減調羹手，屏幹疑亡補袞翁，吩咐蒼煙情更切，毋將間氣掩乎中。

遊灌陽伏龍觀

志頻懷羨此遊，來風景十分優，蔥陵發脈千峰秀，岷水源長萬派流。雞鬥虎頭貽異跡，伏龍瓶口牧青牛，佳聲信向天庭入，德頌當今理邑侯。

喜懶和尚見訪

兩度乘軺踏劫灰，青城山色似春回，孤雲秀結獰龍勢，瘦石翻成義虎臺。話舊渾忘賓主句，高歌世外樂優哉，阿兄數數飛甘露，嘉興仍從格外來。

次果菴和尚元韻

丕振芳名信可依，施為笑語涉離微，千江月色千江映，萬里鵬程萬里飛。異地知音非假約，同聲相應共緇衣，惟君節操驚寰宇，獨占群英第一機。

次羲哲禪人聖燈韻

山城何事衍光茫，擬是天宮降氏房，冉冉如飛侵竹榻，燎燎宜畫點雲堂。橫斜秀起凌霄漢，逆順流輝映宇煌，隱几未眠忘夜未，爚爐烹茗味猶長。

祈晴

四顧流雲何霆霨，砯淘雲霤似傾湫，田疇町畔平如海，旅舶汪洋失埠頭。大有潛暲離月畢，同人舒晟井游，蒼生水善徵斯報，上帝母將越大猷。

遊蘆山邑侯遲公(諱)燋新建洛伽菴

信道姜城勝境幽，民豐物阜賴仁侯，金湯悲願誠難及，瓦礫生輝映帝州。定海波能翻錦浪，補陀岩畔挂瑩球，高懸赤幟垂洪範，億載欽瞻足未休。

次羲奇禪人聖燈韻

一道清虛山脈微，空懸燈影靄餘輝，高低渾似銀缾挂，遠近敷陳不夜機。吩咐山童移几案，仍教牧豎莫開扉，頻邀佳客峰前摘，兩袖盈歸未灼衣。

宿營經雙堰寺紹瞿丈中

一笠飄然物外遊，東風引杖過汀洲，名藍秀出群英集，雙沼頻拖玉帶留。水澖琴音彈未歇，峰張雪幔勢薙收，奇觀更有目前境，笑指庭花別世流。

春日宿天全天衡丈中

化育臨春萬籟升，高原平地總相應，山花爛熳期紅白，細草離披冶艷增。旅邸固窮堪自慰，疏狂邀月信為朋，翛然聊適春軒裏，

共話春軒賴有僧。

春日贈九埜道兄(次韻)

客路迢迢萬里中，風煙引杖似梯空，猿聲喚起岩前月，鳥語啼清水自瀜。春艷淡濃香欲滴，峰深崩岁露華東，莫言世外無知己，浚澤元來有臥龍。

舟中行

萬里迢遙泛小艘，頻將檜楫展風流，拋篙擊碎帆前月，擲纜常驚兩岸鷗。汀外移星爭彩素，蘆邊漁火炤荒丘，依俙誤入魚龍窟，值蜃煙故結樓。

明夜月明峽放舟次敬參楊文學題

日久停磯欲展帆，蟾蜍閃灼出雲端，木鵝頇放通津際，艑艏徐搖過別湍。兩岸[沙/虫]雞聲細細，江花涌翠月團團，漁歌一曲和煙碧，格外風流天地寬。

自述——酬敬參楊文學見訪

數十年餘方外遊，煙霞邀我伴陵丘，冰餐日足充枴腹，澗飲頻將作盛饈。石蘚供廚和雨拾，岩藤禦冷帶雲收，饒他斗印金絛客，那及山夫樂不休。

雪中訪佛明和尚

冬初冒雪訪知音，縷縷瓊花綴素襟，隴畔猿聲啼兩岸，小橋流水一溪深。敲雲亂灑填空壑，攫霧鋪舒積遠岑，試問精廬何所卓，山樵遙指過前嶔。

喜介石王舉人至(諱廷獻，係師之弟也)

解袂曾經三十年，無煩千里步峰巔，頻疏契闊霜花碧，寫況舒懷曙色妍。鼓瑟不妨山水綠，吹塤難罄義中玄，聯枝未假先天約，氣貫深深若九淵。

癸酉秋青城鳳林退院

廿稔枝棲遠世縈，叢林山誓兩酬明，新開門戶兒孫住，舊舖權收俟異卿。似虎芒鞋離野壑，如龍拄杖起鯤鯨，諸方廢席持先約，是以難違有別行。

再遊檇李懷古新庵清白尊宿

兩度操舟寓梵宮，箴規仍整舊家風，新巢信育丹山鳳，古穴能潛致雨龍。桂萼芬芳懸皓月，梅林毓秀豫春隆，山翁西幸歸休早，且喜滹沱道脈通。

念祖高護法，施石於東塔寺，築大悲閣基。其工告成，眾將祖父明水、寓公兩大夫祀送入功德林。昔本師丈老人有和譚埽菴司成紀事詩，敬步原韻

金湯弘誓歷來深，際會因緣繼舊尋，大士應身三十二，檀那堅密一神心。芳名信有群英續，景福仍由功德林，護念原同天地老，從千古總如今。

乙亥春寓檇李古新庵上昭覺本師

奉命南征兩度秋，功圓果滿釋師憂，誠思買權歸心切，禍事臨來故逗留。遣使郵書通上苑，鈞音未諭莫知由，龍天假我十年壽，法戰沙場意始休。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五(終)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廣成等編

法語

示蒼石西堂

學道之士務要精勤，如登萬仞山，必須窮其巔，方見世界寬廣，不負登山之志；如渡大洋海，必須達其岸，不負渡海之誠。學道必須學其所學之道，躬行實踐，一超直入，扭轉鼻孔，另一番行履，佛祖位中難留，魔宮虎穴翻身，懸岩撒手，坐斷竿頭，猶未是捨身命處。若見境了境，不被境奪，隨事了事，不被事瞞，寸絲不挂，千喚不迴，徹法源底，任運騰騰，入廛垂手，生融，方稱沒量大人也。珍重。

示羲哲禪人

既為佛祖兒孫，宜秉智慧利劍，固守法城，佛來也打，祖來也打，不留情見。觀乾坤大地、日月星辰，無有如針鋒許，總是一個希哲上座，纔有少分相應。昔日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被世尊各鞭二十拄杖，眨在二銕圍山間。若是性燥丈夫漢，隨處作主，遇緣即宗，他時異日向孤峰頂上張個幔天網子，打鳳羅龍，不為分外。

示文煒禪人

相隨老僧十有餘稔，酸風苦雨無不經驗。一日，于拄杖頭邊忽然觸碎鼻孔，解道:「 今日始知無情說法，山河大地、艸木叢林、溪聲鳥語，皆是吾人放光動地處。」早知者般事，悔不當初。元來老僧不曾負渠，實渠負我耳。今見老僧有辭山之舉，欲求臨行句子，我亦無說，汝亦無聞。珍重。

示六塵禪者

從上諸佛施設門庭，為接引血氣男兒就路歸家，擬脫恨塵，與佛無別。時六塵禪者自夜郎不遠千里來于藥石寮伺候，老人非夙稟靈根，焉得親炙吾師？一日造室求指示，予何言哉？汝宜二六時中灑掃應對、提鉼把筋、折旋俯仰、舉足動步，看是甚麼道理？倘驀拶

逢渠，元是自家之物，不假外求，到者般田地，始不負親到紹祖峰頭一回也。珍重。

示慧心禪人

既有染衣之志，當為染衣之事。何為染衣之事？宜四威儀中，迎賓待客處，把著繩頭，看我父母未生前是何面目。今日也如是，明日也如是，參到水窮山盡，一念不生，前後際斷，脫灑灑赤條條地，纔有少分相應。如今日三，明日四，提起有，放下無，到何年月日得了？及至大限到來，依舊可憐生也。

示從益禪人

學道人宜踐古人之跡，方入古人之室，出詞吐氣，務要真實無偽。所以《法華》云:「此眾無枝葉，惟有諸真實。」又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且道是何事？生不知生前之事，死不知死後之事，故曰生死大事。三世諸佛明此一事，若是個血氣男兒，用咬豬狗手腳爆地折、碎地斷，高超物表，獨步大方，不為分外。勉旃!

示隱璞禪人

隱璞禪人辭老僧還楚省親，盡窮日之力，已抵芙蓉，忽自忖云:「在家依父母，出家依師長，何必近一親而遠一親耶？」爰返青城，求法語受持，以了出家之志。予曰:「子錯也。若論出家之志，非望人處分，為了事人要痛念自家，了你無量劫來靈明不昧之物，是稱敏手。若身出家而心不出家，饒你背得一大藏教，亦了不得你本分事。所謂身雖出家，心不染道，終是門外漢也。勉旃!」

示真明王居士

歸來有年，于今方求法語。老僧卓錫此山以來，每于稠人眾中剝碎枯腸都說了也，即今一句也無，教老僧說個甚麼？說世法，汝近耄齡，豐儉寒暑，建功立業，送往迎來，一思現前，何必說耶？說佛法，溪聲鳥語，翠竹黃花，土塊泥丸，墻壁瓦礫，形色分明，總是吾人本體，又何辭焉？茲欲語者，我知之也，要老僧與你指個前途路徑，每日端心正念，持一卷《金剛經》，一切閑事莫管，三年兩

載可以作閻羅老子面前一道赦書，必生善處天上，決不相賺。如或今日三、明日四，逗到臨時，依舊是個王麻子，怪得阿誰？勉旃!

示真福蔡居士

學道人無論久參初進，達者為先，秖要信得及，將生死大事貼在眉尖上，于四威儀中如是參究，一覺惺來審諦。正睡著時，主人公在甚麼處驀匝逢渠？呀! 元是無量劫來磨不磷、涅不緇之物也，所謂如貧得寶。汝于劫灰中奔出，自覺前非，雖向釋門，惜乎遇老僧遲了，僅可誓于再來法門作棟梁，是所望也。

示真瑞孫居士

在家修行，須是決烈丈夫方可。先要一志無殊，勇敢無畏，千喚不迴，萬折不退，懸岩撒手，不顧危亡，坐斷報化佛頭，平沉宇宙，一道坦途，元無二徑。所謂唯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真。如或未然，不惟今生不了，百劫千生，終無了日。慎之!

示真參方居士

欲究妙道，宜立堅固志，參詢明眼宗師，近惡辣鉗錘，一錘打就，直捷到底。昔善財始遇文殊，俾參五十三員知識，末後歸來，於別峰逢彌勒，開樓閣門，見無量樓閣，一一閣中有一彌勒，一一彌勒有一善財，若到者裏，與諸佛把手并行，有何不可？若是依俙過日，說得行不得，及至臨時，如落湯螃蟹，七腳八手，莫言不道。

示真蓮婁居士

真蓮聞老僧有南方之行，求法語作將來眼。山夫曰: 其「眼有五，汝欲明何眼耶？」驀豎指云: 「以此法而應凡夫，謂之肉眼；以此法而應諸天，謂之天眼；以此法而應聲聞，謂之慧眼；以此法而應菩薩，謂之法眼；以此法而應一切情與無情等，謂之佛眼。名雖有五，實為此一眼耳。所以云: 法王唯一法，一道出生死。三世諸如來，唯此一法身。一心一智慧，力無畏亦然。若要了脫生死，貴在志堅篤行，一味望人處分。如貧人數他寶，終無半錢分，濟得甚麼邊事？一日無常到來，依舊可憐生也。」

示照燈任居士

燈道人持齋有年，聞山埜有金陵之行，詣鳳林求指示。山僧本來無說，將何法啟口？忽聽得鈴鳴，「 汝聞鈴聲否？」曰:「 不惟弟子聞，現前大眾俱聞。」曰:「 此觀音悟門，諸佛慧命，祖師本源，眾生自性，到者裏十個有五雙當面錯過。若向其中薦得，人人本是如如之佛。所以道: 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二六時中宜自問: 持經禮拜者誰？若會此人來，與山埜別通消息。」

示真法李居士

汝生于富貴之室，厭棄塵寰，甘心守寂，不以兒女戢其心，不以家業介其意，修持不輟，望前所進，只是於色見聲求中膠著。經中道:「 若遇真人，如毛端相觸，針芥相投；聞正法，似盲龜值浮木孔；倘若錯過，又要待三千年。」雖然慕道心切，秖是不肯放教平怗怗地。此段大事因緣，在聖不增，在凡不減，元是自家閨閣中物，所謂從天降下即貧窮，從地涌出即富貴，疏田不注水，龍王沒柰何。珍重!

示真鑄王居士

居士常覲法門，稍見門庭孤峻，不敢擅入。偶于崇陽之天目，一見山埜，便頫首摸拜其下，曰:「 弟子候師久矣，今日乃奇緣耳。」遂迎家筵齋後，從斯傾心向道，二六時中以禮誦為日課。己巳秋，聞山埜有吳越之徂，頓圓大戒，自誓:「 生生世世與十方賢聖作不請友。」雖然，高志甚堅，還要與汝說個捷徑，從朝至暮，送往迎來，知饑知寒者為誰？爾可追究看。猶恐三生有願，驀匝相逢，識得渠時，如披雲見日，貧人得寶，不枉來鳳林作吾之弟子也。勉旃。

示曇裔趙居士

跡示洪州，食祿崇陽，已耄齡矣。自省前非，就路歸來，寄名于綠雲，圓具于鳳林，乃大丈夫境界。夙生有幸，發願當來，在法門中而作近事，秖恨遇人之遲。倘若早入爐韝，經煉鉗錘，不是者般行履。老僧示汝個安樂法門，每日上來下去，迎賓待客，揀點看是甚麼道理。追到計窮力極，猛然觸碎鼻頭，識得自己元辰，與佛有何殊耶？方不負向空門走一遭。如斯做去，決不相賺。勉旃。

示常元徐居士

欲求無上妙道，必須信根牢固，確志為先，如登萬仞之山，務要親到始得。多見世間沒血氣男兒，我欲修行訪明師，稍見門庭孤峻，不假辭色，不得其門而入，望岩而退，將從前修行求師之志，一旦冰消瓦解，依舊可憐生也。

示常利田居士

持齋念佛，虛挂名頭者，似粟如麻；佛念齋持，追究返觀者，若星中揀月，總是願力不清、行之不篤。昔有婆羅門姓龐諱蘊，于馬祖會中摹得些子知解，便道:「 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圞頭，共說無生話。」何常出妻迸子？所謂陸地不生蓮，惟下隰淤泥中能生此華，正如在家二眾頻居火宅，本來一段光明為人自昧，雖具向上心而無向上志，皆為愛根牽纏，蓋為不遇著惡辣鉗錘，從大爐韝裏煆煉一回，終是鈍銕不能濟用。待汝將一切恩愛煩惱打疊明白，親到昭覺兩手吩咐何如？

示常德杜居士

吾佛世尊從久遠劫來漸修三慧，皆為接引迷流，末後自兜率降神，誕生王室。其年十九，子夜逾城，捨命輪位，苦行六年，于正覺山前睹星悟道四十九年，談經三百六十餘會，說事說理，開權顯實，示悟多方，見中下二根不諳佛意，弗能依教修行，仍為非法所。法華會上首云:「 止止不須說，我法妙難思，諸增上慢者，聞必不敬信。」即今居士既厭生死，欲求解脫，何不親到一回托人求法？似乎不可，恐失汝望，聊奇數語啟汝信根，也是憐兒不覺醜。若向者裏薦得，不妨再與老僧帶個口信來。

示天全君聘劉居士

世出世間，惟有修行，乃大丈夫事。諦觀世人說得相似，儀容可觀，耑于相法邊作佛事。古德云:「 若求有相佛，與汝不相似。若持經念佛，當追究持念之主人公。若以持念當作了事人，猶未夢見在。」何也[妳-女+口]？經云:「 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要做個真正道人，于行住坐臥中覺照，看是何物，向者裏覷得透，始不負入我空門來也。

示天全明寰高覺淋

修行無別法，只要信根堅固，智燄自然發輝。佛功德如海，惟信能入，惟智能渡。經云:「 信為道源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居家修道更是奇才，處于五欲煩惱之中，騰個身兒持經念佛，只知念持，不知經是何旨？佛是何物？名形同道人。若是氣性漢子，將生死根株一刀兩斷，一切世緣付之膜外，如斬一握絲，一斷一切斷，做個當家種草，方為法同道人也。珍重!

示復初尼諱真仙

凡為一方化主，要將正法提持，喚醒一切愚迷，就路還家。教中道:「 若以佛形得度者，即現佛形而為說法；若以菩薩形得度者，現菩薩形而為說法；若以比丘、比丘尼得度者，即皆現之而為說法。」上座既與彼方有緣，現比丘尼身，誘導一切善信，上菩提路，陞佛階梯，美則美已，未盡善也。何也[妳-女+口]？聞你動舉皆是因果門頭，不能了明生死大事。達磨大師入我真丹國來，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既有高志，何不出山遇幾個真正道人，將生死大事了明，然後入山而行教化，豈不妙哉？承信遠寄，聊書數語，以酬勉旃。

示真素羅居士

世間有許多奇男子，如藥山會中李和文，識得自己根源，解道:「 有人問我西來意，月在天邊水在瓶。」茲真素羅居士親近老僧有年，幸不識老僧僑寓道傍，但有問:「 青城路向甚麼處去？」以肱麾云:「 驀直去。」待行三兩步，撫掌笑云:「 又錯過了也。」雖解用劍刃上事，還較古人半月程。莫當作了事人，若論了事一著，且待別時來。

示真忠楊居士

在家修行，如火裏蓮華，不妨奇特。汝係名醫，善治諸苦，是乃仁術也。佛在世時，有奇域者，能治膏肓之病，不審居士亦能治得此病否？倘能治得，亦能治一切眾生貪、嗔、癡、顛狂等病，與佛無二無別，所謂世尊稱三界醫王、四生慈父。如或未然，再請上青城山來，與汝說個真方去可也。

示直懿陳居士

無上妙道，豈非容易？畢竟要躬行實踐，望前所進，行到水窮山盡沒奈何處，正好喫棒。《大經》云:「觀大地無有如芥子許，猶未是菩薩捨身命處。」如此薦得，釋迦不先、彌勒不後，山河大地、草木昆蟲，頭頭法法總是現成公案，古今一輒，生佛同源，清淨本然，觸目菩提，何嘗有間隔哉？久立。

示常鳳吳居士

不遠千里而來，入我門中，以作少年近事。元來夙秉靈根，不違本誓，所以信心堅固，有此今日。倘異日將世業丟得下、擺得脫，做個出格漢子，上報四恩，下資三有，與諸佛同一鼻孔，把手并行，不枉到青城山裏親會老僧也。勉旃!

示真璁孫居士

汝歸來許久，今欲法語以作津梁，數年來會同之間已曾道破了也，爾等不覺放過。自有生以來，元是渾金璞玉，若遇良工，方成美器。二六時中，鑒覺穿衣喫飯、禮拜持經者是誰？如驀地撞著，原來不費纖毫頭力。歸家穩坐，佛來魔來，都無干涉，始稱了事道人。珍重。

佛事

為法兄弘山和尚入塔

「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從上諸聖于無所住處降神處胎，示現受生；于無所住處出家得道、降魔、轉法輪；于無所住處化緣已畢，示般涅槃。今我法兄弘山聞和尚亦于無所住處誕生武夷，出家行腳；以無所住處打脫廉纖，受老人缽袋子、高樹法幢、羅籠十方龍象；以無所住處過閻苑畢，依報解故衣，示歸圓寂。秖如今日孤岩、西林二法姪負骨櫬至昭覺紹祖峰傍建立無縫塔子，敦請生上座作入塔佛事，到者裏是有所住？是無所住？作麼生得恰好去？」良久，云:「塵塵普現真三昧，剎剎圓融堅密身。」便入。

為法兄慎獨和尚入塔

「 來從門入，去從戶出，坐斷兩頭，當陽顯露。縣岩撒手，竿頭進步，者箇是老法兄尋常用處。若約有蹤跡處沒藏身，有藏身處沒蹤跡，到者裏，蒼悟月鎖，丹鳳難棲，敢保老兄只得一橛。弟徹生領眾送別，不免與兄註破。」以拄杖畫一畫，云:「 生死涅槃無二路，縱橫何處不家鄉？」便入。

為幻菴胡尚書墓前炷香

舉香作〇相，云:「 法兄之來也恁麼來，去也恁麼去，坐斷兩重關，覷破人間世，外現宰官身，內秘菩薩志，當年此處露形蹤，益州昭覺識本事。大丈夫，無拘繫，佛道王道沒兩端，官幻佛幻俱了畢。咦! 翻身跳上般若舡，香水海裏任游戲。」

為碧雲禪人入塔

「 因妄有生，因生有滅，生滅雙泯，復是何物？咦! 雲禪德! 會也麼？六十餘年住世間，秖遺一具金鎖骨，前途密竅為君通，七寶塔中頻出入。頻出入，得自由，好將銕笛逆風吹，一曲喚回山水涤。」

為月現老衲起龕

以拄杖畫云:「 一不成畫，二絕中邊，元無彼此，執其兩端，者個是現翁尋嘗作用。即今起龕一句作麼生道？空王殿裏難留客，明月堂前宇宙寬。」
入塔。「 威遠降神，灌陽示滅，降神示滅，是同是別？別，別，逗到今朝好時節，子雞啼白一輪霜，更有星河青皎潔。個時節，正是現翁歸寶塔，香雲古剎倍于常，兒孫自此綿瓜瓞。」

為滄溟法姪起龕

「 生耶？死耶？本無得失；道與不道，理事雙彰。于理事雙彰處得入，不免在教乘裏；于本無得失處得入，敢保無安身立命處？既無立命處，有煩大眾請出山門外，少問盛熱婆羅門與伊註破。」
下火。「 北風颺，霜花雰，好鳥啼處，道徂且長。既然此道幽深玄遠，即今滄溟法姪向甚麼處著腳？」以火炬打〇云:「 不即不離蓮世界，縱橫自在火清涼。」

入塔。「 父母非我親，誰是最親者？諸佛非我道，誰是最道者？者個是滄維那參究得底，汝言與心親、 汝行與道合，者個是渠未徹頭底。」驀喝，云: 「 會也麼？言亦非親、 行亦非道，于中識得本無玄妙。」便入。

為達岸禪人入塔(諱真方)

「 者畔雖了，那邊由欠，不住中間，三塗坐斷。」以拄杖打〇云: 「 于此薦得，真方達岸。還會麼？兩手洞開無縫塔，觸處盡皆寶運苑。」

為遠聲禪人起龕

「 來時空手，去亦空身，來去俱枉然，孤負于此生。作麼生得不空去[妳-女+口]？」良久，云: 「 有煩大眾送出山門外，與你餞行。」
下火。「 是聲非遠，遠即非聲，逗到今時，能屈能信。」振火炬，云: 「 遠聲大德! 委悉麼？于此薦得，任運騰騰；脫或未然，未免從頭煆過。」

為建山法姪起龕

「 有意即身生，意滅身本無，兩頭關坐斷，一物鎮常靈。且道是甚麼物[妳-女+口]？」良久，云: 「 建山上座于斯薦得，生本不生，滅元不滅，生滅同源，即如如佛。其或未然，請到塔前為汝重下註腳。」

為五人入塔

「 學道總無別，惟求心眼瞥 ，許多行腳人，錯過好時節。」卓拄杖，云: 「 從上諸佛得此時節，現神變相，坐微塵裏，轉大法輪而般涅槃。歷代祖師得此時節，頭出頭沒，樹大法幢，演大法義而歸圓寂。山河大地依此時節而建立，日月星辰明此時節而照臨，草木含靈負此時節而各證性命。昔日世尊于摩竭陀國夜睹明星，了此時節，為憍陳如五人初轉四諦法輪。山僧今日用此時節，與汝等五人入無罅寶塔。既然無罅，作麼生入到者裏？秖得隨條扳例，東來者向東著、 南來者向南著、 西來者向西著、 北來者向北著，自餘中間一位莫動著。何故[妳-女+口]？動著則頭角生也。」

為不虛禪德起龕

「 兩不成雙，單不成隻，放過一著，落在第二。」以拄杖打○云:「 且道是一是二？如或未委，請到塔前別作商量。」入塔。「 春晝長，春風涼，鶯啼綠柳，蝶舞花香。法法頭頭乃大人境界，塵塵剎剎是本地風光。」以手指塔云:「 一手洞開無縫塔，光茫影裏照用齊彰。」

為臧雅禪人起龕

「 來時歡喜，去也無憂，二邊坐斷，不住中流。且道還識路頭麼？咦! 長安雖樂，不可久留，請出門外盛熱婆羅門與君道破。」
下火。「 明歷歷，黑漆漆，者個消息有誰識？不即不離本自然，人間天上任遊戲。休遊戲，五十餘年不自由，今朝始信登寰極，前途猶有一重關。懸罣撒手，家鄉的者個，是汝數十年來親踐得底，躬逢老社兄賓天，諸山尊宿及遠近檀那奉送山埜，不期然而預數，拈個山偈以作祖餞: 炯炯霜花一色開，十方法界境無乖，根塵擺脫離斯域，颯颯香風遍九垓。」

為懷璧禪人起龕

「 雨霽風清，正可行人。與麼與麼，鴉鳴雀噪。不與麼不與麼，霧捲雲奔。與麼中不與麼，松針穿夜月。不與麼中卻與麼，柳線鎖寒煙。會得途中受用，如或未然，少間與汝重下註腳。」
下火。呈火炬，云:「 咦! 者個是大火聚，近之則燎卻面門，觸著則通身紅爛。既然如斯，且道作麼生通信？」打○，云:「 向者裏薦得，草木叢林、山河大地與汝同修同證、同悟同入，盡大地是個解脫場，可以與三世諸佛同一鼻孔，歷代祖師把手共，遊璧閣黎牢把著，二十八年風過樹，今朝擺手上長安。」

為梵僧起龕

「 不計萬里長途，贏得風雲兩袖。一旦打脫行囊，赤手空拳依舊。咦! 早知今日事，何必苦馳求。」
下火。「 性相無殊，居方各異。雖不識其名，黃衣是汝字。老僧指汝還鄉曲子，一一分明取記。」振火炬云:「 唵嘛呢叭[口*彌]嚩嚧唎咧。」

為破暗西堂起龕

「 依吾二十載，今朝始別離。腰無半文錢，甕有三合米。窮須赤骨窮，八風難拘繫。暗闍黎，牢記取。密移一步坦然平，占斷群芳機第一。」
下火。「 坐斷生死關頭，覷破威音消息，有時劍刃上走馬，有時孤峰獨立。」擲火炬，云: 「 咦! 火光三昧悟無生，此界他方任游戲。」

為玄明耆舊起龕

「 秋陽閃灼，秋露零零，秋山碧秀，秋水澄清，瞻彼佳景，正可遊人。是則也是，第恐老宿作境會。既不作境會，畢竟作麼生會？」震威一喝，云: 「 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行。」
下火。「 者個頭陀，居仁由義，不事浮華，不干名利。雖然言端語端，好作有為佛事。亦嘗穿衣，未曾挂著一縷絲；亦嘗喫飯，未曾咬著一粒米。住世七十八齡，原來約定今日。咦! 是今日好消息，火宅門外布三車，自此分身千百億。」

為覺玉楊居士起龕

「 來時快活，去亦風流，來去兩重關，識得始方休。始方休，獲自由，九蓮池畔好優游。楊居士還知路頭麼？」良久，云: 「 起。」
下火。「 有僧諦，有俗諦，二諦融通三昧義。歸去來兮歸去來，烈火燄中知端的。明歷歷，祇園會上添一人，魔與魔民下風立。」

為真空者舊起龕

「 北風其涼，雨雪其雰，上下及四維，何處不家鄉？山僧到來，助汝箇還鄉曲子。仰憑大眾，同聲相和: 南無阿彌陀佛。」
下火。「 昔年淨土院中失利，今朝永義寺中拔本。住世八十五年，衣線下事未穩。烈火光中為汝轉大法輪，驚動勢至菩薩後隨，觀音大士前領，彌陀如來親垂接引。空闍黎，速喏肯。十萬八千路不遙，九蓮池中華似錦。」攛火炬。

為法語大德起龕

「 春山毓秀，春鳥和鳴，聞聲悟道，見色明心，者個消息，本自現成。咦! 會麼？脫或未然，少間請問盛熱婆羅門。」下火。「 性空真火，性火真空，普天匝地，無處潛蹤，畢竟意旨何如？」以火炬打○云:「 到頭霜夜月，任運落前溪。」

為玉白和尚起龕

「 當陽一著，萬古箴規；末後一機，今將布露。明明本不迷，歷歷何須悟？坐斷生死關，任從君去住。所以古德云:『 去是住時因，住是去時果，去住與果因，無可無不可。』者箇消息，諒法兄薦得了也。適丁行事之初，去即是？住即是？」良久，云:「 鼓角頻催來上苑，旛花繚繞自空臨，元來報化非真佛，大白牛車已待門。」入塔。「 秋風涼，秋露雰，秋光閃灼，秋水汪洋，商絃初扣，菊傍籬黃，金星南轉，火宿西煬，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斯值玉翁和尚歸窆之時，作麼生說個自彰道理？瞬目尚嫌三界窄，揚眉已諦實家鄉。山僧到來，未免贈個還鄉曲子: 沒弦琴操秋聲急，無孔簫吹碧落天，拄杖洞開無縫塔，全身放下萬年歡。」

為自悟尼起龕

「 生即滅理，滅乃生機。二邊坐斷，脫體無依。自上座知不知？」以拄杖打○云:「 于斯薦得，凡聖同居。設或未然，請出芙蓉城外，為汝指迷。」
下火。「 彩雲片片，秋水澄清，金風颯颯，玉露垂珠，天樞運轉，地軸迴還。正與麼時，大好懸囿撒手，就路還家。且道記得路頭麼？」振火炬，云:「 原來去就憑渠力，落落逍遙到帝鄉。」

為默語耆舊起龕

坐「 斷生死關頭，放出本有風光，不問者邊那畔，于此即是道場。咦! 默道兄，會也麼？觸處逢渠開正眼，到頭何處不家鄉？」
下火。「 來到大唐國裏，世胄有家，住世六十九年，覷破浮華。末後重整叢林，擔子從今放下。」以火炬打○云:「 頻將者段風光，灼然照破天下。羊鹿之車且停懸，請君先上白牛車。」

為燦髻老衲起龕

「 來時空手來，去時空手去，來去兩俱空，罪福亦如是。燦閣黎，牢記取，百尺竿頭坐斷時，魔宮佛界任游戲。」下火，云:「 虛妄而生，虛妄而滅，生滅二途，從虛妄有。報緣已畢，懸岩撒手，到者境界，移星換斗。脫或未然，切忌亂走。」振火炬，云:「 于斯薦得悟無生，擺脫根塵真唧溜。」

為自覺起龕

「 六月十五日，吾徒歸圓寂，脫了者皮囊，去志如箭急，一物證常存，卻是好消息。」擊龕，云:「 還識此物麼？能救世間苦，觀音妙智力。」
下火。「 因妄有生，因生有滅，滅妄名真，乃是玅訣。」以火炬打〇云:「 火光三昧縱橫游，金星一點方堪瞥，山河大地坦然平，是汝歸家好時節。」

為雙顯起龕

「 依余十六載，一切行兼備。鳳林大梵剎，期君再卓錫。咦! 歸去來兮歸去來，莊嚴自有定慧力。」
下火。「 不貪不染，讓汝唧溜，就路還家，是稱敏手。」振火炬云:「 顯閣黎! 于此究涅槃生死等空花，始信山僧言不謬。」
青城山鳳林寺竹浪生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嗣法門人圓鑒錄

源流拈頌

第一世南嶽讓禪師，詣曹溪參六祖。祖問：「甚處來？」師曰：「嵩山。」祖曰：「什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遂經八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某甲有個會處。」祖曰：「作麼生會？」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也無？」師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得。」祖曰：「即此不污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

拈云:「 昔年溪山異，今朝雲月同。」

頌云:「 瑤琴暗室久埋塵，纔挂獅絃韻自清。一曲喚回山水涤，乾坤大地總皆春。」

第二世馬祖一禪師，衡嶽山中習坐禪，讓知是法器，到山問曰：「坐禪圖作甚麼？」師曰：「圖作佛。」讓乃取一磚於石上磨，師曰：「磨作甚麼？」讓曰：「磨作鏡。」師曰：「磨磚豈得成鏡？」讓曰：「磨磚既不成鏡，坐禪豈得成佛？」師曰：「如何即是？」讓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師無對。讓示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師蒙開示，心意豁然。

拈云:「 一座無罅塔子，卻被車牛踏破。」

頌云:「 機關穩密似重圍，影艸隨身探一回，磚子磨來成玉鑒，從教千古漫流輝。」

第三世百丈海禪師，參馬祖，侍祖行次，見一群野鴨飛過，祖曰：「是什麼？」師曰：「野鴨子。」祖曰：「甚處去也？」師曰：「飛過去也。」祖遂搦師鼻，負痛作聲。祖曰：「又道飛過去也。」師於言下有省。次日，祖陞堂，眾纔集，師出卷卻席，祖便下座。師隨至方丈，祖曰：「我適來未曾說話，汝為甚便卷卻席？」師曰：「昨日被和尚搦得鼻頭痛。」祖曰：「汝昨日向甚處留心？」師曰：「鼻頭今日又不痛也。」祖曰：「汝深明昨日事。」

拈云:「 秖因貪步白雲，殊知打失鼻子。」

頌云:「 父子閒行過別峰，無端野鴨唳長空，鼻頭扭破難為語，再叩玄關兩耳聾。」

第四世黃檗運禪師，參馬祖，值祖遷化，時百丈廬於墓側，師乃請問丈平日得力句，丈舉再參因緣，「老僧被馬祖一喝，值

得三日耳聾。」師聞舉，不覺吐舌。丈曰：「子莫承嗣馬祖去麼？」師曰：「不然。今日因師舉，得見馬祖大機大用，然且不識馬祖；若嗣馬祖，已後喪我兒孫。」丈云：「如是，如是。見與師齊，減師半德；見過於師，方堪傳授。子甚有超師之見。」

拈云:「 灼然一段真風，幾乎話作兩橛。」

頌云:「 一條拄杖兩人舁，舁去舁來沒倚依。話至盡頭頻吐舌，雙收雙放展玄機。」

第五世臨濟玄禪師，在黃檗會下，睦州為首座，勉令問佛法的的大意，檗便打。如是三問，三度被打，遂辭檗。檗令參大愚，愚問：「甚處來？」師曰：「黃檗。」愚曰：「黃檗有何言句？」師舉前話，復曰：「不知某甲有過無過？」愚曰：「黃檗恁麼老婆心為汝徹困，猶覓過在。」師於言下大悟，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愚搦住曰：「者尿床鬼子！適來道有過無過，如今又道佛法無多子，見個甚麼道理？速道！速道！」師便向大愚肋下築三拳，愚拓開曰：「汝師黃檗，非干我事。」師回黃檗，檗曰：「來來去去，有甚了期？」師曰：「秖為老婆心切。」檗曰：「大愚饒舌，待來痛與一頓。」師曰：「說甚待來？」隨後便掌，檗曰：「者風癲漢來者裏捋虎鬚。」師便喝，檗曰：「侍者！引者風癲漢參堂去。」

拈云:「 東林殺牛，不如西林之樂祭。」

頌云:「 神威凜凜歷沙場，疋馬單刀戰大荒。一片腥風吹宇宙，分茆列土莫封疆。」

第六世興化獎禪師，初為臨濟侍者，後在三聖會中為首座。常云：「我在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的人。」三聖聞得，問曰：「汝具甚麼眼，便恁麼道？」師便喝。聖曰：「須是汝始得。」又到大覺為院主。一日，覺曰：「聞汝道：『南方行腳一遭，拄杖頭不曾撥著一個會佛法的人。』憑個甚麼道理？」師便喝，覺便打；師又喝，覺又打。來日從法堂過，覺召：「院主！我直下疑汝昨兩喝。」師復喝，覺復打；師又喝，覺復打。師曰：「某於三聖師兄處學得個賓主句，總被師兄折倒也。願與某個安樂法門。」覺曰：「者瞎漢來者裏納敗闕。脫下納衣，痛與一頓。」師于言下薦得臨濟先師於黃檗處喫棒的道理。

拈云:「 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

頌云:「 不顧危亡履薄冰，棒頭喝下解翻身。自從識得君王寶，善法堂前打客賓。」

第七世南院顒禪師，上堂云：「赤肉團上，壁立千仞。」時有僧問：「赤肉團上，壁立千仞，豈不是和尚語？」師曰：「是。」僧便掀倒禪床。師曰：「看者瞎驢亂做。」僧擬議，師便打趁出。

拈云:「 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

頌云:「 可徵可久，能化能變。有時神頭，有時鬼面。魔宮虎穴入正受，佛德海中會出現。大千世界總難藏，浩浩皇風成一片。」

第八世風穴沼禪師，參南院，院問：「南方一作麼商量？」師云：「作奇特商量。」師卻問：「此間一棒作麼商量？」院拈拄杖云：「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讓師。」師於言下大徹玄旨。

拈云:「 本是一條拄杖，用之則行，捨之則藏，有甚奇特？」

頌云:「 提起當陽殺活機，難容擬議落思惟。玄關踏倒無今昔，肘後靈符不放低。」

第九世首山念禪師，居風穴會中。一日侍立次，穴乃垂涕告之曰：「不幸臨濟之道至，吾將墜於地矣。」師曰：「觀此一眾，豈無人耶？」穴曰：「聰明者多，見性者少。」師曰：「如某者如何？」穴曰：「猶恐耽著此經，不能放下。」師曰：「此亦可事，願聞其要。」穴遂上堂，舉世尊以青蓮目顧視大眾，乃曰：「正當恁麼時，且道說個甚麼？」師拂袖下去，穴擲拄杖歸方丈。侍僧問穴曰：「念法華因甚不秖對和尚？」穴曰：「念法華會也。」次日，念與真園頭同來問訊，穴問：「如何是世尊不說說？」真云：「鵓鳩樹上鳴，意在麻畬裏。」穴曰：「汝作許多癡福做甚麼？何不體究言句？」乃問師，師曰：「動容揚古路，不隋悄然機。」穴顧真云：「何不看念法華下語？」

拈云:「 拈起毫端風雨快，者回不作探花郎。」

頌云:「 太古音稀玄酒浴，獅絃欲斷鸞膠續。家貧幸有克家兒，裕後光前真富足。」

第十世汾陽昭禪師，遊方參七十餘員善知識，末後到首山，問：「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師曰：「師意如何？」山曰：「象王行處絕狐蹤。」師於言下大悟，云：「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摝始應知。」首座問曰：「見何道理，便爾自肯？」師曰：「正是我放身命處。」

拈云:「 大人虎變，君子豹變。」

頌云:「 有像身中無相身，雙張權實絕疏親。夜明符子輕拈出，照破河山千萬層。」

第十一世石霜圓禪師，謁汾陽，經三十年，未許入室。每見，必詬罵。一日，訴曰：「自至法席，不蒙指示。念歲月飄忽，己事未明，有失出家之利。」語未卒，汾叱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汾掩其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常情。」

拈云：「 明修棧道，暗度陳倉。」

頌云：「 三十年來曾抱拙，偶然拾得峰頭月。輝天鑒地果奇哉，普映千江一輪攝。」

第十二世楊岐會禪師，久依慈明總院事，每咨參，明曰：「庫司事繁，且去。」他日又問，明曰：「監院異日兒孫遍天下，何用忙為？」師俱罔然。一日明出，師偵之小徑，擲住曰：「者老漢今日雖與我說，不說打汝去。」明曰：「知任般事便休。」語未卒，師大悟。一日明上堂，師問：「幽鳥語喃喃，辭雲入亂峰時如何？」明曰：「我行荒艸裏，汝又落深村。」師云：「官不容針，更借一問。」明便喝，師亦喝，明連喝兩喝，師禮拜，明曰：「此事是個人方能擔荷。」師拂袖便行。

拈云：「 不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頌云：「 雲峰鳥語露先機，野艸離披更不疑，拂袖便歸珍重歇，兒孫大有遍寰區。」

第十三世白雲端禪師，參楊岐。岐問：「受業師為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聞渠過橋遭擷有省，作偈甚奇特，能記否？」師即頌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關鎖。今朝塵盡光生，照見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決，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儺者麼？」師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駭問：「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

拈云：「 目極不須頻話會，風流公子出朱門。」

頌云：「 芒鞋踏破湖湘月，話舊元來風味別，笑裏太阿出匣時，撝空遍界流鮮血。」

第十四世五祖演禪師，參白雲端，問南泉摩尼珠話，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閒田地，叉手叮寧問祖翁；幾度賣來還自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為許可，令掌磨事。未幾，語師曰：「有數禪客從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得，舉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秖是未在。」師疑，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卻未在？」參究累日，忽省悟，從來寶惜一時放下，遂走見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一笑而已。後示眾云：「吾因此出一身白汗，明得下載清風。」

拈云:「 當年摩羯令，幾喪目前機。」
頌云:「 隨色摩尼設問端，當機覿面不相瞞。十方世界如椗子，始信壺中別有天。」

第十五世圓悟勤禪師，為五祖侍者，一日，部使詣祖問道，祖曰：「提刑少時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似：頻呼小玉元無事，秖要檀郎認得聲。」提刑諾諾，祖曰：「且仔細。」師問：「提刑會否？」祖曰：「他秖認得聲。」師曰：「秖要檀郎認得聲，既認得聲，為甚卻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斲？」師忽有省，遽出，見雞飛上欄干，鼓翅而鳴，乃曰：「此豈不是聲？」遂呈偈曰：「寶鴨香消錦繡圍，笙歌叢裏醉扶歸，少年一段風流事，秖許佳人獨自知。」祖遍謂耆宿曰：「吾侍者參得禪也。」

拈云:「 見色非干色，聞聲不是聲。」
頌云:「 古今同轍不同輪，撥轉樞機越樣新。聲色堆頭留不住，千峰頂外有孤層。」

第十六世虎丘隆禪師，謁圓悟，悟問：「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見不能及。」遂舉拳云：「還見麼？」師云：「見。」悟云：「頭上安頭。」師聞，脫然契證。悟叱曰：「見個甚麼道理？」師曰：「竹密不妨流水過。」悟肯之。有問悟曰：「隆藏主柔易若此，何能為？」悟曰：「瞌睡虎耳。」

拈云:「 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頌云:「 窄路相逢頻試問，揚鞭指處的家鄉。徽音不借宮商曲，調轉陽春清韻長。」

第十七世應菴華禪師，依虎丘半載，頓明大事。隆忌日，師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者沒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卻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床，懸羊頭、賣狗肉，知他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

拈云:「 秖為當年逢敵手，一回思想一傷神。」
頌云:「 擊鼓其鐺事若何？狼煙息盡罷干戈。太平不許持弓弩，落落猶夷唱哩囉。」

第十八世密菴傑禪師，參應菴。一日，菴問曰：「如何是正法眼？」師曰：「破沙盆。」菴頷之。

拈云:「 雲從龍兮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睹。」
頌云:「 六陰剝盡一陽來，檻外梅花鬥雪開。法眼分明該萬象，沙盆元未強安排。」

第十九世破菴先禪師，參密菴時，密住靈隱，師分座，有道者請益，曰：「猢猻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師曰：「用捉作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

拈云:「 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

頌云:「 月到天心處，風來水面時，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

第二十世無準範禪師，初謁育王佛炤，炤問：「何處人？」師曰：「劍州。」炤曰：「帶得劍來麼？」師隨聲便喝，炤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後至靈隱破菴為首座，同遊石筍菴，有道者請益猢猻子話，師于侍傍大悟。

拈云:「 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頌云:「 懷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天下覓醫人，炙豬左膊上。」

第二十一世雪巖欽禪師，在無準會下，每遇入室，舉主人公便可[跳-兆+孛]跳，舉衲僧巴鼻、佛祖爪牙，更無下口處，此病礙在胸中。十年後，過浙東天童、育王兩山佛殿前閒行，抬眸見一株古柏，觸著向來所得境界，一時颺下，礙膺之物撲然而散，始見徑山老人立地處，正好三十棒。

拈云:「 雖然拾得一隻眼睛，卻把佳珍喪盡。」

頌云:「 祖師牙爪，衲僧巴鼻，露柱燈籠，土塊頑石子。雞啼白，一轉霜，參天古柏有誰識？咦! 赤骨律，九天雲盡真消息。」

第二十二世高峰妙禪師，參雪巖，纔問訊，便被打出。後入室，巖便問：「誰與你拖者死屍來？」聲未絕，便打出。一日，偶睹五祖演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日，反覆元來是者漢。」忽有省。後侍巖次，巖問：「日間浩浩，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睡夢中作得主麼？」師曰：「作得主。」又問：「正睡著時，無夢、無想、無見、無聞，主在什麼處？」師無對。奮志入龍鬚，越五載，連單人推枕墮地作聲，廓然大徹，如在網羅中跳出，元來秖是舊時人，不改舊時行履。自此安邦定國，天下太平，一念無為，十方坐斷。

拈云:「 匙挑不上，風吹不起，主人公面目，大約只如此。」

頌云:「 數載殷勤無朕跡，同行共住不相識，鄰單驀地推枕頭，打斷虛空腿一隻。」

第二十三世中峰本禪師，因觀流泉有省，詣高峰求正，峰打趁出。既而民間訛傳官選童男女，師問：「忽有人來問和尚討童男女時如何？」峰曰：「我但度竹篦子與他。」師於言下徹法

源底。峰付偈曰：「我相不思議，佛祖不能視；獨許不肖兒，見得半邊鼻。」

拈云：「 本是一國之師，為甚麼被蹄泉裏淹煞？」

頌云：「 古徑林泉逢故友，呵呵拊掌笑無休。德生有德暗通津，犯鼻揮斤陳好手。」

第二十四世千巖長禪師，參中峰，峰問：「日用事如何？」師曰：「念佛。」峰曰：「佛今何在？」師擬議，峰厲聲叱之。懇求法要，峰舉狗子無佛性話。師參三年，聞雀聲有省，峰復斥之，師憤然。夜半，忽鼠翻貓器，墮地作聲，恍然開悟。復往質峰，峰問：「趙州何故云無？」師曰：「鼠偷貓飯。」峰曰：「未在。」師曰：「飯器破矣。」峰曰：「破後如何？」師曰：「築碎方甕。」峰乃微笑，囑曰：「善自護持，時節若至，其理自彰。」

拈云：「 若以色見聲求，未免隨邪逐惡。」

頌云：「 未透情城如火急，夜頭鳥語通消息。前途更有一重關，老鼠無端打破甕。」

第二十五世萬峰蔚禪師，謁千巖，巖問：「將什麼與老僧相見？」師豎拳云：「者裏。」巖又問：「死了、燒了，在何處安身立命？」師曰：「漚生漚滅水還在，風息波平月映潭。」巖又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個甚麼？」師以坐具打圓相，叉手而立。又斫松次，師拈圓石作獻珠勢，云：「請師酬價。」巖曰：「不值半文錢。」師曰：「瞎。」巖曰：「是你瞎？是我瞎？」師曰：「瞎！瞎！」巖命分座說法。

拈云：「 直饒問答分明，亦是鬅頭弄傀儡。」

頌云：「 金山有璧臥荒丘，信手拈來不易酬，三獻楚王仍不識，秖因價重等閻浮。」

第二十六世寶藏持禪師，參萬峰，峰付法偈曰：「大愚肋下痛還拳，三要三玄絕正偏。臨濟窟中師子子，燈燈續焰古今傳。」

拈云：「 如水投水，似空合空。」

頌云：「 兔角杖能挑日月，龜毛繩解縛龍蛇。平沉宇宙囂氛盡，祖禰相承是當家。」

第二十七世東明昆禪師，參寶藏，藏問云：「心不是佛，智不是道，汝云何會？」師向前問訊，叉手而立。藏云：「汝在此許多時，還作者個見解？」師乃憤然。至第二日，驀然打徹，呈偈云：「一拳打破太虛空，百億須彌不露蹤。借問個中誰是主，扶桑迸出一輪紅。」

拈云：「 直饒打破太虛空，僅可無智人前賣弄。」

頌云:「 七竅初分漸別離，無陰陽地驀逢渠。從今結個忘年友，起坐相隨不放伊。」

第二十八世海舟慈禪師，參萬峰，舉《楞嚴經》但有言說都無實義話求決，峰劈口兩棒，攔背一蹋趯，云：「者是實義。」師覺有會，隱居洞庭山二十九載。僧問：「當日有何所見隱于此？」師曰：「昔問萬峰：『但有言說，都無實義。』峰便打，從此不別參。」僧曰：「請言所以。」師曰：「但要人知痛癢是實義？是妙心？言說盡是皮毛？」僧笑云：「如此見解，生死尚未了，何得言悟？未在。不見道：心不是佛，智不是道耶？」師遂棄菴詣東明，明問：「見何人來？」師云：「萬峰。」明云：「萬峰即今在什麼處？」師罔然。明云：「如此不曾見萬峰。」師歸客寮三晝夜，寢食俱廢，忽香燈繩斷墮地，頓然大悟。

拈云:「 未開口已前薦得略較些子，若待棒下知歸，早落言詮了也。」

頌云:「 二十九年尋實義，溪聲鳥語咸花費。猛然扽斷爛燈繩，擊得虛空齊粉碎。」

第二十九世寶峰瑄禪師，在俗為木匠，與海舟造塔，斧傷足，求為僧，充火頭。一日，負柴舟見云：「將棘刺作麼？」師云：「是柴。」舟呵呵大笑云：「是柴，拿去燒。」師遂起疑參究，偶因火燎面難忍，以鏡炤之，豁然大悟，呈偈云：「負柴和尚喚作棘，火焰燒眉面皮急，祖師妙旨鏡中明，一鑑分明玄要的。」

拈云:「 鏡中明妙旨，萬里望崖州。」

頌云:「 同氣相求不識名，同聲相應不知心。丙丁童子無情見，燎卻當年舊面門。」

第三十世天奇瑞禪師，參寶峰，問：「甚處來？」師曰：「北京。」峰曰：「秖在北京？別有去處？」師曰：「隨方瀟灑。」峰曰：「曾到四川麼？」師曰：「到。」峰曰：「四川境界與此間何如？」師曰：「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峰豎拳云：「還有者個麼？」師曰：「無。」峰曰：「因甚卻無？」師曰：「非我境界。」峰曰：「如何是你境界？」師曰：「諸佛不能識，誰敢強安名？」峰曰：「汝豈不是落空？」師曰：「終不向鬼窟裏作活計。」峰曰：「西天九十六種外道，汝是第一。」師拂袖便行。峰付法偈曰：「濟山棒喝如輕觸，殺活從教手眼親。聖解凡情俱坐斷，曇花猶放一枝新。」

拈云:「 箭鋒相注即不無，要且當仁不讓。」

頌云:「 無煩千里訪知音，掣電之機豈讓情。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

第三十一世無聞聰禪師，參天奇，奇問：「苦樂皆心，因何外取？」師曰：「秖為不了。」奇曰：「是非皆事，因何妄承？」師曰：「錯認定盤星。」奇曰：「迷悟皆人，因何不懂？」師曰：「早知燈是火，豈向四方求？」奇付法偈曰：「道者心同慈姬心，爭教赤子因群陰？輔成架海金梁棟，佛缺方知補浩任。」

拈云:「 龍蛇易辯，衲子難瞞。」

頌云:「 師資嘉會豈尋常？虎穴魔宮任主張。佛祖位中留不住，電光石火露行藏。」

第三十二世笑巖寶禪師，參無聞，問：「十聖三賢已全聖智，如何又道不明斯旨？」聞厲聲曰：「十聖三賢爾已知，如何是斯旨？速道！速道！」師下語不契。一日，水邊洗菜，適菜墮水，圜轉捉不著，忽有省。攜籃歸見聞，聞問：「是什麼？」師曰：「菜。」聞曰：「何不別道一句？」師曰：「請和尚別問來。」師一日與聞圍爐次，聞曰：「人人有個本來父母，子之父母今在何處？」師曰：「一火焚之。」聞曰：「恁麼則子無父母耶？」師曰：「有則有，佛眼覷不見。」聞曰：「子還見否？」師曰：「某亦不見。」聞曰：「為什麼不見？」師曰：「若見即非真父母。」遂呈偈曰：「本來真父母，歷劫不曾離。起坐承他力，寒溫亦共知。相逢不相見，相見不相識。為問今何在？分明舉似師。」聞曰：「即此偈堪紹吾宗。」

拈云:「 定慧力莊嚴，歷劫不思議。」

頌云:「 應機接物如煦嫗，今古無殊豈等倫？曠大劫來真父母，十方世界現全身。」

第三十三世幻有傳禪師，聞燈花爆聲有省，直造北方參笑巖求證。巖曰：「汝將從前得力處一一說來，為汝印正。」師具實說，至語半，巖驀趯出鞋曰：「向者裏道一句看。」把師話端打斷，通夕不寐。明晨佇立擔下，巖見喚師，師回顧，巖翹一足作修羅障月勢，師當下豁然。

拈云:「 剛被太陽收拾去，卻教明月送將來。」

頌云:「 入理深談話半途，芒鞋躍出觜盧都，燈花爆出當陽旨，明月堂前繼祖圖。」

第三十四世密雲悟禪師，挑柴過山灣，見一堆柴突露面前，有省。棄家入龍池，依幻有和尚，脫白請益幻，幻曰：「汝若到者田地，須放身倒臥。」嗣後惟加罵詈，師慚悶交加。一日，城歸，過桐官山頂，忽覺情與無情煥然等現，大地平沉。時幻

遷北京，師乃往覲，幻問：「汝有新會處麼？」師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幻曰：「汝又作麼生？」師曰：「某甲得得來禮覲和尚。」幻曰：「念汝遠來，放汝三十棒。」師抽身便出。一日，幻問：「忽有人問，汝如何秖對？」師驀豎拳，幻曰：「老僧不曉得者是甚麼意思？」師曰：「莫怪和尚不曉得，三世諸佛也不曉得。」一日，幻舉拂問師云：「諸方還有者個麼？」師震威一喝，幻曰：「好喝！」師連喝兩喝，歸位。幻囑師扶佛法，師呈偈曰：「若據某甲扶佛法，任他○○○○○，都來總與三十棒，莫道分明為賞罰。」

拈云:「 桐官山頂悟去，杓卜聽虛聲，何故聾？賺殺許多人，向柴堆裏覓宗猷。」

頌云:「 龜毛舉起驗當陽，一喝如雷脫體張。賞罰分明無固必，從教定國與安邦。」

第三十五世破山明禪師，十九遊方，至講席聽《楞嚴》，至七處徵心、八還辨見，恍有入處。每看古人公案，如銀山鐵壁，自誓不明此事，終不放下。如此住楚之破頭山，艸衣木食三載，一生伎倆般盡打并不下。看高峰語錄，以七日為限，做了五日，兩眼昏花，如有氣死人。一日發極，到萬丈懸崖上立定，云：「悟不悟，性命在今日。」辰時立到未時之際，眼前惟有一平世界，更無坑坎。舉足經行，不覺墮落崖下，將足損了，夜半翻身，忽痛大悟。密舉從前如獲故物，高聲叫云：「屈！屈！」一居士詣前問云：「腳痛麼？」師劈面一掌，云：「非公境界。」師足痊，遍歷諸方。末到金粟，謁密雲和尚，密問：「那裏來？」師曰：「雲門。」密曰：「幾時起身？」師曰：「東山紅日出。」密曰：「東山紅日出，與汝甚麼相干？」師曰：「老老大大，猶有者個語話。」密曰：「我既如此，你者許絡索又是那來？」師震威一喝，便出。次日，進方丈，密命坐，師曰：「昨日走得，今日走不得了。」密曰：「做賊人心虛。」師曰：「是賊識賊。」密頷之。

拈云:「 舉足下足，踏翻一平世界；動轉施為，運用本地風光。」

頌云:「 撒手懸崖沙界空，凡情聖解一時融。掀翻大海無涓滴，放出東山日正紅。」

第三十六世昭覺醉禪師，參遍諸方，後至破山處，問：「昔僧問雲門：『如何是佛？』門云：『乾屎橛。』意旨如何？」山曰：「脹壞了我，餓壞了你。」師曰：「疑殺天下人。」山作臥勢，云：「老僧不參禪，秖愛伸腳眠。」師復疑駭動靜，似一個有氣死人相似。一夜，因倒穿了鞋，腳套不上，擬伸手

拔，有省。入方丈，辭山出峽，參天童密和尚于萬工池，一見便問：「萬里趨風，乞師一接。」密便打，師一喝便行，密趕上，和行李打脫。一日，上太白頂拖柴，因竹簽傷足，血迸污地，忽聽梆鳴，聲振山谷，忽然大悟。歸堂浴後，進方丈作禮，云：「某甲有些快活。」密作聽勢，師便打兩個噴嚏，密打，云：「那裏失利，來者裏拔本。」師又兩喝，密連打，云：「翻不快活了。」師拂袖出。復至蜀之大寧寺謁山，山問：「你從南方走一回，帶得甚麼寶物來？」師豎一拳，山曰：「別我七八年，一點氣息也無。」師曰：「若有氣息，則不歸了。」山肯之。

拈云:「 失利於太白峰，拔本於大寧寺，誠如貨賣當時，也須不離行市。」

頌云:「 梆振靈臺驚海嶽，喚回劫外一枝春，渾然刺破虛空骨，大地茫茫血染騂。」

乙亥春日與文博圓鑒禪人

無文印子即吾宗，心佛眾生體亦同，吩咐福城鑒上座，高懸肘後驗獰龍。

密蜂頌十首

律令森嚴至化隆，君臣道合萬機通，家齊國治從來事，共扇淳風宇宙中。

氣宇如王孰敢攖，鋒鋩拉著便傷人，天衢直造花陰下，得意歸來罷問程。

冒雨衝風透別林，百花叢裏露全身，馨香翠色無相礙，任運能追冶艷魂。

同聲相應適天機，一志騰霄詎放低，時節到來忙不徹，無花那肯戀空枝。

身如椁子量如淵，方寸元來世界寬，漆桶打通滋味別，管教個個絕廉纖。

浩氣鴻鈞非義襲，高原平地信翩翩，花神難禁纖腰客，腳下無絲任縱橫。

濟濟英才各逞能，通身負蕊獻功勳，於中設有非同志，把定牢關不放行。

封疆穩密不通風，消息洞開理大同，戰將如星排御級，雍熙秩秩扈王宮。

頻懷幹蠱日兢兢，佐命應當輔化成，片片赤心垂統緒，毋容外侮勢相侵。
八表無虞總放閒，時清道泰悉相安，怡然愷悌家常事，一桶山河傲兩間。

山居十首

古岸卜幽居，雲深最得宜，林疏風拂霧，竹密竟成籬。水野通龍穴，山孤鳥道危，蓽蓬如欲卓，地設自然基。
茆屋結陵東，徒教古徑通，疏簾邀月侶，甕牖飲良朋。瀑布飛空碧，松聲遞韻豐，終朝何所事，學圃種蔬菘。
寄跡隱林泉，窮崖野水邊，支鐺和月煮，枕石傍雲眠。鳥笑知村遠，猿啼識異廛，浮生如幻夢，是以住山巔。
一杖倚岩廊，孤危踞上方，松濤濃欲滴，竹翠醉風狂。字水如仙掌，群峰列錦章，嘉賓來化外，共賞白雲鄉。
俾牧衡門下，煙林作四儔，巉巖為屏障，野鶴伴陵丘。樹老先凋葉，花豐蝶興優，陶然忘世味，枝隱傲王侯。
散步翫春還，山前萬卉妍，筍抽因地煖，花發向陽巔。柳岸拖金縷，風梭織綿川，誰能知此意，與我作忘年。
一陰傳夏令，滿苑颯熏風，細艸青還碧，荷華白間紅。烹茗筵異客，採藥命山童，烏兔飛如箭，光陰日不同。
籬園蟋蟀鳴，小[颱-台+吉]送秋聲，水落溪源瘦，葉黃山色更。松枯如龍豎，艸腐見磽橫，數[打-丁+(邱-丘)]商絲曲，誰將好韻賡？
葦絮飛如雪，征鴻漸履霜，六陰消息斷，一線續微陽。鬻發侵山寺，鄉關客思長，從來稽古帝，至日不巡方。
養素棲崖壑，居恒百事便，充衣裁檜葉，種月墾畬田。放曠登高岸，樂饑有活泉，買山學小隱，抱拙渾忘年。

廛居十首

廛市建菴居，羞慚百不如，凝塵風自拂，室闇有蟾蜍。衲破慵為補，無心讀梵書，黃牛師子輩，畢竟罔儔渠。
城頭吹畫角，聲細落來遲，消息通玄府，枕邊夢破時。茆簷縣皓月，風喊宇前籬，公案元成現，當人毋自欺。
遁跡臥琴臺，拙無應世才，怡然消歲月，適意任徘徊。喚馬須相嗒，呼牛豈更唉，行藏歸造物，孰敢別安排。

溷俗同塵歇，浮名卻可埋，幻身鄰酒肆，絕跡步花街。未蓄璨睬貨，生薑舖久開，來沽須待價，元不挂招牌。
時暢沒絃琴，玄機越古箴，調高驚豎役，興至若難禁。妙應機先曲，惟將達此心，喚回山水淶，幾個是知音。
鎮日放憨居，浮華事久除，并無塵世累，那有道心虛。紫芋充枵腹，裁雲補毳衲，閒來柳陌上，春沼數游魚。
幻質寄閻浮，元無事可休，長街騎竹馬，短巷賣風流。肉案尋彌勒，酒樓應覓牛，翛然超世表，佛祖位難留。
金風來上苑，菊蕊傲霜嬌，露白凝青女，梧桐葉正凋。莎雞方振羽，鶴唳九皋遙，節屆催何急，人情日漸澆。
乾坤為大廈，化育駃如馬，陰卷藏於密，陽舒復在下。小人之道消，君子來無假，寒極雪花飛，日行南至也。
山河無畏榻，萬象為衾枕，生佛本同源，魔軍咸共景。群英醉利名，惟我夢先惺，但以效廔居，何能稱大隱。

村居十首

十室煙村裏，於中有俊英，誅茆宜縛屋，緶竹若為城。抱義心初靜，居仁身自清，柴餘容易拾，水近可支鐺。
廬成信有時，縱廣丈餘基，地固桓楹穩，千泉旋鑿池。窗疏黃葉補，簷矮月來遲，共話松巢鶴，爰居心緒怡。
處世若浮漚，胡為得久留，朝來彷彿暮，春至倏經秋。碌碌何時歇，勞勞那日休，百年如電拂，所以息馳求。
幾驗落花紅，頻居山水中，往來無俗客，談笑有村翁。贊育雖難及，持身蹈古風，造莖無縫塔，八面最玲瓏。
谷風習習微，楊柳正依依，田畯初傳檄，農功始動機。披星擎耒出，戴月負鋤歸，一度春霄至，乘時助範圍。
乘興步南塘，荷華逆順香，長堤鶯弄柳，小徑蝶穿芳。啜茗侵莓石，論詩韻夕陽，更來濠上翫，魚樂鬥風狂。
金菊傍籬黃，西風入畫堂，開煁宜續火，布戶禦嚴霜。掃葉防寒逼，廚空應積糧，一年生活計，莫待急時忙。
情忘百累休，無事挂心頭，名利難為攝，塵寰豈逗遛。時乎聞說詭，徙倚翫松丘，潔身隨去就，不必類巢由。
愚愚忘所倚，洞鑒玄微旨，兔角杖龍蛇，龜毛繩虎兕。森羅陳舊面，萬象示心髓，大地如許寬，咸歸方寸裏。
吾居村落東，村事僅相同，村樂堂階奏，村歌阡陌中。村田依序種，村地及時攻，村市沽村酒，竟成村裏翁。

船居十首

逃名故買舟，暫泊釣磯頭，慣擊帆前月，頻邀柁外鷗。澄清方舉櫂，水曲始拖鉤，運柁通三島，拋篙過十洲。

寓志五湖遊，蘆花兩岸幽，江皋盟野鶴，邀月誓為儔。漁火燒汀遠，沙禽伴水流，訪賢逾小浦，興盡復移舟。

萬里一帆通，銀濤漾碧空，潮聲來勢險，日影映江紅。水順艫行速，風調勿轉蓬，澄潭留不住，別港鉤獰龍。

搖曳逝江濱，汪洋水脈淳，煙波騰浩渺，遠岸峙連峮。鮄鮐依篷動，鴻音落澗漘，長年垂直釣，未見上鯖鱗。

皎月出雲端，中流竟截瀾，漠歌驚野岸，帆影覆江于。柳線穿煙碧，蘆花宿鷺寒，身居煙水外，落落且盤桓。

興至轉扁舟，仍挨古埠頭，片雲堪作餌，纖月可為鉤。易見赤魦鯉，難逢稱意鯈，幾回欲罷釣，欲罷不能休。

江村添意氣，任運成家計，此岸喚舟人，咸歸彼岸去。智愚偕攜手，貧富俱相濟，苦海駕慈航，度生為正事。

篷窿渾似菴，舞櫂過湘南，問道親漁父，論心就月談。援琴歌永矢，呼酒且湛酣，夢入黃粱枕，俄驚燕語喃。

雪夜江城闊，瑩然境亦隆，風清冰似玉，露冷樹愈豐。閒寂無人語，嚬呻有澤龍，海天皆一色，罕遇打魚翁。

歷遍海雲鄉，曰歸見歲陽，縱橫知水性，清濁識滄浪。打鳳罦收訖，羅龍網不張，御風歌款乃，仍復隱崖廊。

青城竹浪生禪師語錄卷七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